

嶺南古寺志叢刊

鼎湖山誌

明生書



編撰 (清) 釋成鷺

點校 李福標 仇江

策劃 廣東省佛教協會

嶺南古寺志叢刊

《曹溪通志》 《丹霞山志》 《鼎湖山志》
《光孝寺志》 《華峰山志》 《陰那山志》
《禺峽山志》



關注“廣東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548-0860-3



9 787554 808603 >

定價：38.00圓



嶺南古寺志叢刊

鼎湖山誌

明生書



編撰 (清) 釋成鷲

點校 李福標 仇江

策劃 廣東省佛教協會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教育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鼎湖山志 / （清）釋成鷲編撰；李福標，仇江
點校.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11

（嶺南古寺志叢刊）

ISBN 978-7-5548-0860-3

I. ①鼎… II. ①釋… ②李… ③仇… III. ①山—
地方志—廣東省 IV. ①K928.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44031號

責任編輯：唐妮妮

責任技編：姚健燕

裝幀設計：黎國泰

DINGHUSHAN ZHI

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州市環市東路472號12-15樓）

郵政編碼：510075

網址：<http://www.gjs.cn>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經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區獅山科技工業園A區）

889毫米×1194毫米 16開本 13.25印張 332 000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860-3

定價：38.00圓

質量監督電話：020-87613102 郵箱：gjs-quality@gdpg.com.cn

購書諮詢電話：020-87615809

編 委 會

顧 問 黃國聲 陳永正
名譽主編 釋明生
主 編 仇 江
編 委 李福標 鍾 東 楊 權

前言

鼎湖山慶雲寺是嶺南四大叢林（另為廣州光孝寺、曹溪南華寺、潮州開元寺）之一，在佛教界頗具聲譽；而在嶺南佛教史上，其地位尤著。明末清初，因緣際會，無明慧經禪師壽昌法系下曹洞宗第二十七世江西博山無異元來（一五七五至一六三〇）之高弟長慶道獨（一五九九至一六六〇）、天湖道丘（一五八六至一六五八）等，南下嶺表傳法。道獨主華首一脈，引衆多亡明遺民進入佛門，其徒、孫輩函昱、函可、今釋、今無等，皆法天龍象。他們在珠三角及粵東、粵北地區新建或重振寺廟如番禺海雲寺、廣州海幢寺、丹霞山別傳寺、羅浮華首臺等，表現了佛教的大實行，一時緇素四眾趨響雲從。惜後因清文字獄發，華首一脈高僧著述多遭禁毀，元氣大傷，僧徒素質頓不如前，祖庭海雲寺亦衰落以致灰滅，於今而未復。道丘則主慶雲一系，其修持方式與道獨華首系不同，其影響亦頗有別。

慶雲寺所在的肇慶地處兩廣交通的咽喉，是明清之際兩廣總督府和南明永曆政權所在地。一代志士曾滙聚於此，在政治鬥爭中嗆風逐浪。南北文化的碰撞與反思，是此時端溪書院儒學和慶雲寺佛教勃興的直接文化背景。其實佛教在肇慶的傳播頗早，兩晉時期西江土著俚僚族中就有了甚深的信仰。蕭梁天監年間（五〇三至五一九）端州始建峽山寺。唐代肇慶的佛教更值得大書特書，新興縣出了六祖惠能，高要縣亦出了高僧希遷。如果把慶雲系法脈往上追溯得遠一些，就可直與大鑑惠能與石頭希遷相接。慶雲寺祖庭鼎湖山白雲寺，乃盧祖會下高弟智常奉師“各為一方”、“不失本宗”之教，於唐高宗時所建。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

前後，憨山德清分化嶺表，登遊鼎湖，小住白雲寺。一日山行深入谷中虎窩處，心賞其地“峰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更名蓮花峰，并預言“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山麓上迪村居士梁少川入山誅茆建蓮花庵，適新會朱子仁（一六一一至一六八五，即後來的弘贊和尚，字在慘，號木人，相傳為明藩王後裔）發足參方，道出高峽，遂邀入同住，不久改蓮花庵為慶雲庵。丙子歲（一六三六）道丘棲壑應邀主之，歲臘登壇傳戒，“有五色雲現於峰頂，遠近共睹，適與前名符合”，遂改庵為寺，榜山門為“雲頂”。

棲壑錫下的慶雲寺以禪宗為主，亦兼修淨土宗與律宗。棲壑師承無明慧經、博山元來，又受蓮池祿宏與曹溪憨山的深刻影響。此數大老都是提倡禪、淨雙修的宗師，如無異元來就主張“禪、淨無二”、“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而初進者不可會通，“當求一門深入”，纔不至於顧此失彼（《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可見棲壑之兼修是在眾大德指引下的高自樹立。後世贊棲壑云：“力弘博山之道，更嚴淨毗尼……禪、淨、律三教并行。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吾師之兼善者也。”（圓捷一機《開山立法棲老和尚行狀》）還應提及的是，棲壑於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曾到南京大報恩寺聽華嚴宗名僧雪浪洪恩、一雨通潤開壇說法，親依久之，并被會中推為副講。故此慶雲寺還深染華嚴宗的因子。如此之“兼善”，必非清淨鑽研所不能到。故道丘對慶雲座下比丘的修為、學識要求甚高，在開法之初，就遵元來無異和蓮池祿宏之遺教，制定了一整套謹嚴的佛教儀軌和寺規，即所謂“博山鐘鼓，雲棲法規”。這針對五季、趙宋以來禪僧大都深據山林而不講佛理，以致空疏不學、狂禪泛起的現象而言，可謂走了補救的、復古的、向上的一路，讓人看到了佛教的別一種風範和希望，無疑為近代虛雲等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提供了啓示，良可貴也。

與道獨華首系按自定“道函今古傳心法”字輩傳法之不同者，

道丘慶雲一系謹遵乃師無異元來所定法統，即“元道弘傳一，志光照普通。祖師隆法眼，永傳壽昌宗……”的字輩傳法，實屬曹洞宗博山法系的嶺南正脈。當然，在慶雲寺開山之初，由於發展的需要，也由於棲壑禪師兼善博大之風的影響，尚有其他法系的高僧住持該寺。棲壑本人是博山系第二世、石頭和尚三十五世孫。二代住持弘贊嗣法於雪關和尚，屬博山第三世。然第三、四、七代住持，雖從棲壑受戒，卻不是博山系的嗣法子孫。自第八代住持一安立雪之後便屬子孫叢林。慶雲系法脈不斷，延續至今，已傳法至第八十三世“壽”字輩。棲壑所定的嚴格清修制度亦在慶雲寺中代代不移，故該寺歷代住持中高僧迭出。如二代祖弘贊和尚，少習儒，稍長在本郡法雲寺剃度脫俗，又往廬山參道獨和尚。後主慶雲寺二十六年，一稟棲老和尚遺規，博學多聞，精研三藏，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至老不倦，著作甚豐，成長為嶺南最具名望的律學大師，以致在佛界、民間頗具威信，時“嶺海之間，以得鼎湖戒為重”（霍宗瑄《第二代在慘和尚傳》）。其他如三代祖傳源湛慈、四代祖元渠契如、五代祖傳意空石、六代祖圓捷一機、七代祖成驚跡刪等，皆教化一方，於佛學頗多建樹。慶雲寺作為嶺南曹洞宗的傳法基地，其影響一直到現代。因僧眾大多為粵人，在長期的佛教修持念誦中，形成了南腔（粵語）誦佛的傳統，在嶺南佛門中最具地方特色。其嗣法子孫不僅是廣州、南海、番禺、順德、高明多個寺院的住持，而且西到南寧，東到惠州惠陽縣，北到韶州英德縣，南到海南會同縣（今屬瓊海縣），乃至港澳地區，至今仍有多個寺院的祖師堂，供奉著慶雲寺某代住持及其弟子。如慶雲寺第七十四代住持印載筏可，是香港寶蓮寺第三代住持，慶雲寺第七十代住持印潔質良的傳法弟子慧因則住持澳門普濟禪院等。

道丘主寺二十二年間，慘澹經營；又經二代祖弘贊繼武前修，弘揚法力，終將慶雲寺建成殿宇莊嚴、結構完整的大叢林。自此鼎湖香火之盛從祖庭白雲寺轉移至慶雲寺。寺內流傳到今的文物古跡甚豐，如舍利子、千人鎊、大銅鐘、白茶花樹、平南王贈棲壑和尚

大法座、梅花圖碑刻、慈禧太后“敕賜萬壽慶雲寺”牌匾等，無不是慶雲歷代高僧潛德幽光的見證。在這裏，特別要提及的一段歷史是：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成驚跡刪接任住持，時慶雲寺已開山七十餘年，寺院建設日善，香火更旺，常住達數千指之眾，生活也日趨安逸。隨之僧眾矛盾紛爭日多，戒律日益鬆弛。本年閏三月六代祖圓捷示寂，而成驚之來遲至歲末，住持虛席將近十月，僧眾更是一盤散沙，寺亦幾致廢弛。成驚到來不久亦遭排擠。《鼎湖山志》書前丁易《序》云：“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土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眾口以爍金。”又孫毓琮《序》云：

“（成驚）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應該說，成驚住下的慶雲寺面臨一樁何去何從的公案。要得解決，必借本寺開山祖師法力與外護之助，而纂修《山志》乃其大契機。可見纂修《山志》之舉是有一個關乎慶雲寺發展命運的背景的。且世間方志六十年一修，慶雲寺開山已然七十餘年，《山志》之辦亦迫在眉睫。

其實成驚與《鼎湖山志》因緣頗早。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代祖契如和尚就發願修《志》，文名甚著的成驚被特請入鼎湖主其事。惜契如翌年圓寂，志稿未成而成驚離山。時隔近十年，成驚被推為慶雲住持。後因續前緣，寺志之纂得重新啟動。此次修志根本目的在於以祖師開山之傳統教育僧眾，申明大義。為了不讓昔之嚴謹戒律儀軌因今之安逸而隳敗，成驚訂立了《重申祖訓約》，又著《僧鐸》讓寺僧於禪堂、老堂等處時時提唱，以重振戒風。并將其編入《山志》，形成定制。另者，成驚還親自選定鼎湖山“十景”，邀集各方文士賢達覽勝觀光，唱和題咏。其主觀目的是為慶雲寺在鼎湖山的清修正名安分，排除外界干擾；客觀上也為相傳黃帝鑄鼎處的鼎湖山增加了新的、實際的文化含量。成驚把登臨題咏之什編入《山志》藝文志中，這也是鼎湖山作為風景區的首次正式記述。此《志》之修得大護法肇、高、廉、羅道丁易的大力支持，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得以最後完成

并付梓，達到了預期目的。《志》前孫毓琮序云：“（憲府丁公）乃取山中舊本，親為總裁，三月告竣……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於斯《志》亦云。”

纂《志》者成鷺（一六三七至一七一九），番禺韋涌名家子，俗名方顥愷，字麟趾。少年適逢國難，中歲皈依佛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禮羅浮山石洞禪院元覺離幻和尚出家，派名光鷺，字即山，得其法嗣；次闡化於瓊州府會同縣多異山海潮巖靈泉寺，改名成鷺，別字跡刪；三轉南海馬山龍華禪院。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遷香山縣東林一庵，又曾往澳門普濟禪院秘密進行反清活動。晚年住持番禺縣大通寶光古寺（大通寺）。著作有《紀夢編年》、《金剛直說》、《莊子內篇注》及《咸陟堂詩文集》等行世，在當時嶺南佛門中號稱文字般若第一，後梁啟超亦稱其“蓋樂以文字而為佛事者”。成鷺作為高僧大德和著名文士，又以慶雲寺住持身份親手編纂《山志》，整齊凡例，挈領提綱，以折衷群言，自是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總體來說，此《山志》資料豐富而核實，文字簡明而具文采，敘末時或著“僧史曰”以發論，講明戒律，彰顯宗旨。此《山志》的確在當時為整頓和扭轉寺風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且為後人研究嶺南佛教史及地方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原始文獻。在修志體例上也為後來者提供了範本，光緒年間增城《華峯山志》即仿《鼎湖山志》之體例而纂修。成鷺自稱“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慚於往哲”，不虛也。

此《山志》代有流傳。觀書前數件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所撰之序及成鷺跋，并言及修《山志》、刻書之事，故本年無疑已有刻本，并附刻鄭際泰繪圖。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又有補刻。現存最早的傳本實是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邊。書序中數序為康熙五十六年所撰。《山志》中摻入成鷺本人事跡，有詩文署名出現“七代住持成鷺”等字樣，殆五十六年增補（此時成鷺已經退院）。後該書又有乾隆修補本，為徐氏南州書樓舊藏，今存廣東省

立中山圖書館。此書版片，據慶雲寺有關人員透露，新中國成立初期尚存該寺，惜在20世紀“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慘遭劫難，付之一炬。除刻本外，又有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沈雲龍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〇年《中國佛寺史志匯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六年《中國佛寺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年《中華山水志叢刊》等，均為據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的影印本。

我們此次的整理，取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為底本，加以新式標點和簡單的校勘，以便信眾唸讀及研究者參考。整理工作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立項資助，并蒙中山大學古文獻所黃國聲教授指導、審閱，特致謝忱。

李福標 二〇〇六年四月寫於中山大學康樂園

重版附識

《鼎湖山志》在二〇〇六年點校完工，即由中華書局審閱通過，由富陽華寶齊排印，以綫裝形式出版流通。作為《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的一種，因為是由著名詩僧所編纂，無論其內容或文采，均屬上乘，其可信度和可讀性均超出群倫，故初版很快售罄。今又過九年有餘，廣東教育出版社有意再版，善莫大焉。乃將原版與康熙底本再校一遍，改正了其錯字及個別標點不當之處。恭請讀者批評指正。

又校點者希望通過本書的實踐，為古籍整理提供一種新範式。因此在整理原書的過程中，對刻本中的古體字、通假字、俗體字、異體字按略依原本、不求統一的原則處理，可讀通者，不一定都改為標準字，俾存原著面目。對刻本中的錯別字、避諱字則徑改或直接恢復原貌，不出校記。特予說明。

校點者，二〇一五年六月

序

余奉聖天子命，總制兩粵，駐節端州。粵東山川諸名勝，以任鉅責重，弗遑遊覽。聞州治東北二十里許，有鼎湖一山，嵒巖蒼翠，山深而泉美。俗傳為軒轅乘龍處，然未足信也。巔有湖，四時不竭，邑人嘗禱雨於此。徑極險峻，林木蔥鬱，而峯巒環抱，中乃慶雲寺也。梵宇幽邃，佛像莊嚴，實為梵修淨土。嚮因住持未得其人，幾致廢弛。有老比丘成鷺者，墨名儒行，學廣道高，州之紳士延其住錫焉。於是修闢山場，講明戒律，已歷歷可觀。又慮日久復湮，乃纂述《山志》，纖悉畢載，俾後人按籍而知名刹之由來，誠勝舉也。丁僉事總其成而授之梓，丐余言為弁首，因可其請而書之。

欽命總督廣東廣西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仍帶軍功五次趙弘燦撰

序

《鼎湖山志》八卷，跡刪大師之所輯也。始，予在桂未識跡刪，讀其集，想見其為人。既予在端，未識鼎湖也，讀其《志》而想見其為山。及夫晤跡刪，陟鼎湖，則夫靈悟超脫、峭蒨深秀之致，皆與予所想見者吻合，故知默存之妙與實歷等。蓋予之遊是山也，從五羊還，泊舟峽口。天色薄暮，春雨乍急，自麓至椒十餘里，從筍輿中領畧其大概。入丈室與跡刪茗話，昏黑下山，宿舟中。明旦發矣，回睇蒼黛，如隔弱水。然後知天下事無虛實真幻，一切平等，末由分別。當未遊時，展卷捲圖，神注心往，如入山也。當其遊時，撥雲挹翠，興飛目縱，如閱《志》也。筇屐之所至者少而暫，紙墨之所留者多而久。必待聽疎鐘於鳳嶺、眺飛瀑於龍潭而後為識鼎湖也者，則天下之遊鼎湖者寡矣。操是《志》也而人置一編，則天下之遊鼎湖者多矣。即以予驗之，入山而形遊者之暫，不若嚮之閱《志》而神遊者之常也。昔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袂，騰而入化人之宮。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若屯雲焉。居數十年，王求還。化人移之，身若墮虛，則猶嚮者所坐之處，酒未寒，肴未乾。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鼎湖之山，擬於化人之宮，而以跡刪之《志》為化人之袂，把卷讀之，日閱一過，日遊一徧矣。是虛是實，是幻是真，請問大師作麼分別？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奉命巡撫廣西、改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元龍撰

序

世之稱佛地者必曰名山，顧名何足為山重哉。假無名焉，荊棘叢生，龍蛇窟宅，足跡之所罕到，品題之所不及，山之巍然高、窈然深者，固自若也。造物者不欲其過於高深也，思有以顯其名者，由是千巖萬壑之中，一泉一石之下，往往出為佛地，屬高僧為居亭主。忽而把茆蓋頭，忽而千指圍繞；忽而山鬼叫跳，忽而巨靈呵護。時至則然，無足怪也。余出守高涼，聞端州之有鼎湖，思探其勝，未逮也。庚寅冬，舟發仙城，道經大通古寺，晤跡刪上人，立談頃若平生歡。訊其高隱，則遙指萬峯深處曰：“此老僧歸宿之所。”余躍然神往。是夕解維，拉上人還山。舟至鼎湖，凌晨登岸，肩輿行水石間，逶迤十里。半山有亭，顏曰“小歇”，水聲松韻，入於耳而快於心，泠然善也。余乃下車，攜手同行。遵九曲徑，直抵山門。鐘鼓肅然，躁心息矣。徐陟崇堦，瞻禮塔像，香花芬馥，敬心生矣。坐既定，出所修《山志》，乃憲府丁公所總裁者。反復披誦，中間創造本末、山川形勝、祖道僧規、鴻文雅詠，備載無遺，洞若觀火。謂上人曰：“鼎湖一坐具地耳，開闢至今，初不知有佛有法，有僧有《志》也。自棲壑老人弘宗律於嶺南，而後佛法昌明；後世子孫守清規於祖席，而後僧風振起。至今得宰官菩薩輯前聞於編簡，而後《志》事告成。斯山之得為名山也，默有主之者存焉爾。當其名之隱也，莫或銜之使彰；及其名之著也，莫或抑之使晦。名者，眾流之壑也，趨而赴之，必有約之使退者。名者，眾射之的也，聚而訟之，必有聽之使平者。誰為為之乎？讀斯《志》也，當觀造物者之心與開山者之心、修《山志》者之心，相

見於萬仞孤峯之頂。”既語上人，臨別序言。

高涼守歙溪吳柯拜撰

序

粵中山水之奇，雖好遊者不克窮其勝，非必其怪深幽遠而阻險也。耳目之所接，人跡之所經，而且無虎豹蛇龍之毒滋其患，無顛隕覆墜之虞增其畏，攀之可上，即之可怡，然而遊焉者未必日夕繼至，或中道輒返，即有久於是者，又或目覽而口不能道，故必俟人表暴之，而後天造地設之奇，歷開闢以來萬千百年之久，其名勝忽以著焉。端州之鼎湖山，去城東北不四十里，莫不推為名勝地，而求能道其勝者少也。近閱跡刪上人《鼎湖山志》而乃得之。上人世家子，習於浮圖氏，年七十餘主鼎湖慶雲寺法席。工詩能書，通於老莊而好儒者之言。余奉家大人於署，遠地無可與語者，得上人甚喜，因與來往，相倡和以詩。間嘗過其寺，俯仰登眺其勝，蓋目不暇給，而《志》已一一道之無遺。因邀余序其《志》。余竊念柳州諸《記》，昔人謂其文與山有兩相遭，非子厚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奇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今湖山之勝，待《志》而顯，倘亦有兩相遭者乎。且是山或以頂有湖而名“頂湖”，或疑軒轅鑄鼎事而名“鼎湖”，“頂”與“鼎”二者相沿而并稱，又何異子厚《愚溪詩序》所謂“冉”、“染”之名，斷斷然爭而未有定也。山四面招提三十六所，白雲寺為最大，而今不免寥寥焉。慶雲寺之建未百年，自棲壑開山，更六代，皆耆宿大德。而上人更能張而大之，述其源，溯其流，使天地孕毓之靈，古今名蹟之垂，當代名公大人贈處題詠之富，該而不漏，瞻而不誇，與他寺剝之寥落者迥相別也，豈非得人而後彰者哉！余於釋老之學，未暇究極微妙，而獨喜上人之業於浮圖而能好儒者之言也。至其所以作《志》之意，則自制府

以下數公序之詳矣，故獨舉山之因《志》以彰者以為上人贈。

端州守長洲宋志益撰，時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四月十二日

序

天地之運，有開有闢有閉，閉復開矣；日月之行，有旦有中有昃，昃復旦矣；佛氏之教，有正有像有末，末復正矣；奉其教而行者，有創有守有振興焉，興復創矣。余奉天休命出守端州，下車問俗，知有鼎湖慶雲，實為境內名刹。常履斯境，愛其林泉之幽深，殿塔之宏麗，供具之莊嚴，與僧衆禪律之綿密，欽然有動於中。索《志》於山，初無有也。閱數年，梵難起於蕭牆，公論既定而《志》乃出。是役也，憲府丁公舉其綱，跡山上人張其目。夏三月，《志》事告竣，刷青見及，獲卒業焉。噫！鼎湖佛土在覆載照臨之下久矣，其開而創之者，棲壑大師也，猶正法乎；守而成之者，其徒在公及六代之住持也，猶像法乎；法久弊生，群邪干正，聞諍堅固，時也猶末法乎。爰有大人為之外護，有高僧為之住持，又烏知末法之不復為正法乎。佛天再午，佛日復中，予於斯《志》卜之矣。修郡志者，山志不可泯也。遂序。

端州守清豐王經方撰

序

蓋聞為仁為智，示象高深；積德積刑，寓形流峙。故在山在水，皆情性之見端，而一丘一壑，亦經綸之餘事也。然地待人傳，若鍾靈之有託，則言因境立，斯緣感而益彰。此志鼎湖者所為樂成於今日乎。原夫三臺鼎列，湖以虛涵；一徑雲開，寺由慶顯。獅蹲象伏，現疊巘之奇觀；來鳳飛鵝，示群巒之幻影。遙通闌闌，孤城入畫以參差；邇接屢義，高峽爭流而磅礴。架瓊梯於震旦，絡寶筏於迷津。其所由來，良以舊矣。於是看山客至，或拄笏以凝眸；泛壁人歸，每扣舷而寄想。息塵勞於軒冕，林塘之借勝偏多；締禪悅於煙霞，耳目之取怡自遠。顧彼迢迢覺路，通塞攸殊；即此寂寂化城，替隆迭變。不有所志，皆將隨境而湮；其或猶興，夫且閱人而待。忽遇夢松之冑，秉節遙臨；擬成悟石之緣，聞鐘屢過。惟我學翁丁老寅臺，夙具淨因，更多孝感。靈蕙茂對，種分蒼筤之林；尋果證成，華放優曇之鉢。唱徽音於貝葉，經繡鹿女函中；颺矩德於金幢，法授鵠王座下。社逢惠遠，句索新詩；院接參寥，悟徵舊夢。爰就跡刪開士相觀手錄弘篇。備採皇輿，并登僧臘。疑文必闕，允推信史之編年；校字如讐，乃定閒門之敲月。永垂勝覽，悉著洪裁。蓋茲山自歷劫以來，谷變陵遷，出沒改松雲之路；而此地為衆魔所伏，狐憑鼠匿，飄搖危花雨之場。俄還龍樹之舊觀，俱藉鴛摩之宿願。是誰之賜，無忘母訓於北堂；惟伊之功，莫墜佛光於西崦。則湖山并永，豈止碑在頭陀；而水月同參，已見道存觀察。請今日編摩塔記，共結千華；俟他時響答溪聲，平分一笑。

序

史之為文，其會意乎從中，從又謂能執持中道，無黨無偏，然後可以為史也。國有史，院臣掌之；郡有籍，邑有乘，有司職之；鄉有評，族有譜，父老尸之；莽蒼山川，荒徼人物，皆有記載之書，野史為之。若夫一丘一壑之勝，千指百指之衆，稱叢席者表彰幽潛，昭示懲勸，不可無《志》，則僧史司之矣。均史矣，權不一而事一，勢不一而理一者，何也？執中之謂也。鼎湖之有慶雲，佛土也，聞其名者思至其地。予再至矣，求《志》於山而不可得。訊其所以，非無《志》也，無史也。非無史也，無僧也。戊子冬月，祖庭虛席，一時縑素強大通跡公出為居亭。直道徑行，群邪乘釁，公不辨而自白。慨然嘆曰：“釁之我乘，由《志》不我修也。夫名者，爭之階也，正其名而爭自滅；法者，怨之府也，行吾法而怨潛消；道者，魔之敵也，守吾道則魔寢息。吾執吾中而成吾史，成吾史以伸吾志，疇得而釁之？”將脫稿矣，適余復命北轅，話別江干。公袖其業質其可於予。予嘗選勝入山，山中觸事有記，當景有詩矣，聞斯舉也，誠然可之。丁憲公學田姻翁亦可之，力總其事，要之以成。惜予遄征，弗獲共之也。弁以一言，先嚆矢焉。異時刷青，當有以慰我。

時康熙歲次庚寅季春穀旦，賜進士第、提督廣東等處學政、翰林院檢討、加二級蜀宜賓樊澤達浴手草於日帆齋

鼎湖山志序

鼎湖在邑治境內。予蒞治數年，未常一至其地，非不欲之，阻於官守而不能也。常以公事趣程，道出高峽，遙望山光，近在咫尺，佇立凝睇，庶幾見之，乃為雲霧所蔽，不得其真。尋晤東樵上人，惠予《山志》。簿書之暇，一寓目焉。圖中景況，《志》中人物，瞭（一）如指掌，親見鼎湖，思過半矣。及東樵退席就閒，往來於星巖石室間，握手與語，恍若平生。見其人品之高峻，如湖山之孤峯鼎峙也；戒律之精嚴，如天湖之清淨皎潔也；文藻之宏博，如山間雲樹花竹掩映蔽虧於清泉白石之下，歷然可賞也。東樵未退院時，如鼎湖在雲霧中，得其似而失其真。今既卸擔祖庭，去留自若，與之握手促膝，快談日夕，鼎湖面目，現身說法。於簿書鞅掌之下，雖不能至，已親造其境，覽其勝，得其全矣。是之謂神交，是之謂神遊。序一言於《志》首，為平生之快。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肇慶府高要縣事
關中王炳書於端溪官署

序

予宰高要僅朞月耳，日從事於簿書催科之場，求少暇鳴琴而不可得，何有於登臨探勝哉！去秋入境，知境內名山有慶雲禪寺者，大刹也。寺中住持有跡刪和上者，高僧也，惜未之見焉。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憲府丁公更深遠慮，謂《山志》不修，窺竊之釁未易已也，乃取山中舊本，親為總裁，三月告竣，流布諸方，為僧藍信史。予得其書，公餘之暇，一寓目焉。恍若身至鼎湖，與跡師握手於清泉白石之下也，何必身至其地耶。考此山之開先，當奉棲壑老人為鼻祖。執畚插以從者，汗馬之勞耳。有事服勞，弟子之職；讓善遜膚，聖賢所貴。為子孫者欲誇其祖父之功，適張祖父之過焉耳，容致喙乎！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於斯《志》亦云。

時康熙歲次庚寅仲秋上浣吉旦，文林郎、知肇慶府高要縣
事玉田孫毓琮仲玉氏撰於署之西軒

序

嶺南之有鼎湖，名山也。鼎湖之有慶雲，名刹也。開闢數十年，未嘗有《志》。以其有名也，故憂憂乎難之。難之至，故慎之也。何難乎爾？斂萬山於尺幅，按圖者互執所見以相非，形勝之難；詳往事於寸管，稽古者各據所聞為聚訟，紀載之難；傳人物於方冊，論世者復阿所好為是非，定論之難。何慎乎爾？閉門造車，慮或軌轍之差，獨斷當慎也；築室道謀，將有半塗之廢，群言當慎也；隨流波靡，不免脂韋之譏，游移當慎也。更有可慎焉者，把茅尺椽，忽而變為金輝碧煌；壑土栽松，業已屬諸開基創業。後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各師其師，自我其我。作者稍涉情識，徇以己私，彼嘵嘵者將索癰摘瑕，為衆射之的。昔之主斯席者，議及《志》事，皆縮首吐舌，莫敢致喙其間。《山志》之闕也，以其名也。嶺西憲使學田丁公駐節崧臺，嘗遊鼎湖，求《志》於山而不可得，深以為歉，訊於予，詳其所以，慨然歎曰：“山之無《志》，以有名也。名之所在，爭之端也。爭之而不置焉，怨之府也。欲息其爭，已其怨，貴忘其干名之我，化彼驚名之人，塞其爭名之兌，虛其致名之衷，不求名而名自全矣。安所得無名之人而一語之。”未幾，晤鼎湖居亭跡刪上人於大通之室，語及《志》事，上人手出成稿以呈，蓋難之慎之、有其志而未逮者。憲公欣然許為總裁，持其書以歸，刪繁補闕，取信闕疑，質諸縑素之文獻，皆曰“信史”也。遂授之梓人，三月而《志》事告竣。名山數十年之面目，一朝而見；刪公十數年之心血，一朝而出；憲公平生護法之志，一朝成就；大地衆生夙習爭名之迷，一朝而覺。觀斯《志》也，當與鼎湖之山，鼎湖之刹，鼎湖之主、之賓，相遇於無名之野。珠江漁父請

杖策以從其遊。

時康熙庚寅中元之吉，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充三朝國史纂修官、前吏科給事中珠江鄭際泰撰

序

佛氏之言曰：“堂上有活佛。”又曰：“真佛內裏坐。”審能善事活佛，識取真佛，則佛矣。又何佛之可求？予離裏而孤，吾節母太淑人以胎教教我；稍長，太淑人以身教教我；及登仕籍，太淑人以心教教我。誠堂上之活佛哉！年來迎養於崧臺之官舍，齋居蔬食，晨昏禮誦，六十餘年如一日。為人子者欲豐其甘旨，少休息之，則詔之曰：“事佛，吾志也。善養吾志，勝口體之奉什伯矣。”予受命而出，以活佛之故，見佛則敬，見事佛之徒則敬。公私舉措，無忘“養志”之言。嘗舟過高峽，聞有鼎湖之勝，維舟陟岸，行水石間，數里乃達。登禮畢，遍觀殿閣、儀像、塔幢，艷如寶山也。惟準提龕座未極莊嚴，因更而新之。還憩下院，院方有事於土木，復助而成之。歸以告母，母曰：“是真能養志也。”戊子冬，跡公上人受衆敦請，入主法席。禪律兼舉，賞罰嚴明，遇有過讐，不少寬假。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土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衆口以爍金。公不為辨。予廉得其情，信之公論。奸宄竄伏，而後即安。歸以告母，母曰：“是真能養志也。”事既定，公歸大通。適予於役五羊，因郊送督學使崑來樊姻翁先生復命還京，偕過禪室，坐談移時，公乃出其所著《鼎湖山志》，屬予總修。予弗獲辭，袖其草而歸，將成厥美，白太淑人。太淑人曰：“是真能養志也，勉之哉。”乃鳩工焉。集思廣益，不遺餘力，微顯闡幽，曲盡物情，公無愧於佛矣，予亦頗慰於活佛矣。《志》既成，弁以一言，庶世之事佛者當知有堂上之活佛，性中之真佛焉。

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夫然後可以事佛矣。

時康熙歲次庚寅榴月穀旦，賜進士出身、廣東分巡肇高廉
羅道、按察使司僉事、加三級天中丁易薰沐撰

鼎湖慶雲
寺石癯圖

鼎湖山志

2

總圖



鼎湖山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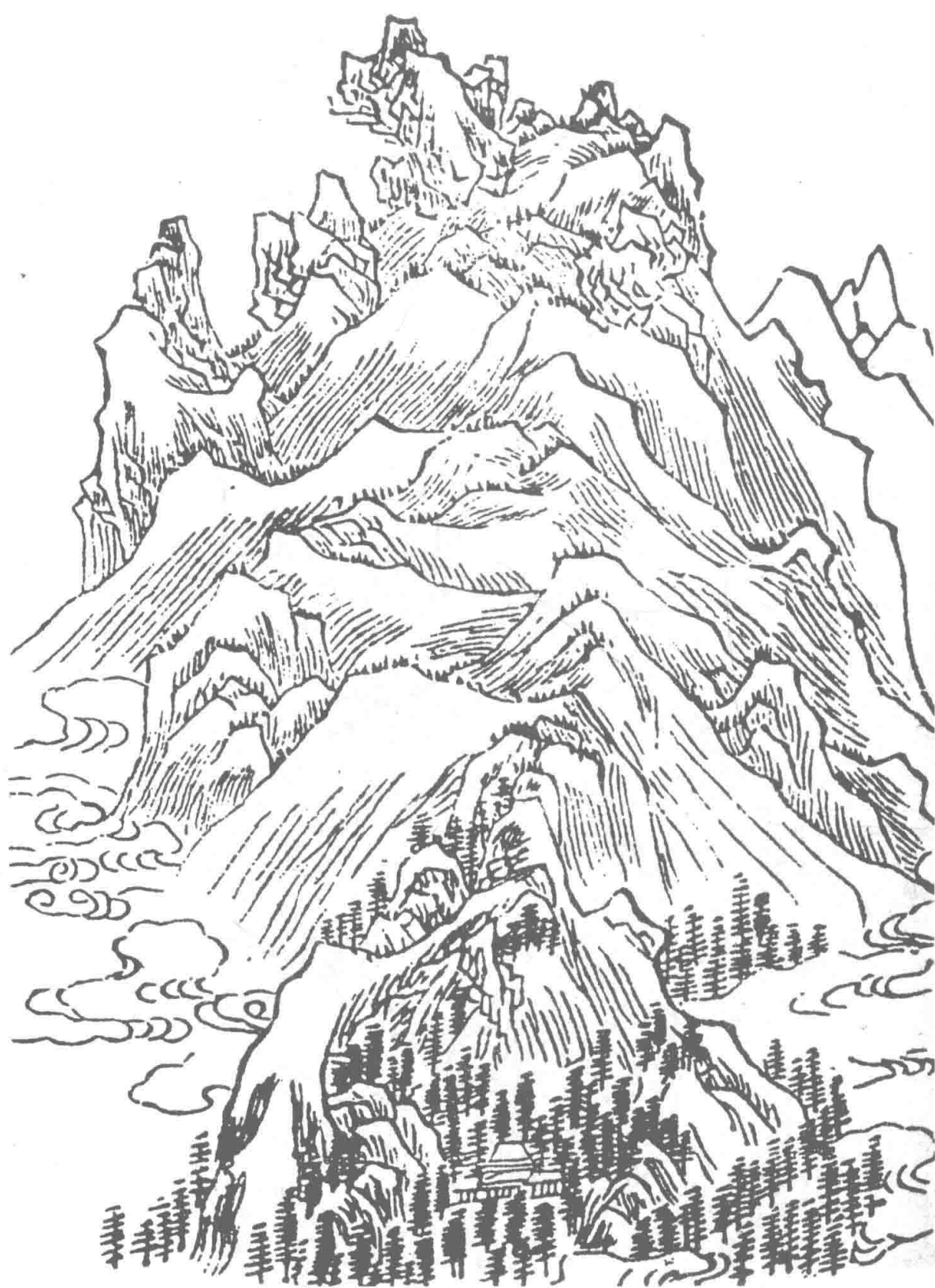
3



鼎湖山志

4

湖山鼎峙



湖山詩

觀象大如山生
象境通玄子筆
步

古名松峰丁



鼎湖山志

6

峽水朝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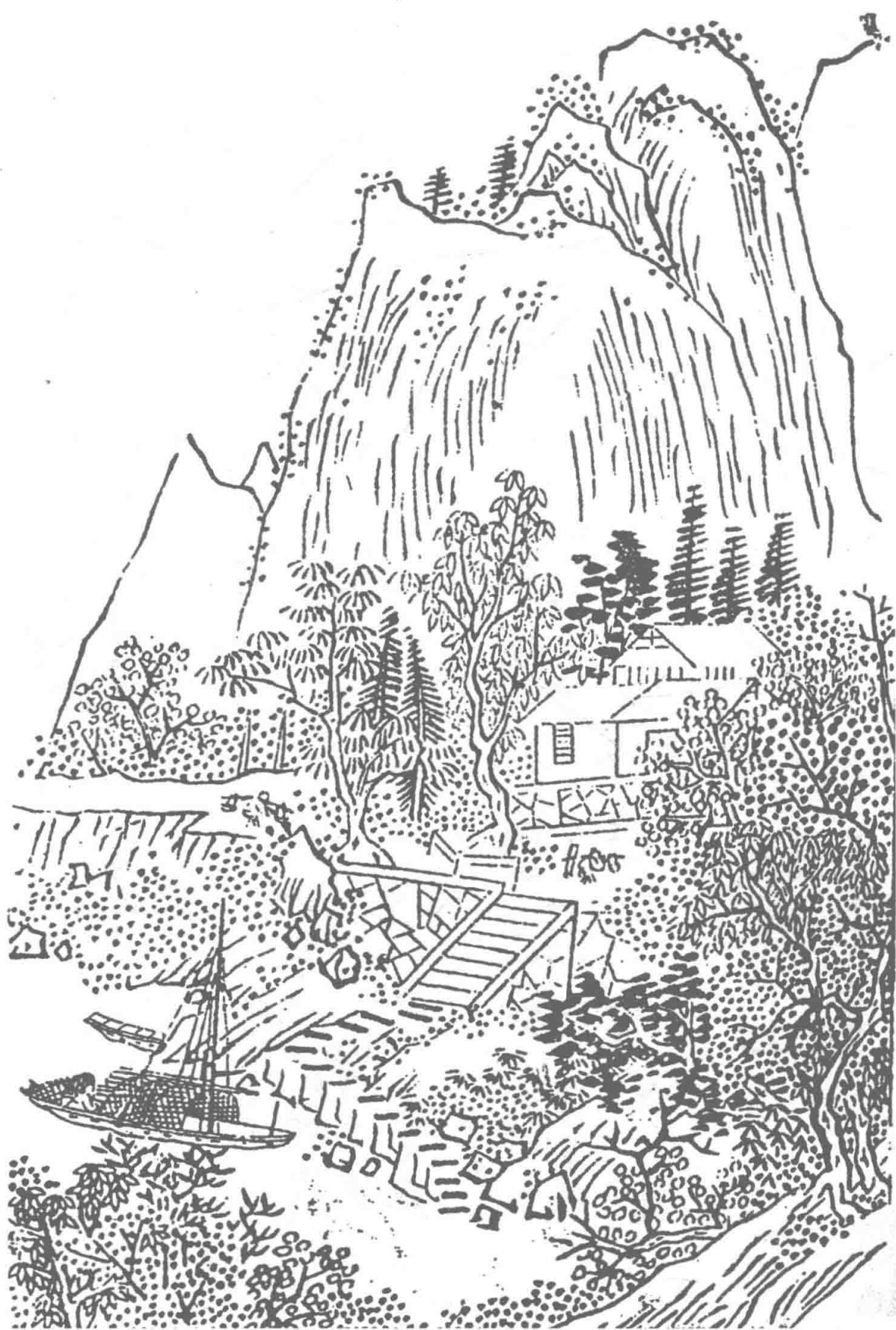


峽水如雲

西見經年環以度
聽道平湖水接潭池

清之西水





物不成人環翠

日山路遠上肩

樵望指點綠陰

有冬白年長





小鄧輝峰

山主清源子派持廣
長古也公末已七
年





方池

古疏佳處與波光接

沙隱處有方塘

忽已三六





此徑也

郭性住山公為聖破寺
峰壁空虛補老名

遂之紅黃壁洞





龍潭飛瀑

潛龍睡未醒狂龍驚

去觀猛龍風雨期

潭水如



鼎湖山志

18

鳳嶺疎鐘



鳳山詠詩

集鯉咏二首字少佛

佳傳佳名是鳳山

都江律名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顧明輝



諸作李剡
圖邗桐溪



塔院寺風

塔院寺風

塔院寺風

鼻孔鼻擦乙



鼎湖十景

康熙庚寅浴佛日

珠江鄭際泰題



目錄

卷首

凡例十二則…………… 1

鼎湖山慶雲寺志卷一

鼎湖山總論…………… 4

星野疆域第一…………… 7

山川形勝第二…………… 10

殿閣堂寮第三…………… 17

創建緣起第四…………… 24

新舊沿革第五…………… 30

鼎湖山志卷二

開山主法第六…………… 33

鼎湖山志卷三

繼席弘化第七…………… 46

鼎湖山志卷四

清規軌範第八…………… 60

鼎湖山志卷五

耆碩人物第九…………… 76

檀信外護第十…………… 92

鼎湖山志卷六

登臨題詠第十一…………… 96

鼎湖山志卷七

藝文碑碣第十二..... 126

鼎湖山志卷八

山事雜志(四十一)(附) ... 151

跋 155

《志》後緒言..... 156

校記 157

卷首

凡例十二則

一、鼎湖為端州名山，道書所載洞天福地弗與焉，良由古人據耳目之見聞、足跡所經歷，筆諸方策，是以詳彼畧此，無足怪也。茲《志》所載，從智常禪師開闢至今，所有山川、形勝、縑素、名賢，務令考覈真確，採訪詳明，慎重收入。寧缺其文，毋失其實，不敢牽引枝蔓，附會濫觴，致貽有識之誚。

一、慶雲寺居鼎湖之一隅，今修《山志》，不可自分軫域。《志》中備載鼎湖所屬，名山勝景，靡不兼收，貯作遊覽之文獻。開山墾土，時節雖有古今；選勝留題，人境實無分於先後也。

一、本山道場建立，權輿於草堂在公。當時茅茨土階，猶是天造草昧。自丙子夏，在公領衆敦請我棲老師翁入山主法，未幾在公別衆度嶺，參學多年，歸隱於英州之西來山。此山之恢而弘之，金而碧之，法之昌而明之，緣之輻而輳之，皆由我師翁之道高德盛，感格人天所致。後世之仰食其報，坐享其成者，自當飲水知源，無容強分人我。須念服勞為弟子之職，讓善乃人子之美。我祖若父大寂光中，如水乳之合。小兒強作解事，欲離而二之，其可得乎。

一、本山開創始末，事異世殊，文獻無稽矣。山中碑碣，未免互相矛盾，聚訟紛紜，不得已新舊兩存，以俟公論。竊意以為，當折衷於明尚書洪公諱天擢所撰《開山碑記》為正。蓋洪親入雲頂之室，受菩薩戒為大弟子，耳聞面受，保無妄語，一也。碑文載在郡《志》，前人纂修，屢經考覈，無黨無偏，可徵可信，二也。

《記》居諸《記》之先，與龍泉庵李學使《碑記》同時建豎，所尊所信，若合符節，三也。碑碣日久磨滅，志書萬古流傳。搢紳先生、黃童白叟，莫不知有最初開先之鼻祖，四也。冀息群疑者當存

其疑，徐徵其信。事久論定，夫復何言。

一、吾家祖訓，歷代遵行，無容變易。近因世遠人頑，禁弛法弊，不免再加申飭一番，提起一番。新《志》中添入數則規條警語，實是酌古準今、補偏救弊之良藥，不可以為不便於己而忽之也。

一、遠近法屬，或闡化於名山，或分化於鄉邑，必詳考戒錄，有源有委，然後載入。俾知我祖我宗，承先啟後，法雲遍覆，法雨均沾。非敢攀援附會，濫收稂莠，亂我嘉穀也。

一、山中法屬，支分派遠，不可徧識。今《志》惟憑歷代《戒錄》所載布薩序臘、上中下座，井然不紊。惟受戒後罷道者、破犯者、被擯者、犯國法者、背師參拜者、拜牌剃度者、影前得戒者，一概不得混入僧次。清其源所以衍其流，非過刻也。

一、殿閣堂寮，隨時建立，或昔有而今無，或現存而後廢，中流刻舟，劍去久矣。《志》中所載，惟據現前位置，依次編列。弘堂廠閣，難忘創造之功；草屋松寮，亦邇經營之始。至於新舊規模，時沿時革，則有六代和尚手錄遺文，載入本《志》，以備參考。

一、法語機緣，本是家常茶飯。雲頂、草堂已有《剩語》行世，無容再舉。僅於初代語句，拈出數則，實法與人，俾知法乳淵源，無忘本始。若乃黃花翠竹，山色溪聲，真如般若，到處逢渠清淨身，廣長舌隨在示現。要識此山真面目，不妨別峯相見。是之謂“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

一、《志》中《人物》所收錄者，未能悉知終始。開山耆碩、禪教貫通者、淨業精勤者、戒律嚴淨者，無容致喙。時丁末季，人多矯飾，言清行濁，貌恭庸違，始勤終怠，恐亦不少。《志》中所載，悉從六代和尚手稿親授，照依原文，稍加刪補，庶免自用自專之究。倘不謂然，原文可質。

一、《志》中《文藝》、《題贈》、《名言》，唱者求聲，和者應響，汗牛充棟，梨棗浩繁。姑從粉壁留題、管城子記錄者付之

梓人。其餘學海文林，未遑採訪。所見所聞，隨傳隨寫。時代名位，不無先後越次之嫌。達觀之士，當以平等心、豁摩醯眼，不離文字，不即文字，於是乎得之。

一、山門《雜錄》，所以資談機，備引證，消弭禍釁，杜絕覬覦之權法。《志》末附入，俾初機之士，勸善懲惡，外侮之來，防微杜漸，不無少補焉。

僧史識

鼎湖山慶雲寺志卷一

肇高廉羅道加三級天中丁易學田甫總修

鼎湖慶雲寺住持釋成鷺跡刪甫 纂述

鼎湖山總論

考道書所載，海內名山為洞天者二十有四，為福地者三十有六。後世好道之士，往往深信其言，謂天下名山盡乎是矣。孰知宇宙之大，山澤之奇，孕靈毓秀，何地無之？苟非其人，不敢輕以相假，寧埋沒於荒榛斷梗中，為鬼神之所訶護，虎豹龍蛇之窟宅。彼造物者非故為祕之也，所以慎之重之，以待時節之至。時節至矣，然後應運崛興，因人建立。其視洞天福地不啻過之，豈第知道書所云。當今車書一統，幅隕（二）萬里，名山大澤，星羅棋布，輿圖所載，猶恐或遺。粵稽邃古，相傳軒轅鑄鼎遺事，其地有二，一楚一粵，相去二千餘里，世遠人遐，不可致辯。或辯之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龍迎於君山，粵之鼎湖恐或妄也。”或曰：“鼎湖中峯圓秀，兩山角立左右，山麓諸峯三岐別出，望之若鼎峙焉。谷中有湖，鼎之實也。”或曰：“是山也，絕頂有湖，巨鱗潛焉，天將雨，湖先出雲。傳曰鼎湖，聲之譌也。”或曰：“史稱軒轅少子二禺君嘗隱居於中宿，彼此相去二百餘里。彼皆信之，此獨疑之，非通論也。”其說未知孰是，姑闕疑焉。粵之鼎湖山在端水之下游，去肇慶府治四十餘里，高千有餘仞，中為白雲古刹，昔盧祖會下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當時佛法初興，高僧類聚，環山四面皆為招提，人各一區，凡三十有六，至今龍潭飛瀑、涅槃臺、三昧泉、聖僧橋、羅漢市遺跡尚存。遵白雲而東，三陟峻嶺，兩渡駛流，深入谷中，四面皆山，環如拱壁。中間地勢，殺險成夷。左右群峯，辟易匍匐，留此一席，以待法王之興。自開闢以來，天作地藏，人跡罕

至，間有至者，輒為獐虎所逐，雖樵夫牧豎亦且目為畏途，名曰“虎窩”，相戒不敢逼視。其地向屬上迪村梁氏世業。梁氏先世仕於明，官至別駕，其歿也，子孫卜葬是山，既穿壙將窆矣，是夕夢金甲神標而叱之曰：“天是佛天，地是佛地，非若有也。墓宅去此不遠，詣彼當得佳城。”明發，葬者如夢所指，遂往扞焉。至明萬曆間，憨山清祖應化嶺南，金山長老迎住白雲。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心賞茲山峯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真佛地也，因與更名為蓮花峯，為授記曰：“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滄溟”及“夜深說法有龍聽”之句。時雲頂棲師翁晦跡稠中，參憨祖於曹溪，祖一見器之，知其時節未至，不欲遽為印可，勸令行腳，送以偈曰：“汝持一滴曹溪水，遍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能說法，而今不值半文錢。”棲翁既承激發，遂腰包度嶺，升雲棲之堂，入博山之室，二家法要，領畧無遺，密受記莚於博山。衣鉢南歸，輶光於廣州白雲之蒲澗，人鮮知者。然鼎湖山靈已斫額望之、虛席待之久矣。迪村梁氏雖世守鼎湖，常以山深地僻，難為耕鑿，委諸草莽，不紀歲年。最後長者梁少川崇信頗篤，於崇禎癸酉歲始入山誅茆，建蓮花庵，與善友十有四人共結淨社，來往山中，同志無幾，不免有土曠人稀之歎。是時，象林在公本鼂陽朱氏子，初字子仁，結髮好道，常有脫俗出塵之想。發足參方，遠尋良導。路過高峽，寄跡於廣利之茶亭。孝廉劉起相吹噓與少川輩邂逅相得，邀入山中同住，在公許之，留相與併力墾土，種松栽竹，漸有可觀，改庵名為“慶雲”。未幾出家時至，聞棲師翁得心印於博山，歸隱蒲澗，在公欲往師之，少川輩助以資斧，遂謁棲翁得度。是年甲戌，在公從蒲澗過夏，少川募資庀材，改創庵宇。一棟三楹，中供佛幃，左憩善侶，右居匠石，土竈茆廚，悉從草創。是冬在公還山度歲，少川輩奉為居亭，券其地而歸之。乙亥秋，棲翁往新州禮國恩祖宅，道經廣利，在公偕少川諸子往迎入山，勸請駐錫。棲翁以蒲澗為辭，心實許之。臨別，出淨財數十緡，令先備埏埴以待後緣。在公住山夙心未了，別衆出方，

念此山無主，與衆懇請棲翁住持。至次年丙子夏，偕遠近善信，買舟裹糧，徑造蒲澗，勸轉法輪。棲翁允諾，遂以五月二十二日入山據室。是歲之臘，登壇傳戒，緇素皈依，時有五色雲現於峯頂，遠近共睹，適與前名符合，因更庵為寺，榜山門為“雲頂”，安立序職，揭示規條，兼行雲棲、博山之道，不忘本也。次年秋，在公竟從初願，出遊煙水，歸隱西來。數年，還山省覲，紺宇珠林，煥然一新矣。棲翁住持慶雲凡二十有三載，前後得度受具弟子千有餘人，籌室幾滿，法幢遽傾。戊戌之夏，忽以微疾示寂。一衆號咷，如喪考妣，追慕莫及。勸請在公繼主法席，領衆匡徒，談宗講教，高步雲頂之巔，別唱雪關之曲。掀翻窠舊，撞破煙樓。過量大人，超方出格，非門外漢所得而思議也。在公歿後，山中法屬，次第相承。梅磬湛公、東湖契公、象林空公、芻廬圓公，善繼善述，多所建明。後來振起，自不乏人。創業誠難，守成不易，擴而充之，神而明之，雖百世可知也。夫鼎湖之為名山也，非一日矣。天造草昧，先傳鑄鼎之文；佛法南來，首列涅槃之座。迨至今日，然後蓮峯授記，現作慶雲。雲頂中興，沛為法雨。今之崇樓廣殿，昔之茂林豐草也；今之雲水駢闐，昔之煙霞出沒也；今之晨鐘暮磬，昔之溪聲松韻也。昔之所無，今則有之。今之所有，後或無之。中間出處隱顯之跡，必有主之者存焉。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名山勝地，世出世間，譬諸晴暘升天，隨時顯晦。當其鑄鼎於軒轅也，如扶桑之浴日，天光發新，有無莫辨；其權輿於白雲也，如寅賓之出日，羲車發軔，照燭無疆；其堂構於慶雲也，如中天之杲日，萬象森羅，容光必照。彼昧而不知者，負三竿之朝曝，遂謂當中穴一隙之微暉，等諸全量，何怪乎索洞天於斷簡，求福地於殘編，遂謂天下無名山也，不亦惑乎。庾嶺以南，其為洞天者一，為福地者二。予嘗東遊羅浮，北上中宿。陶公山在海外，僅一過焉。往者泥於道書之言，按圖索驥，及至其地，見與聞殊。孰若鼎湖一區，群峯環遶，不邇市城，別有天地。山以幽深為勝，水以清泠為勝，僧以禪律為勝，門庭以高峻為勝，三尺童子，莫不

聞名而欣慕焉。方諸寰中名勝，奚啻倍蓰而什伯哉！本山向未有《志》，蓋前人所見者大，欲其不立文字也。竊恐過現遺事，日久無稽，爰述巔末，總而論之，以補道書之缺。謂不即文字也可，不離文字也亦可。由是仰觀俯察，為“星野疆域志”；遠探近取，為“山川形勝志”；崇佛居僧，為“殿閣堂寮志”；溯源經始，為“創建緣起志”；規畫變通，為“新舊沿革志”；木本水源，為“開山主法志”；光前啟後，為“繼席弘化志”；禁過防非，為“清規軌範志”；高風懿行，為“耆碩人物志”；崇德報功，為“檀信外護志”；名言雅韻，為“登臨題詠志”；著述表揚，為“藝文碑碣志”。“志”凡十二，挈領提綱，折衷群言，據聞述見，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慙於往哲云爾。

星野疆域第一

《大易》之言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星野疆域之所由昉也。蓋自有虞氏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后氏玄圭告成而正九州，後之仰觀俯察者，咸謂通都鉅邑，各有邊陲，喬嶽名山，上應列宿，雖方里之城，函丈之室，莫不屬於分野，統於分星。正之以經界，別之以藩籬，由是災祥之徵，彼我之見，紛然起矣。鼎湖則不然，六合為一家，八荒為一闔。萬象森羅，一法所印，視彼橫生畛域者，譬如有人割截虛空，欲其離異，收歸自己，豈可得耶？雖然如是，雲月總同，溪山各別。門庭廣大，縑素分明。西溪水草，他家苗稼，亦居山而牧牛者所當知也。為《星野疆域志》。

星野考

按鼎湖山，地在肇慶府高要縣境內。考天文家言：端州分野曰“鶉首”，分星曰“牛女”。星土曰“揚州”，星宮曰“磨蝎”，

星緯曰“熒惑”，九星所屬曰“權星”，三台所屬曰“司命”。山澤之氣，上應於天；星野所占，附於郡縣。經緯躔次，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雲物災祥，咸徵兆焉。雖然，佛法所鍾，天龍擁護，吉祥示現，氛祲潛銷。太史所占，天官所載，猶是井觀而管測也。

疆域考

按《輿圖志》：鼎湖西至肇慶府治高要附郭縣四十里，又西至臺坑村，為德慶州界，八十里；東至大山、堯山，為廣州府三水縣界，九十里；南至思勞都，為東安縣界，一百里；北至竈坑口，為四會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高明縣界，五十里；西南至東安縣界，一百里；東北至大州，為四會縣界，九十里；西北至新招村，為廣寧縣界，一百四十里。此山所屬於郡縣之大界也。東至虎山外菩提壇，西至山後三寶峯菩提坳（三），南至白象嶺，北至青獅嶺，以四水分流為界相內外。此山所屬於伽藍之大界也。又浮圖殿為集僧羯磨之地，去殿外三尺為戒場外相。此山所攝於僧伽之小界也。由是淨地有界，攝衣有界，一皆本於律部。若以大乘律之，則以大圓覺為伽藍，來去自由，本無邊際，疆域之名可以不立。姑從實相指陳，使雲水往來，知道里之遠近；僧伽行道，得依止以安居云爾。

氣候_附

鼎湖山高而谷深，四面無縫，八風不動。盛夏清涼，隆冬暄燠。風雨往來，頃刻聚散。陰晴上下，遠近不齊。忽而雲日蔽虧，忽而晴暘洞徹，忽而霧蔚霞蒸，忽而虹銷雨霽，二六時中，千變萬化，不可名邈。方春百卉爭妍，群芳競秀。至秋則籬菊垂金，庭梅綻玉。四時供養，不缺香花，十里溪山，總同雲月。意謂人傑地靈，百昌生遂；風和氣厚，萬類昭蘇。榮枯代謝之數，固難同於下

界也。

月令附

慶雲立教，宗律并行，安居布薩，悉從竺土。自臘月十六日至四月望日為春時，四月十六日至八月望日為夏時，八月十六日至臘月望日為冬時。冬期結於十月之朔，解於正月之望。夏期結於四月十六日，解於七月望日，為前安居；結於五月十六日，解於八月望日，為後安居。布薩於前半月之望，為白月十五日；布薩於後半月之晦，為黑月十五日。大約歲有三時，時有四月，僧臘一週，方受一歲。至若朔望祝延，令節慶讚，一遵昭代正朔，僧臘世臘并行不悖也。他如元夕張燈，寒食禁火，五月剪蒲，七夕乞巧，世俗成風，習焉不察，住山脫俗，不敢隨流。惟結夏有功，聽僧消遣，中秋玩月，重九登高，雖涉世緣，無妨獵較。至冬復從所務，禪板邊，衣線下，大有生涯。“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正好應時及節也。

土產附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物之生，乘火風之運行而動者為陽，禽鳥飛翔，本乎天也，故親上。稟山川之深厚而靜者為陰，走獸之穴處，草木之叢生，本乎地也，故親下。鼎湖山居物表，氣接寰區，中間土產，一切如常，飛潛動植之倫，皆見聞之所同有，不具述焉。考邑《志》所傳，謂山多佳茗，以龍口為最勝，汲龍泉烹之，香色殊常。竊謂茶性清潔，如幽人之高尚，宜於煙霞，不宜塵坌。均草木耳，產於名山，淪以清泉，則氣味深遠；移植人間，火焦水濁，則味薄而氣索然。所謂“遷乎其地，不能為良”，物性宜然，亦陰陽之氣有以致之也。向使山中老衲舍其真樂，失其故我，去泉石而入城市，其不為味薄而氣索者幾

希矣。世界之大，山川所產，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獨於鼎湖。惟能不遷於人者，而後能自適其天，此良禽之所以擇木而棲，幽蘭不出空谷也。

山川形勝第二

昔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孰知山而高，水而深，仙為大仙，龍則猶龍，名聞靈異，總屬前塵，形勝流傳，等諸土苴。假使僧繇為之圖畫，崔灝為之留題，謝靈運隨山刊木，李供奉就地安名，其於鼎湖一角真山，無加於萬一。是故標指得月，月不在指；按圖索驥，驥不在圖。後之尋幽探勝者，當與咫尺湖山相見於風雲縹緲之外，庶幾遇之。“不識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超方之士，正好高高著眼。為《山川形勝志》。

山嶺考

鼎湖山

按邑《志》：山在水坑，都高千餘仞，周百里，屹然鼎峙，為端州巨鎮。山頂有湖，四時不竭，天將雨，湖先出雲。或云上有龍湫，深不可測，旱則禱之能致雨雲。一名頂湖，一名天湖，一名雲頂，慶雲寺屏幃也。石徑紆迴，林木森鬱，攀躋莫及，鮮有至者。

鳳來山

山脈來鼎湖，相去十餘里，形如飛鳳。上為三寶峯，鳳之首也；左為青獅嶺，右為白象嶺，鳳兩翅也；中為蓮花洞，鳳之腹也。慶雲寺建此，一名飛鵝嶺，亦名蓮花峯。地屬上迪村梁氏世業，捨入慶雲。四面松竹，皆屬常住。

三寶峯

慶雲後山，并列如串珠，端巖峻極，為寺之屏几。舊名三台峯，建寺後乃更今名。

青獅嶺

在慶雲北，左輔山也。向統名鳳山，建寺後乃更今名。

白象嶺

在慶雲南，右弼山也。向統名鳳山，建寺後乃更今名。

象迴嶺

在慶雲東，前案山也。勢嵯峨雄大，狀若象王轉首內向。舊名石子嶺，建寺後乃更今名。

百丈嶺

在象迴嶺之麓。磬石為磴，紆迴百丈，慶雲出入必由之路。向為樵逕，僅可容足，細石巉巖，行者苦之。建寺後漸次坦平，最後砌成，可通車馬，成坦道焉。

白石嶺

在象迴嶺北。山多白石，一逕通水坑。山坳夜有神火，熠燿如炬，時或見之。

飛鵝嶺

即鳳來山也。或云即象迴嶺，不可考。

伏虎岡

在慶雲之東，狀如虎伏，寺前之近案也。相傳昔有道士吳公善伏虎，虎為之役，乘以出入。後誤傷於虎，虎為治葬墓於山上，至

今封樹猶存，故名伏虎岡。事不可考。

天龍嶺

一名嘯天龍，在慶雲東北。蜿蜒如遊龍，驤首內向，若升天鳴嘯之狀，故名。

巖洞考

先覺巖

在慶雲東北，青獅嶺之前。石壁峭削，不可登陟。有好奇選勝者鑿石作逕，攀援以上，有平地數丈，可坐數十人。石間有泉，清冽可掬，足供茗椀。坐臥其間，樂而忘返。巖近山前，凡入山者必先知之，故名先覺。

阿摩巖

在慶雲之右，白雲之左。石壁懸崖，廣三丈餘，深數尺，中多碩鼠，故名。或曰“阿婆巖”，未知孰是。

蓮花洞

即今慶雲故址也。明憨山祖師過此，心賞其地萬山環抱，狀若蓮花，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滄溟”之句，謂不久當有福慧大人應化於此，更名蓮花洞。初，山主梁少川築蓮花庵其中，後建道場。因慶雲出現，乃易今名。

飛泉洞

按邑《志》，在鼎湖山東北里許，高十餘仞。飛泉噴薄，錯落如珠。上有方石，廣丈餘，可坐二十人。石壁面東，激流下注，風飄細沫，恍若雨花。朝日映之，遂成虹影，橫掛壁間，真奇觀也。

水簾洞

在白雲寺南涅槃臺下。飛泉傾注，掛石壁間，如水晶簾。或曰即“飛泉洞”也，未知孰是。

水泉考

天湖

詳見鼎湖。

浴龍池

在慶雲之北飛水潭下。深不可測，相傳為蟄龍之窟。或云池上為“嘯天龍”，取義於此。有僧獨行深入，忽見松竹陰森，庵宇一所，門題聯云“蛟室藏精舍，雲山隱半峯”。入其室，冰簟湘簾，香花茗飲，種種欸洽，使人忘返。忽聞空中人語：“外邊徵召甚急。”乃送僧出。頃之，如夢初覺，失其故處，疑是水仙窟宅云。

飛水潭

在慶雲北。飛泉瀑布掛石壁間，過雨則噴湧怒號，乘風則飄颻飛舞。旦暮陰晴，千態萬狀，佇立久視，寒沁毛骨。有好事者鼓掌大呼，形勢遽變，可駭可喜，若有神焉。

龍泉

在慶雲寺後西南隅。一縷清泉從石間湧出，若龍涎焉。旁有龍泉精舍故址，今廢，改為檀越堂。

龍潭

在涅槃臺下。四山壁立，萬木陰森。百尺澄潭，一泓蘸碧，相傳有龍蟄藏其中。臨崖頻視，毛骨悚然。

鷹打潭

在飛泉洞下。潭水清冷，盛夏人多飲之，可療熱病。天旱祈雨常應。

名勝考

涅槃臺

在白雲寺下。山勢峭峻，攀援乃至。石平如掌，鐫題八字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相傳大鑑高弟智常禪師降龍於此。下有龍潭，深不可測。

獅子石

在慶雲山外踞溪下游，作返擲勢，寺之捍門也。

仙棋石

在三昧潭下。一石兀立，上平如掌，中有方石徑數尺，旁列圓石，可坐數人。相傳昔有仙人對弈於此，爛柯之遺跡云。

三昧潭

在白雲涅槃臺下。水出三疊，聲如雷吼，不可逼視。

石肯臺

在慶雲寺後。衆石皆仰，一石獨俛，如點頭然。石旁有臺，今廢。

菩提壇

為壇者三：一在慶雲山外溪水之旁；一在山前，去寺不遠；一在山後，東西兩山分界之所。皆種菩提，志佛地也。日久成陰，遊

者常憩其下。

羅漢市

在白雲寺南。彌望荆榛，唯此一丘細草蒙茸，無復荒穢。相傳向者白雲僧盛時，諸庵三十有六。山中所需，貿遷於聚落之居人，日久成市。至今地猶濯濯然，其遺跡也。

釣魚臺

在白雲寺右。一石平坦，屹立溪流。古樹濃陰，覆蔭石上，可坐數人。

羅漢橋

亦名聖僧橋，近白雲寺。相傳寺僧一日早起，見橋上有僧數人，形狀魁偉，憩擔濯足橋下。寺僧遙見，急回披衣出迎，則寂無人跡。蓋聖僧示現云。

袈裟田

在百丈嶺下。田形方幅，狀若袈裟，故名。

大科田

在白雲寺下深谷中。雖有町畦，無復耕耨。中為小庵，已廢。

丹竈

在鼎湖山中。石形如爐，旁有石臼，相傳黃帝鑄鼎故處。事不可考。

東坑谷

去白雲二里。行水石間可入，別有天地，人跡罕至。

諸庵附

白雲寺

在鼎湖之西南，去慶雲十里。唐大鑑祖師會下高弟智常禪師開建。山外招提凡三十有六，歷宋迄元，興廢失稽。至明萬曆間，憨祖弟子金山禪師重興殿宇，迴廊複閣，舊址鼎新，迎憨祖主席。雲水輻輳，堂室難容，山外精舍有結茆再造者，今復荒廢，惟存寺宇。寺旁多種佳茗，以“龍口”為貴。清香可人，世共賞之。

雲棲庵

在白雲寺左。唐建，明重修，今廢，故址猶存。

蓮庵

在水簾洞。明邑進士司李陳一龍建。

東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白雲庵

在鼎湖山中。僧惟禪建，今廢。事載《人物志》。

般若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大科田庵

在白雲寺南。僧半學建，今廢。

通華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平延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美芝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憩庵

在寧塘口，去慶雲十里，四衆往來駐足下院。山主李詹事芝木施地。康熙己亥年重建，丁憲公護法作《記》。

化城庵

在黃岡鄉，去慶雲三十里，為四衆入郡往來駐足下院。前吏部尚書洪公諱天擢護法、比丘願輪、了先同建。康熙丁卯年山中耆宿覺興長老重修。

樹庵

在三水西南鎮，去慶雲八十里，寺僧入省往來駐足下院。今廢。

殿閣堂寮第三

一莖草現梵王刹，一芥子納須彌盧。且道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宜然？與麼與麼，一期建立。不與麼不與麼，萬古徽猷。識得此意，方許親到慶雲，陟寶殿不歷階級，登樓閣不躡層梯，升堂入室不見有一法可得、一僧可遇。然後還向毛孔裏寬行七步，大笑一聲。土曠人稀，知音者寡，彈指間建梵刹已竟。為《殿閣堂寮志》。

殿宇考

大雄寶殿

殿坐酉向卯兼庚申。中奉釋迦文佛旃檀金相、阿彌陀佛旃檀金相、彌勒尊佛旃檀金相，右奉東土祖師，左奉伽藍聖衆。

護法殿

在大雄殿前。上奉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浮圖殿

在毘盧閣後。中奉鐵浮圖一座，七層，內藏如來舍利四顆，從匡廬金輪峯塔分得。每層六面，各奉佛菩薩旃檀金相，備極莊嚴。左奉藥師如來旃檀金相，右奉地藏菩薩旃檀金相。

樓閣考

毘盧閣

在大雄殿後。一名華藏閣，一名藏經閣。中奉毘盧遮那如來蓮座，一葉一佛旃檀金相，備極莊嚴。左奉大行普賢菩薩旃檀金相，右奉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旃檀金相，後奉觀世音菩薩旃檀金相。兩旁設四大經廚，供三藏法寶。左右兩偏房為知藏、知殿二寮。

七佛樓

在毘盧閣右。奉毘婆尸如來、尸棄如來、毘舍浮如來、拘留孫如來、拘那含牟尼如來、迦葉如來、釋迦牟尼如來，俱金相。兩旁安僧。

大悲樓

在七佛樓右。奉大悲觀世音菩薩旃檀金相。

準提閣

在華藏樓左。下為禪堂，奉大佛母準提菩薩。左右奉文殊、普賢二大士，俱金相。兩旁為禪衆退居閱教之所。

鐘樓

在普供堂左，司晨昏。奉地藏菩薩金相。安僧主之，晝夜輪擊，稱願王名號，利濟幽冥。

鼓樓

在舉賢堂右，司晨昏，或集衆。安僧主之。

旃檀樓

在雙樹堂右。上有小樓，中奉開山先老和尚所造旃檀瑞相。左準提菩薩，七寶莊嚴。

檀越樓

在旃檀樓右。樓上奉佛。樓下奉開山護法宰官，旁列先後隨喜成就檀越牌位，永遠香火。

堂寮考

禪堂

在法堂後。中奉三如來範金相，旁安禪衆，行博山規矩、曹洞鐘板。

净業堂

在浮圖殿左。中奉阿彌陀如來金相，左右奉觀音、勢至二大士金相。兩旁居淨土清衆，修六時課誦。堂後為易安齋，廚湑俱備，為淨衆退居、入觀、看教、烹浴之所。

法堂

在普供堂上。莊嚴高座，住持說法、受供之位。

普供堂

在法堂前。二時粥飯，一如律儀，行雲棲規矩。

雙樹堂

在方丈右，金剛壇前。奉釋迦如來入涅槃聖相。兩旁安僧。

金剛壇

在雙樹堂後，奉密跡金剛菩薩範金相。

宗堂

在毘盧閣下。奉開山先老和尚昔所親覲五位大師：蓮池雲棲大師、曹溪憨山大師、博山無異大師、法性寄菴大師、慶雲庵碧崖大師，後來繼席住持世代先後奉入。寺中耆宿有功德者祔焉。

開山初代影堂

在塔殿右。舊為雲頂先老和尚方丈，示寂後塑像奉事，為初代影堂。前有侍寮，後為退居。繼席住持方丈未建，權設法座於堂右，近議改建於雙樹堂前。修《山志》時方興土木，未便載入，俟諸繼起。

開山二代影堂

在淨業堂左。舊為草堂和尚方丈，示寂後塑像奉事，改為二代影堂。前為朝廳，後為臥室，左為指月樓，樓後為侍寮。

舉賢堂

在嘉客堂前，為十方緇素往來欸待之所。右為知客寮。

嘉客堂

在大雄殿右，為十方嘉客信宿之所。

雲來堂

在息心堂前，為十方雲水客師旦過掛搭之所。奉歷代放生祖師菩薩、流水長者子、東林惠遠禪師、天台智者禪師、永明壽禪師、蓮池雲棲大師，俱金相。

老堂

在印經寮下。養老居之。

息心堂

在雲來堂後。奉接引阿彌陀如來，令病僧息心念佛，求生西方。前後單房為暫時養病之所，瞻病僧主之。另設廚湑以便茶粥給病者，務令如意。

禪喜堂

在庫大悲樓下。行僧居之。

慶喜堂

愚意此堂可廢。相沿日久，習而不察矣。

在老堂前。尼衆入山求戒暫住。廚湑另設。

得我堂

在指月樓後。

庫房

在宗堂右。貯常住僧物，司出入，備有無。安僧主之。

藥寮

在宗堂左。貯藥食及庫中餘物。

經房

在養老堂上，為流通法寶之所。另設經寮。常住安僧主之。

廚房

為二時粥飯、營齋辦供、欸客齋僧、調劑五味之所。安僧掌之。左為典座、貼案寮。

米房

在茶房前。貯常住穀米。二時粥飯，供給無缺。安僧掌之。

茶房

在香積前。六時茶湯不絕，備眾僧飲歡。安僧掌之。

金剛壇

在雙樹堂後。奉穢跡金剛、八大金剛神範銅相。

空居

在旃檀林前。監寺居之。

如幻堂

在指月樓前。堂寮新建。

石屋

在如幻堂左。

化主寮

募收十方月米。安僧主之。

芻廬

在指月樓外。六代住持建。

大行寮

在鐘樓左。發大心司土木者主之。下為工役房、匠作房。

雲寮

在護法殿左。領衆作務出坡。安僧主之。

炒茶寮

在浴房旁。山中茗薺，自種自製。

磨豆腐寮

點造豆腐，以供齋膳。安僧掌之。

巡照寮

在經房右。巡視晝夜，以備不虞。安僧掌之。

工役寮

在炒茶房。暫來工役夜宿之所。

浴室

在隔溪右山之側，為衆僧澡浴之所。安僧掌之。

東司

在浴房前。出園（四）洗盥，一如律儀。園頭掌之。

柴廠

在廚房外。貯廚上柴薪，備風雨有無。安僧掌之。

創建緣起第四

為山九仞，功先一簣；築室百堵，肇自初基。善其始者所以善其終，蓋言漸也。慶雲鼎建，草昧初開，佛殿僧堂，惟期鞏固，茅茨土堵，不務莊嚴，大都先狹而後寬，斂文而就樸。知止知足，不攀不援，上古風規可想見也。迨乎後世，踵事增華，土木迭興，因緣輻輳。揆厥初心，行所無事，非有所為而為之，蓋有莫之致而至者存焉。誠恐初機不達斯意，未免狃於見聞，流於習俗，目睹紛華，心生放逸。用是追尋舊貫，顯露家風，昭示後昆，庶知反本云爾。為《創建緣起志》

創建緣起考

大雄寶殿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

主佛三尊

陸秩五佛主合家捐貲裝塑。

華藏閣

衆緣成就。

毘盧瑞相

新會何冢宰夫人梁氏捐貲裝塑。

舍利殿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

鐵浮圖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浴非大德裝金。

護法殿

衆緣成就。

七佛樓

衆緣成就。

準提閣

衆緣成就。浴非大德重修。

大悲閣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居士譚大猷重修。

淨業堂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

佛寶堂

衆緣成就。

雙樹堂

衆緣成就。

八正堂

衆緣成就。

方丈

衆緣成就。

法堂

衆緣成就。

客堂

衆緣成就。

龍泉精舍

初衆緣成就（五）。後李學使友三重修。

旃檀林

初衆緣成就。後李長者慧庵重修，改為旃檀樓。

已上初代住持建立。小寮室不具載入。

洪誓殿

衆緣成就。

師子幢

老和尚衣鉢貲成就。

指月樓

二代和尚衣鉢貲成就。

旃檀樓

李慧庵檀越捐貲重修，又塑佛母準提七寶瑞相。

息心堂

崇梵大德募化，衆緣成就。後幻鑑長老重修。

雲水堂

衆緣成就。幻鑑長老重修。

印經寮

法寶貲成就。

養老堂

法寶貲成就。

慶喜堂

衆緣成就。

重修山門，護法殿，舉賢堂，普供堂，鐘、鼓二樓，山門一帶，俱平南王二世子都統尚諱之孝捐金修造。覺興長老賢勞。

已上二代住持建立。小寮室不具載。

重建浮圖香剎

衆緣成就。

重建淨業堂

衆緣成就。

重建方丈影堂

衆緣成就。

三處土木，俱覺興長老、圓捷長老賢勞。

改修廚房等處

監寺幻鑑長老助緣，副寺願素大德賢勞。

已上三代住持建立。小寮室不具載。

如幻堂

五代住持衣鉢賢建。

芻廬

六代住持衣鉢賢建。

初代開山和尚請慶雲禪院碑文繇狀

去端州一由旬許，有山名“天湖”，即曹溪六祖高弟智常禪師隱跡處也，至今涅槃臺存焉。鐫刻“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八字，至今尚存。其最上峯頂邐迤（六）而下，三臺鼎立，環旋擁出蓮峯，中平若掌，背倚鳳山。從獅子峯吐而右旋，則有飛鵝嶺、伏虎岡，其左旋則有浴龍池，上有嘯天龍屹峙。勢趨而下，復折以象鼻嶺，漩復飛流於水口不見之地。谷槩一帶，小小平基，名袈裟田，統為鼎湖之大觀也。余自髫年知有向上事，辭親出家，稟師鬚染。聞大知識憨山和尚謫戍嶺南，演揚正法，道丘景慕日深，踴躍歡喜，憤憤然有參方請益之志。竟辭師親，往遊南都，遍參講肆，深慕教乘。忽想雲棲淨土法門，發足杭城。既而親承教命，付以蓮宗，授以衣鉢。旋憶師親年邁，即便歸省。幸睹師親無恙，得進甘旨，尚及數載奉侍終養，營葬事畢。於癸亥年憨大和尚示寂曹溪，金剛寶戒授與寄菴大師。是年臘八開法性戒壇，大闡律場，道丘始

得圓具戒品，深慕禪宗。後獲親博山和尚，耳提面命，自愧根思遲鈍，未能大徹。至睹趙州“兵馬駢闐”公案，方始得休歇田地。不幸先師示寂，至今白首無依，唯思把茅蓋頭，以盡生平之願。一日遊歷至端州，望天湖山之秀氣，策杖而入，見龍盤虎伏，知有福地。思得坐具地為逸老計，而在慘贊子曾受梁少川施地建庵，稍見端倪。一時相見，欣然作禮，相謂道場有主也。自揣德力輕微，安敢領衆行道，為世導師。自崇禎甲戌開山，不覺四方雲集，至丙子歲大興。創建結構也，始於前大堂，奉事本師釋迦如來。左奉伽藍，右安諸祖，前供護法。上而毘盧樓閣，盧舍那佛坐百寶華臺，文殊、普賢、觀音諸大士周匝圍繞。天垂寶蓋，百寶莊嚴。於丁丑歲往請《藏經》，而安四大琅函（七）。又進而淨業堂。僧衆修禮六時，以期往生。金剛壇、旃檀林次第具焉。其右則雙樹堂、會真軒、寶塔所、大悲堂、演法堂，次第具焉。其左則影堂以及禪堂、準提閣、地藏殿、彌勒殿、香積堂，次第具焉。雖則諸堂分列，各有典型，然每月望晦，必遵佛制，晨晡戒經，午後布薩，次至護法堂前依戒牌告白神祇，各盡真誠，不敢違犯。每逢結制之期，必安居三月，至解制自恣，方許他出。山中法侶雖多，決不置立田產，以妨道業。遵佛分衛，聊充粥飯耳。如不依此約，破壞僧倫，不與共住。以上規約，俱遵聖制，道丘不過以吾為長，遞相勸勉，其他何有焉。道丘字離際，號棲壑，順德人柯氏子。

此狀是先老和尚未示寂之前自述，中間載佛相殿宇，俱與後來不同。至於今時，則又轉加次第，而堂舍位置與此狀頗相左矣。載此為創建緣起之證。

為戒長老手錄開山緣起

鼎湖山諸峯環繞，狀如蓮花，遂名蓮花洞。山主少川梁公善根夙植，篤信法門，頗識地理，自癸酉年首創茅蓬，名蓮花庵。是年夏，在師到廣利墟思修店處，自言出家，因謁茶亭勤心師，依住數

月。至甲戌春，在師方入鼎湖，亦住數月，對衆云欲得明師剃度。衆友於是發心捐貲共助，同往蒲澗老和尚剃度受戒。坐夏三月，辭歸頂湖。是時山主同衆友化得修造金二十餘兩，草創殿宇一殿三間，祇有畫相主佛一尊。左右草房俱係坭石所砌，其餘坐立飯食之處，亦係籬笆草蓋，一二間而已。次年乙亥秋，老和尚往新興謁六祖故址，路出端州，過廣利墟。衆友聞老和尚駕來，嚮慕趨迎，請入鼎湖。梁公山主一見，對衆云：“何幸此山有主人矣。”即欲留住。因蒲澗有事未暇，曰：“待來歲必來應召也。吾有衣鉢資數十，付與諸友為燒磚修造之用。”丙子夏，衆友買舟至蒲澗，恭請老和尚於五月念二日到山，念六日請佛上座。此佛係蒲澗方丈請來，供養即今，現在淨土堂是也。隨老和尚入山職事人十餘衆。至臘八剃度二十一人，受比丘戒四人，受菩薩戒四人，其餘是沙彌戒。自丙子臘八之後開山建寺，俱老和尚主持計畫，令職事弟子料理。不數年間佛法大興，遂成叢林焉，後人皆賴其德澤也。

新舊沿革第五

有成與虧，昭文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文之不鼓琴也。故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若夫無絃在匣，山水希聲，固無煩於枝策據梧之紛紛者。鼎新之見可以不立，唯是塗墍丹雘，雖異而同；鷄犬新豐，似同而異。變而通之，各成其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不妨以大圓覺為我伽藍，縱使土木重興，猶是蘊廬傳舍也。為《新舊沿革志》。

六代和尚新舊沿革考

雲頂之開創也，始於天啟、崇禎間。初，上迪村山主梁少川昇其祖別駕公柩來葬，夜夢山神斥曰：“天是佛天，地是佛地，非汝有也。”覺而隨止。尋有齋友十餘人多廣州府屬者，賈於廣利墟。

而水坑陳清波亦於墟中開缸瓦舖，行六，人率稱“缸瓦六”焉。聲應氣求，遂合志同覓地建佛堂，為時節聚會念佛所。望鼎湖有得，因謀於川，川從之，乃草草搭一茅篷。無何而善士子人朱君從陽江至，時年二十有三，擬度嶺訪師薙染，意粵中無可為其師者。諸友留曰：“何度嶺為？今省中有棲壑大師者，由博山得法南歸，現居白雲蒲澗，豈不能師汝耶？此間鼎湖山水頗佳，我輩先有茅篷為良辰集會所矣。與公往探，如意則衆友資助往蒲澗求祝髮圓具，回此共住，何如？”子人領之，因同謁川乞地。川憶前夢，遂施焉。住下有頃，諸友助往剃髮稟戒，命名“弘贊”，字“德旋”，後易字“在參”，後又易“參”為“慘”。依壑半載而還，時崇禎癸酉秋也。諸友甚喜，遂拆廣利施茶亭小柱來易茅篷，而建佛殿一座三間，旁仍編茅作廚廁，僅蔽風雨。住下，栽松種竹，拮据賢勞。歷乙亥，思出方遍參，了明大事，遂決志腰包度嶺。適壑從省發足往新州謁六祖出身故址，路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正擬策杖遊覽。慘與諸友聞之，偕衆迎入，懇請住持。壑遍觀形勢，喜甚，因同謁川。川與諸友不勝欣然，相慶道場有主也。由是從新州回蒲澗，收拾而來，乃丙子夏也。先是壑苦蒲澗問道者摩肩接踵，輒思輜晦，忽遭此緣，滿終焉志。詎身隱名隨，雲水駢臻，頓成叢席，不數稔而及門者幾至千人。逮今六十餘年，各殿堂寮，頗有更改。如初建之佛殿，次改為淨業堂，又次而改建浮圖香刹，移淨業於浮圖殿左。淨業堂初為佛寶堂，前為藥室，備貯諸藥，安善岐黃者司之，以便療治病苦。佛寶堂左為影堂，後改作草堂。方丈丈後為易安齋，左為白地，後建指月樓。樓後為得我堂，堂左為芻廬。芻廬後空地建十升齋。浮圖殿右為寶塔所，後改為棲祖方丈，今為影堂。堂前為會真軒，後改侍寮。影堂右為雙樹堂，堂後為金剛壇。壇右為旃檀林，舊無閣，今乃增建，比前濶大。林右為龍泉井，井泉甘冽可掬。上為石肯臺。今二俱廢。井右為龍泉精舍，一座三間兩廊，今改為檀越堂，上有閣供佛。其精舍聖相三尊，即今憩庵供養者是。堂右為僧寮，堂前下一級為炒茶寮，後改為息心堂，病者

居之，今又重修，高大深濶。堂前為雲來堂，今重修高敞，為藥師堂，今改為五祖堂。雙樹堂下一級為大悲樓，安大悲菩薩。樓下為禪喜堂，安僧榻。左為七佛樓。下為八正堂，後改為庫房。七佛樓左為藏經閣五間，右一間為知藏寮，左一間為知殿香燈寮。閣下為演法堂，今為宗堂。閣左為準提樓，樓下為禪堂。藏經閣下前一級為大殿三間，左間牆外為庫房，庫房牆外為廚房，右間牆外為間寮。順治甲午重高大之，將五間合為三間，左庫、廚二房合為法堂，右間寮為洪誓殿。前為學士、養病二堂。大殿前為護法殿五間。依大殿右下一間為客館，左一間為老堂。辛亥尚都統重修，深濶高大。改右客館為知衆寮，左老堂為知客寮，學士、養病二堂通為客館。己亥已更，辛亥復更而高大之。禪喜堂前下一級為印經樓，樓下為老堂。前下一級為慶喜堂，為鼓樓，為貯修造材料房。禪堂左為巷，巷左為廚房，後為豆腐房，為積柴寮，為載家具寮，為職事人寮。廚房左有閣，閣供佛，閣下通安廚中職事單（八）。廚房前為茶房，房前為穀倉，為米房。左有樓，為直歲監修寮。下為散職寮，為匠人寮，為鐘樓。樓下為晨門寮。雲來堂下前一級為中路閣，下為支更及圍頭寮，橫通陰橋，過坑為浴房，為圍房，為堆浴薪寮，為工匠寮。浴房上一級為炒茶寮。現據所見如此，後起沿革俟之將來。

鼎湖山志卷二

開山主法第六

無故虛空，忽生山河大地，於大地上建作清淨道場，從道場內演說無生法忍。誰開誰繼，誰主誰賓，親到鼎湖，不妨諦當。如或不爾，則斬荊披棘，墾土誅茅，還與木人草創；建立門庭，提唱宗旨，仍推棲祖開先。何以故？地名勝母之里，曾子迴車；易垂幹蠱之文，姬公遜美。故雖撞破煙樓，也須謙退。如曰冰由於水，正好知源。顯親揚名，孝之至也。祖功宗德，何敢忘之。為《開山主法志》。

初代開山主法雲頂和尚年譜

師諱道丘，字離際，晚號棲壑，開山雲頂，因以為號。系出廣州順邑龍山柯氏子，明萬曆丙戌年二月二十六日示生。年十七壬寅歲，禮廣州永慶庵碧崖大師出家。年十八癸卯歲，事憨山大師於寶林。年二十一丙午歲，發足參方，聽教南都雪浪、一雨二公，會中推為副講。年二十有五庚戌歲，參蓮池大師，付以衣鉢，授淨土法門。年三十八癸亥歲臘月八日，禮寄菴和尚受具足戒於廣州之法性寺。年四十有二丁卯歲，復出嶺參博山，密受記荊，尋為教授。年四十有六辛未歲，罷參南還歸廣州，駐錫於白雲山之蒲澗寺。年四十有七壬申歲，在蒲澗開爐結制，臘八開戒。越四載，年五十有一丙子歲五月二十二日，開山鼎湖，主法於慶雲本寺，禪、淨、律三學并行。蓮宗淨土淵源於雲棲，洞上宗風嗣法於博祖。住持法社二十有三年。皇清順治歲在戊戌六月十六日示寂，僧臘三十有五，世壽七十有三。前後得度弟子數百餘人，得戒弟子三千餘人。《戒錄》

別載，茲不具錄。生平行履詳在《自序》、《實錄》、《塔銘》。

棲老和尚自序

山僧祖籍順德龍山柯氏子，世居廣州穗城。母族陳氏，生余丙戌二月二十六日未時。自童子就塾，即知有三寶為可歸依。由是隨母持素，發出家志。屢請於父母，弗許。至年十七始得禮碧崖禪師鬚染。師從余志，得久侍憨山大師。年二十一腰包度嶺，首歷南郡講肆，久親雪浪、一雨二公，深究性相宗趣。泊如杭參雲棲蓮池大師，授以淨土法門，併付衣鉢。緣師親年老，還鄉侍養數年，至襄壙事。於癸亥年臘八寄菴大師開戒法性，余得受圓具焉。深慕禪宗，復往博山，親見無異和尚，再求證戒。執侍數年，蒙耳提面命。忽一日於案頭見趙州公案：“僧辭入閩州，云：‘彼中兵馬駢闐，汝須回避始得。’僧云：‘向甚麼處回避？’”余於此打失布袋，方知徒妄馳求，光陰虛度，擬縛茅為逸老計。辛未冬歸廣州，諸子邀住白雲蒲澗，與衆共坐枯木牀，效地藏家風，種田博飯度日。久慕新州六祖故址，乙亥秋往謁焉。路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策杖而入，見山勢嶙峋，溪流澄湛，遂休心棲遲。不謂遂成叢席，喫累不少。年過古稀，諸方緇素，慶讚良多。但題於壁間云：“二時飽腹隨緣了，一衲蒙頭總不知。”餘外付與執事者，吾復何云。

開山主法棲老和尚行狀

圓捷機撰

師諱道丘，字離際，棲壑其號也。鳳城龍山柯氏子。母陳氏夢老僧借宿而娠，生時室有異光。師天資黠慧，丌角嬉戲，輒為佛事，每趺坐默默。母嘗指之曰：“是果老僧再來耶？”泊就塾，即知有三寶可歸，嘗喜讀《金剛經》。由是隨母持素，發出家志，屢請於父母，弗許。至年十七，始獲禮碧崖禪師薙染。繼侍憨山大師

於寶林，內外典籍，深達樞要，慙甚器之。既而嘆曰：“出家務明心地，文字相中豈究竟法耶？”於是辭慙度嶺，時年二十有一。慙嘉其行，送以偈曰：“汝持一鉢曹溪水，去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慙能說法，如今不值半文錢。”至南郡，名宿法席俱往參扣。聞雪浪、一雨二公演教，赴聽之，且曰：“斯亦與實相無礙耳。”親依久之，深究性相宗趣，洞契玄奧。命為副講，時年二十有五。復如杭，參雲棲蓮池大師。雲棲門庭峻絕，登者未易，一見師即欣然許可，授以淨土法門，并付衣鉢。尋思親老，旋鄉侍養，至襄壙事，濡滯數年。癸亥臘八寄菴大師開戒法性，師始進圓具焉。然於己事未明，深縈念慮，偃偃若無所歸。丁卯春復往江右，執侍博山無異和尚。時異在鼓山未回，隨叩雪關首座，被下深錐，稍知痛癢。逮異還山，懇求指示。異問：“子從前所作甚麼事來？”師實對，謂曾參“念佛是誰”。被異把定要津，無出氣處。嗣此屢入室請益，未能瞥地。值戒期，因求證戒。解制，隨伴入閩。是冬異應董巖請，師時又在翠巖，緬思當初發足，為親近知識，了明大事。今日混入此中，有甚了期？即時過董巖見異，異謂：“賢弟別山僧來工夫得力麼？”師無以對。異謂：“汝既如是，不若仍歸博山參禪去好。古人心地未明，擇一明眼知識，久久親近，以決生死大事，豈是等閒耶？”師唯唯，即日返博山鉢盂峯，力參三年。蒙異每過提命，師雖未能瞥地，亦稍露囊藏。己巳冬，辭異之浙。異寵其行，送以偈曰：“棲禪嶺表稱耆舊，鎮海明珠誰不有。栲栳相傳古及今，誰是拏雲攫（九）浪手。肉髻深藏知幾秋，光明普照四神州。旋聞返見辯端的，喫飯穿衣得自由。果若沾嘗些子味，蹭蹬如癡亦如醉。逢人懶話日前機，正好隨群與逐隊。何緣跋涉博山來，浙水潮聲莫浪猜。腳跟踏著家鄉路，白汗通身帶活埋。”庚午春，復回博山，命為教授。忽一日於案頭見《趙州語錄》：“僧辭入閩州，云：‘彼中兵馬駢闐，汝須迴避始得。’僧云：‘向甚麼處迴避？’”師於此打失布袋，大得休歇。即呈偈曰：“兵馬駢闐何處避，圓圖赤骨露堂堂。不須向外求知己，六月炎炎降雪霜。”異閱

畢，乃云：“子既於此會得出身句，他日莫向白雲峯頂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師既承記，愈自刻勵，必期久依以盡其用。季秋適異示寂，居喪半載。擬辭南還，首座謂：“子受和尚恩深，須待入塔乃行。”師領之。明年辛未十月念一，襄葬事畢，乃出山，順入匡廬，會同參宗寶禪師於金輪。冬杪歸廣州，聞者爭謁，一時緇素問道如雨。又明年壬申，宗伯陳公秋濤、翰林梁公未央等，并城內外寺勤舊，請師住白雲蒲澗。學者輻輳，共坐枯木牀，效地藏家風，種田博飯。癸酉，相國何公象岡、翰林伍公鐵山等，延至香山講《金剛經》。乙亥秋，訪六祖新州故址，路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策杖而入，見龍蟠虎伏，知為福地，遂有開山之志。先是，地主梁公少川與同郡陳清波等十餘人延僧墾土，構庵其中，共結淨社。招陽江朱子人主之，即在慘贊公也。聞師至，趨迎入山，奉為住持。不久遂成大刹，僧俗雲臻，如水赴壑，先後經營，皆始狹而終廣，瓊樓絢閣，丹輝碧煌，諸有寮舍，次第建立，一一就緒。至於造像請藏諸莊嚴事，亦各告竣。計費朱提非巨萬不可，然師皆趣辦於談笑之間，曾不假籌謀之力。按鼎湖山，郡《志》亦名天湖，其最高峯頂邐迤而下有涅槃臺，為智常禪師趺坐處，鐫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八大字，至今儼存。循臺而東，三臺鼎峙，環旋擁出蓮峯，中平若掌，則師之慶雲禪院在焉。先是憨大師曾遊此峯，懸《記》曰：“不久當有至人於茲開創，大作佛事。”紀以詩曰：“蓮花瓣瓣涌滄溟，寶殿高寒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吠，夜深說法有龍聽。”至是果驗。師乃力弘博山之道，更嚴淨毘尼，復設淨業堂，弘雲棲法要，禪、淨、律三教并行。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吾師之兼善者也。自是聲光煒赫，四衆咸歸，當道鄉紳悉在門下。丁丑，兩粵制臺熊公鼎建水月禪宮落成，率劉、梁二孝廉并諸文學齋書幣，再三請師主之，堅臥不應，識者尤嘆服高尚。乙酉，楚中惠藩由梁至端州，遣使齎書帛，敘弟子禮，并錫千佛袈裟，延往寓邸為母太妃受戒。辭不赴。乃命使展轉代受求法名，仍送藍紫二衣。丙戌，悅民王公偕伯安曾公等并光孝諸耆宿，請師住持光孝禪

堂，辭不受。志在晦跡韜光，柰何身隱名隨，莫之或掩。嘗聚衆至二三千指，常住素無僭石儲，所給皆付龍天。己丑，方伯胡公念常住蕭然，密偕監寺曇濤募諸宰官共助金千兩有奇，擬為常住置田。齋金入山，師卻不受，竟擯監寺，責其破壞佛制也。於是有不置田產之約，遺誡後昆，大意謂：釋子修行，龍天擁護，四事自足，胡用田產為？故開山數十年來，諸需周備，未嘗匱乏。間值糧絕，職事以白，畧不介意，謹就韋天問訊，旦日果有檀那揚帆載米而至。辛卯，護法殿前大波羅樹一旦枯萎，衆謂必不再蘇。師咒水灌之，復茂如初。癸巳春，西敵逼端州，兵賊交馳，搜掠者旁午於山谷。師畧不戒心，率大衆日課如常。彼輩見師慈色逼人，多投杖而拜。是秋岡城鄉紳及四衆敦請說法大雲龍興寺，有狂儒興謗，笑請者癡，夜夢神人責云：“汝謗活菩薩，當減壽一紀。宜急往求悔。”其人驚覺，忙起整衣，子刻即秉燭詣師謝罪。師為開示，改容傾信，轉化同人，求見者續紛也。伍鐵山內翰時在岡州，贈以詩曰：“昔日從師斷二愚，別來原祇當斯須。肉身喜見生菩薩，法座前稱老腐儒。滿月一簾天在水，春風萬里露成珠。深承慈示恩何報，願繪岡城立雪圖。”東莞司寇李公曉湘、宗伯王公園長、司馬簡公頑菴復請說法金繩庵。是冬，平、靖二藩慕師道望，旋衣鉢於長壽禪林，迎師為諸僧尼說毘柰耶法。仍請入府供養，尊禮備至。至乙未重修大雄寶殿，有大木來自海隅，山路徑崎嶇，苦於轉運。正策畫間，忽大雨滂沱，三日乃已，溪水暴漲丈餘，大木直抵山麓，不越月而梵宮巍峩。咸謂師行願弘深，感龍天默助云。丁酉冬，平南王復厚具資帛，差官駕王舟詣山，敦迎就府供養，并請主無遮法會。累辭不允，既至，王降階躬迎，慰安問道，言論甚竦。王聽解嚴，優錫衣禮還山，并賜王座歸為法座。靖王亦請為母太妃受戒求法名，寵榮殊篤。其為國王薦紳所敬禮如此，然皆處之澹然，曾不少動於中。時丁鼎革，綠林嘯聚，所在尠不剽掠，獨師住處安堵如故。間有陰圖侵犯者，輒迷路口，或至山阿便聞捍衛戈馬聲，或見巨石從上滾（十）下，抱頭鼠竄，莫敢覬覦。戊戌春，鑄浮圖於禪

山。師一日晨起，聞天樂鳴空，聲甚嘹亮，移時方歇。以問侍者，侍以別對，師意未許。暨晡時，俄報昇舍利塔還山矣。其密行玄應類是者，不能盡述。是歲夏，師自以化緣已畢，有厭世意，乃自敘其出家始末。至六月望日，睹白蓮花盛開，索觚翰作《蓮花頌》訖，呼侍者取水澡沐，遍行各殿禮佛，次於各寮一一開導。晚示微疾，黎明書偈曰：“兵馬駢闐何處避，者條活路少人知。自從踏到家鄉底，生死由來更不疑。”投筆正襟危坐而逝。越三日掩龕，顏色不變。門人及遠近來吊者哭師哀甚，如喪考妣。庚子五月六日奉全身塔於本山之右，離寺數百步許。時連日霖雨，七旬不息，獨是日天氣晴明，金烏朗耀。竈窆甫竣，復雨如前。一衆咸嘆天時人事，俱非偶然。師生萬曆丙戌二月二十六日，在菩提場中五十六夏，示人間壽相七十三年。在門諸彥如在慘贊公、宗符華公，皆法中龍象，翊道弘宗，傑出禪流，蔚為世望。所度弟子，不啻數千，其下法裔，尤稱蕃衍。師氣宇魁岸，軀幹修廣，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稟性最慈，遇衆嚴謹，律身誠實，不事矯飾，立言示訓，非素履而躬踐者不言也。大都其生平所可矜式者，一與雲棲老人脗合。聞者歸依恐後，僉謂嶺南古佛。故平藩請主法會時，諸士大夫一見師，大覺膝之至地。其外黑白爭瞻禮者摩肩接踵，館舍幾無容足。至於為法，則殫寢頓忘，晝夜彌勵。初行腳吳越，首歷講肆，脇不沾席。初中後夜，嘗舍座而立，閱藏瑠璃（十一）燈下，雖溽暑祁寒，殆無懈倦。暮年頗嬰足疾，動止須人，目亦稍昏，然以三藏旨趣叩之，如谷答響。自少至老，精進不休，晝則禪定，夜則念佛。愍念嶺南法道江河日下，全身獨荷，垂示機語，向上單提，不滯枝蔓。規矩嚴於過午，半月半月褒灑陀，弘誓當神，凜一念自欺之，鈇鉞兼之。維那唱名，書記宣約，勸善懲惡，一軌雲棲典型。故人稱鼎湖布薩之嚴，良有以也。遇夏必安居三月，自恣後方許遊行。自奉惟簞衣糲食，未嘗少有偏衆。至孝更出性成，值諱辰必裡祀，風木銜哀，出衣鉢金，命衆啐禮經懺，以資報地。仍散單資，示不虛勞衆力也。其接引來學，曲盡盤桓，諄諄誨諭，一無倦容。衲子

就爐鞴者，聞風奔赴。有病者則濟之湯藥，而以思苦進道策之。有省親者則施之財法，而以竭力孝養勉之。且器度寬大，其能容物，如巨海之納百川，即有跳梁跋扈，狠戾粵峯，必曲垂憐愍，輒語調之，俾其知罪慙悔而後已。其有癡頑不從化者，然後擯以規條，求懺悔而還者，許之，不塞其自新之路，仍敘用如常。師嘗言：“大林有不材之木，無容盡去，況我以子視大眾，忍見其回頭而不救耶？”於戲！師道之普被嶺南，蔑以加矣。學者渥師法澤，似飲醇醪，醉不自覺。絕唱迄今，遠近緇素繫念無斁，如慕慈母。生平著述不少，而遺逸過半，蓋師疇昔願力，心印單傳，以言語文字皆為糠粕，不欲留存也。師畢生行實，不許侍者筆記，覽其自序，不過四百餘言，非常情所能窺測者也。機得承事最晚，而於群弟子中又最為庸劣，敢強所不知，浮謾一辭一事以誣師哉！此或見之行事，或徵諸老宿，或檢諸遺文，謹述所知者。其不知者，俟智者補入。

棲老和尚塔銘

寶安李覺斯撰（字曉湘，官至尚書）

衣鉢六傳至曹溪而大振，同曹溪桑梓而挺出為法中龍象者，則石頭遷為嫡孫，而夾山會、仰山寂、洞山聰、黃龍覺、黃龍新諸尊宿，皆具大機大用，荷擔弘揚，嶺南佛法之盛，有自來矣。明運秋降，此道中衰，求為義學明律者固希，而證圓頓者益寡。必有過量大人徹無上之宗，悟別傳之旨，致嚴萬行，行解相應，施金鑊於翳目，標月指於人天，使嶺南法席繼曹溪而重振者，其唯棲壑禪師乎！師蓋洞山宗石頭下三十五世孫也，法諱道丘，字離際，棲壑其號也。廣州順德柯氏子。母族陳氏夢老僧借宿而娠，生而白光滿室，襁褓嬉戲，喜為佛事，或趺坐巖然，母指之曰：“是果老僧再來耶？”稍長就塾，嘗竊誦《金剛經》，超然有出塵之志，二親弗之許也。年十七始從碧崖師薙髮，侍憨山大師於寶林，博習內外典，悉領義趣，山深器之。既而辭山，遍叩諸方，依雪浪、一雨二

法師，深究性相，洞契玄旨。命為副講，時年二十五矣。晉雲棲謁蓮池大師，稟受唯心淨土法要。以師親年老歸粵，居數稔，畢孝行。復思古人不以得少為足，遂翻身出嶺，走江右，參博山無異和尚。值異往鼓山，而扣雪關首座，即為痛下針錐，稍知痛癢，然終未能脫灑。異還博山，朝夕執侍，屢被徵詰以工夫得力處，師茫然無所置對。異曰：“汝既如是，古人心地未明，擇一明眼人久久親近。生死大事，豈是等閒？”俾就博山鉢盂峯操履，閱三年如一日。己巳辭異遊浙，異書偈以勉其行，偈云：“棲禪嶺表稱耆舊，鎮海明珠誰不有。栲栳相傳古及今，誰是拏雲攫浪手。肉髻深藏知幾秋，光明普照四神洲。旋聞返見辨端的，吃飯穿衣得自由。果若沾嘗些子味，蹭蹬如癡亦如醉。逢人懶話目前機，正好隨群與逐隊。何緣跋涉博山來，浙水潮聲莫浪猜。腳跟踏著家鄉路，白汗通身帶活埋。”庚午春復還博山，值戒期，命為教授。忽一日覽案頭語錄，見趙州因僧辭入閩州云：“彼中兵馬駢闐，汝須迴避始得。”僧云：“向甚麼處迴避？”師於此不覺打失布袋，從前礙膺之物，泮然撲落，信口呈偈曰：“兵馬駢闐何處避，囹圄赤骨露堂堂。不須向外求知己，六月炎炎降雪霜。”異領（十二）之，自是兢兢保任。及異示寂，師執心喪踰年。建塔事畢，辛未歸廣州，德馨微露，識者嚮風。越明年，學士秋濤陳公、孝廉未央梁公暨諸縉素請住白雲蒲澗。乙亥冬，尋六祖故址於新州，至廣利，近鼎湖，為衆信稽留。先是，鼎湖山師大弟子在公於癸酉歲初拔俗，時近鄉耆老少川梁公感夢警發，即舍地為庵。在公既誅茅種松，次年粗成殿宇及左右禪房。聞師至，遂請入山。師見此山峯巒環秀，若蓮花亭亭開天半間，實為有道者長養聖胎之所。故山後雲蒸霞蔚處有飛龍潭，六祖上首智常禪師涅槃臺存焉。師便有終焉之志。既往新州，還蒲澗。丙子季夏辭蒲澗入鼎湖，諸緣輻輳，不按指而樓閣殿堂金碧相輝，儼乎若從地涌出矣。居常以禪、淨、律誨衆，嚴重溫柔，一味平等。故每叨其慈攝者，不自知為慶遇。爰是四方衲子之欲登其門者，波委雲臻；十方檀信之樂施其財者，爭先恐後。晚年

聲譽益著，即王公大人，咸生景仰。前制臺心開熊公，以星巖所建水月宮請師駐錫。惠王由梁遣使稱弟子，獻紫僧伽黎，復請為母太妃說戒，師皆堅辭不赴，其孤高之概如此。至於座下常千餘指圍繞，而絕不立田產。明廉憲胡公念無寸土非常住計，欲密與監寺募千金置業。師覺即止之，謂：“釋子志在辦道，不謀飽食終日。一鉢千家飯猶自愧殺，豈可廣積厚藏，以貽來嗣坐享之譽？”故開山來不持一疏，而施者自至。其清確又如此也。頃平、靖兩藩慕師高風，延至問道。靖藩太妃稟受皈戒，親以名香紫衣。時內翰鐵山伍公嘗偕諸紳士敦迎法施，師唯一音演唱，庶類欣心。間有狂昧之徒懷不順心向師者，輒遇神鬼暗譴。非師之德紹先哲，又孰能令幽顯同欽若是哉。師以戊戌夏化導將畢，自敘行腳始末，蓋有辭世先機。於六月望日取浴更衣，晚示微疾。黎明端坐而逝。越三日顏色怡然，乃掩龕供奉。歲庚子五月六日，衆弟子奉全身塔於本山之右。師誕萬曆丙戌二月二十六日，示寂順治戊戌六月十六日。戒臘五十六夏，世壽七十三年。所度弟子不可勝紀，當代名公巨卿列門墻者尤衆。師完體豐碩，律己嚴身，誨人不倦，胸無少物，故道重一時。覺斯嚮慕高風，殆非一日，癸巳之秋，與宗伯園長王公請師說戒於敝邑之金繩禪院，四衆香花持獻，投體恐遲，斯亦得昕夕咨叩，受益良多。嗚呼！聖賢日杳，求其行解相應，三學洞貫，振古道於末世，挽隕風於將墜如師者，殆不可一二屈指矣。所謂逃名而名我隨，無求而物自至，寵辱不驚，至誠而動，非古高僧再來，以為導世大光明幢也耶？諸弟子彙師行實，徵余言為塔上之銘，誼不獲辭。銘曰：

有過量人後佛出，為迷衆生作杲日。早辭世網事空門，依師決擇經禪律。百城煙水歷忘軀，翻身撈入博山室。從前虛妄一束拋，忽朝布袋混打失。無聲曲子唱還鄉，沒蹤跡處藏不密。因緣推轉屬天湖，樓閣妙嚴比兜率。法堂常繞半千僧，寸產并無鹽醬溢。一片陽春藹照人，四方殮化長馳軼。七十三年眼頓空，五十六夏德難述。稽首千江老月輪，肉身何用加髹漆。無縫塔裏現全身，奚勞按

指示常寂。悲智輔翼利群生，智理靡分遂冥一。

法語

上堂法語

峯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煙，庭花笑日。鶯啼喬木，蝶舞芳叢。松風瓦枕，水月雲房。若作境會，眼裏安錐。若作禪思，鑿空開戶。去此二途，畢竟如何。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晚參

古德云：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即此一念，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正是吾人放身命處，但人常習而不知思耳。《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亦因衆生日用，諸行流轉，生滅不停，妄想紛飛，無時寢息。故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非謂實有涅槃之樂而可取，生死之苦而可舍也。若計著取舍之心，依然生滅，故佛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若得知此落處，如紅爐一點雪相似。雖然如是，莫錯認定盤星好。

坐禪銘

蒲團上工夫，觔觔要著力。豎起鐵脊梁，休將兩眼瞋。看渠渠是誰，畢竟是何物。捉賊要見賊，情窮理自屈。靜坐不思量，轉使心頭黑。不爾弄精魂，墮在鬼窩窟。憤志莫踟躕，寶劍橫空著。佛祖且縮頭，直教魔膽落。驀地解翻身，圓圖赤骨律。陝府灌鐵牛，嘉州大象濕。

念佛銘

一句阿彌陀，念念心不絕。莫愁念念生，只要念念切。佛以無緣慈，悲願曷休歇。衆生念念淨，如磁石吸鐵。感應道相交，父子天性悅。豁然解轉身，生佛無可說。善惡既不思，淨穢豈分別。我心本不生，今亦何曾滅。佛境如見前，紅爐飛片雪。東土小釋迦，兩口無一舌。

迦葉阿難二尊者開光

點開正法眼藏，照見涅槃妙心。金襴之外無所付，刹竿倒卻何憑據。既無所付，又無憑據，二大尊者擎拳合掌，又作麼生家家門前火把子。

示禪人請益

生死輪迴，祇是一念，妄心流轉，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尚未勦絕。日為妄想，夜夢顛倒，無一頃刻得休歇去。佛為憐愍，教我即將一聲“阿彌陀佛”，二六時中，猛然提醒。不顧閒忙，食息起居，人事往來，祇是者一念佛話頭，如握一利劍相似。觸著教令一斷，無有可當情者。就如佛境見前，亦一聲“阿彌陀佛”，如紅爐片雪相似。念至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當體全空，根塵叵得。如是，雖入佛境界，尚未入衆生境界。當知如人夢裏渡河，加功力到彼岸，忽然夢醒，則知一切有為功用，猶如幻化，乃至涅槃，亦說如夢。至此乃生佛境界，全融禪淨，都成一片。然向上尚有事在，勿取山愚絮絮為究竟也。

生日問答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曰：“我只有一個父母所生。”曰：“此是已生面目，畢竟如何是未生前面目？”師曰：“鉢囉娘。”良久云：“會麼？”曰：“不會。”師曰：“披蓑側

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有問未生前面目，我今祇個本爺娘。處俗懶遊花柳巷，為僧豈入化城坊。玉髻不須栽頂上，蓮花何用履跟行。時人欲識吾生面，正是龍山柯四郎。

通博山雪首座書

道丘自崇禎丁卯春到博山，先和尚時在鼓山，即扣座下，以為屋裏人說屋裏話。蒙下深錐，稍知痛癢。及和尚還山，道丘盡情抖出一絡索。和尚問丘：“從前所作什麼事來？”道丘祇得實供，謂：“參念佛的是誰？”被和尚當時把定要津，無出氣處，直得參堂去也。嗣此屢入室請益，未能瞥地。值戒期，因求證戒。經半載解制滿，擬入雙徑遍參，不果，隨流渾入閩中。是冬和尚應董巖請，道丘時又在翠巖。緬當初發足，為親近知識，了明大事。今日隨流渾入此中，有甚了期？即時移單過董巖，見和尚，謂：“賢弟別山僧來，工夫得力麼？”道丘被此一問，忘前失後，無所落著。和尚謂：“汝既如是，不若仍歸博山參禪去好。古人心地未明，擇一明眼知識，久久親近，以決生死大事，豈是等閒耶？”道丘遵命，即日返博山鉢盂峯，一住三年。蒙和尚每過提誨，亦蒙座下幾翻曲折，自愧根思遲鈍，雖未能瞥地，亦稍露囊藏。己巳冬，辭和尚之浙，和尚送丘以偈。庚午春，復回博山，值戒期，命為教授。忽一日於案頭見《趙州語錄》：“僧辭入閩州。云：‘彼中兵馬駢闐，汝須迴避始得。’僧云：‘甚麼處迴避？’”道丘於此打失布袋，覺從前狂妄馳求，大得休歇。方知和尚婆心太煞，而座下亦漏逗不少。偈呈和尚，親蒙印可。秋，和尚示寂。居喪半載，打點出門。座下謂道丘受和尚恩深，須待入塔乃行。道丘唯唯。明年十月念一瘞葬事畢，隨隊出山，順入匡廬，會同參宗寶於金輪。擬偃山傍水，隨分度時，不料業風一吹，直歸桑梓。逢舊識邀住白雲山蒲澗廢寺，殘僧幾個，破屋幾間，共坐枯木牀，效地藏家訓，種田博

飯，不打葛藤，將謂邊隅無人能到。今年癸酉四月，我淨、蓮西行者二人到粵，入山相訪，得晤數日，方知我雪大師續將滅之明鑑，救方沉之溺喪。法門有幸，先師所賴，西江法窟不致寥落矣。道丘數千里外翹空頂禮，踴躍無量。二道友回山，祇得從頭剖露，納敗一場了也。

鼎湖山志卷三

繼席弘化第七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但得心空及第，堪作人天師範。雖然如是，入此門來，須知差別。諸方選佛，如三王之繼統；此間選佛，比二帝之傳賢。但以心空為先後，不以及第為輕軒。羊車鹿車白牛車，出門合轍；有句無句向上句，異口同聲。是之謂廣大門庭，流通法席也。為《繼席弘化志》。

第二代在慘和尚傳

霍宗瑄撰（字西牛，菩薩戒）

曹洞一宗，至博山無異和上崛起有明啟禎間，門庭高峻，單撐孤詣，如金剛王寶劍，過者不敢仰視。一傳至師，一肩擔荷，若揭日月，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而說，縱筆而書，或辯而放，或徑而約，其峭拔則斷崖絕岸，不容步趨；其平易則通塗坦道，不示往來。猗歟大哉！自先博山以來，一時龍象蹴踏，幾遍海內。求其迷悟兩忘，魔佛皆揮，法施則如雲如雨，道鳴則如雷如霆，傳博山所未傳，發瀛山所未發，滅卻正法眼，突出大好山者，惟師一人而已。師諱弘贊，號在慘，新會朱氏子。父碧衢，有才品，嘗遊陽江，與李進士善，因留居焉。師生而穎悟，丰骨超拔，雙眸炯炯有菊花紋。弱冠執二親喪，遂斷葷羶。閱《壇經》，於“本來無物”語有所觸，慨然負出世志。崇禎癸酉，訪道端州。州之上迪村，邨有長者梁少川為父母卜兆於鼎湖山蓮花洞，夜夢神人訶云：“此是朱家地，非爾所有。”及聞師姓與夢符，欣然捨地。師始開山，縛柴為龕，虎蛇避席。甲戌夏，禮棲壑和尚於蒲澗，薙染受具，服侍

二年。以大事未明，矢志參方，請棲和尚主鼎湖。丙子冬度嶺，遍參海內名宿。時雪關和尚住杭之妙行寺，師往依之。侍立次，關曰：“先師有垂語三則，汝還委麼？”師曰：“請和尚舉示。”關曰：“不萌之草，為甚能藏香象？”師曰：“好者畜生，欲隱彌露。”曰：“古洞（十三）寒泉，水作何色？”師曰：“五眼覷不著。”曰：“徹底無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鋤卻虛空帶活埋。”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珍重。錢機山相公、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李請上堂。師出問：“如月在水，孤明歷歷時如何？”關曰：“擊碎精靈窟，通身毛骨寒。”“便恁麼撒手時，還有事也無？”關曰：“切忌坐明頭。”師遂禮拜。次謁瓶窟、雲門、徑山、天童諸大老，莫不入室當機，箭鋒相拄。回覲雪關，問曰：“子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某甲不見一人。”關曰：“子眼何太高。”師曰：“和尚莫污人好。”曰：“還見老僧麼？”師曰：“若見和尚，何異諸方。”關曰：“老僧今日欺汝不得也。”師曰：“爭敢冤屈和尚。”關曰：“三十棒自領去。”師曰：“和尚莫全靠學人好便休。”集生余公邀師住靜於橫山之光明寺，關囑以偈曰：“禪如獅乳貴真器，非器盛之成枉棄。若個男兒不丈夫，脊梁挺起須剛利。聖凡截斷心如牆，迸碎虛空連架墜。活路生機死得回，此回見山不是醉。宗乘教窟徹掀翻，自在縱橫何忌諱。佛祖逢之遭罵訶，男女誰家不魔魅。君臣賓主強安排，自笑真人真無位。者畔（十四）閒名書牯牛，那邊卻懶騎金翅。逆流洞水看波瀾（十五），一任旁人添意氣。黑狗今朝爛銀蹄，石人昨夜懷胎出。”既承法乳，便爾陸沉。思天台損己利人語，立志畢生不居師席。癸未還粵，偕蘿峯大師謁曹溪，因居英德之西來山，開創白象林。時年三十有三。痛念戒律為生慧命，大法垂祕，狂瞽交熾，盲禪魔民，彌天障日，律學不絕如線，亟思所以救之，乃研窮教義，以扶正法。首疏《四分戒本如釋》十二卷、《四分律名義標釋》四十卷，海內宗之。撰《須彌山圖》，括三千大千世界於尺幅間，睹者心目豁然。順治戊戌夏，棲和尚示寂。四衆奉師繼席鼎湖，緇

素雲集，殿閣堂寮，日益恢拓。康熙甲辰冬，南海麻奢鄉有居士陳公孺捨地三十餘畝，於其鄉之東，師建寶象林居之。先是，此鄉之人每見其地湧紫氣成大蓮花，蟠結不散，至是果成名刹。師自捐衣鉢淨資造七級浮圖，以藏所得匡山金輪峯如來真身舍利。其石採自七星巖，方命匠經始，是夜石自崖隕下，穿水月宮後牆。攻之，精潔如玉，適供一塔之用，無留餘者。復得紅紋石以為臺基，四段合成，結方六尺。鐫已，以水磨，瑩如碼碯色，文理湊合天然，無參差斷續之跡，人共神焉。及塔成，清晨有紅蓮花現於簷端，大七八尺，光燄燭天。舍利入塔之日，多現奇祥，因名曰“瑞塔禪寺”。師往來兩山，所成就者甚衆。嶺海之間，以得鼎湖戒為重。博學多聞，通內外典，焚膏繼晷，箋註繕寫，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至老不倦。尤善梵音，會不空三藏、金剛龍樹諸家之祕。古德稱寂音為僧中班馬，師殆法門之程朱乎！一日，不肖瑄問：“古人云‘一聞便悟，已涉程途。佇思停機，喪身失命。’直令學人無開口處。”師卓拄杖云：“會麼？”瑄曰：“已涉程途也，喪身失命也。”師云：“居士得恁伶俐。”因為予言修行之途，服膺至今。師平生接待學人，一稟棲和尚與雲棲、博山遺教，多以戒律繩束後學，不事拈椎豎拂。間有隨機指點，亦本分鉗錘，不以自見也。凡事屬三寶，雖鉅費弗悵。度身量腹，壞衣粗食，用以度經籍，庀丹鉛。一切榮名利養，如窗塵陽燄，一瞬而已。居常數千指圍繞，皆手自拮据。性至孝，每逢孟蘭及諸聖賢降誕，必竭誠辦供，以資父母冥福。丁酉春，以西洋白氈繪千手眼大悲聖像，高七尺許，用香汁為膠，令繪者日必沐浴。像成，罄淨資延集大眾，先為講釋《大悲懺法》宗趣；次乃三七日修禮，感大士身金色，所執青紅二蓮華頻放白光，四衆咸睹；復引道俗三百餘人立報恩會，修西方白業，永遠奉行。年七十餘，猶以未酬宿願，復往金陵、寧波，禮長干、阿育王二塔，廣陳妙供，飾以珍寶。都人環觀贊嘆，得未曾有。丙寅四月八日，師授戒畢，曰：“這回相見後，相見不相逢。”衆未會。五月朔日，示微恙。二十二日晨刻，命侍者敷具而坐。大眾請曰：

“願和尚久住。”師索筆書曰：“今年七十五，生死如昨夢。當處即解脫，錯會墮無窮。”衆曰：“未審報諸方否？”復書偈曰：“生來不曾說，死去何消聞。我來由我去，不許報訃音。”衆擬更請，已怡然示寂矣。溯其生萬曆辛亥，世壽七十五，坐夏五十三。塔全身於鼎湖慶雲禪院之右。凡三坐道場，得度者不可勝計，傳法弟子慧弓誦為上首。所著《梵網經畧疏》、《心經添足》、《準提會釋》、《式叉摩那戒本》、《歸戒要集》、《沙彌律儀要畧增註》、《沙彌儀軌頌》、《兜率龜鏡集》、《觀音慈林集》、《解惑篇》、《六道集》、《瀉山警策句釋》、《木人剩稿》，前後著述凡百有餘卷，板藏浙江嘉興楞嚴寺行世。不肖瑄下根鈍器，兼以多病失學，每見世間文字及諸方語錄，輒眼昏頭眩，不能開卷。得師著述，便一心繙閱，如饑兒得乳，窮子知歸，雖膏殘燈灺，風饕雪虐，未嘗一日釋手。夫異量之才不世出，中人以下，未免資繩墨以匡植之。師之德音慈誨，沁人心脾，使大地之墨穴一空，末法之迷雲頓掃。豈非人天眼目，大法金湯，胥有攸賴哉。

鼎湖山第二代住持在慘禪師塔志銘

明啟禎間，博山無異和尚高風獨唱，門庭孤峻，洞宗為之再振。受其鉗錘者，之諸方皆為龍象，而博山堅持“見過於師，方堪承授”之旨，雖許可如雪關閭公，終不付囑也。雪關五主道場，體博山遺意，亦無所付囑。其時機鋒相契，為諸方所傳仰者，在吾粵則有鼎湖在慘弘贊禪師。師新會朱氏子，父號碧衢，嘗游陽江，以才品為士大夫所重，因留居焉。師生而穎悟，有異凡童。弱冠執二親喪，因斷葷腥。閱《壇經》，有所感發，遂矢志參學。端州上迪村有長者梁少川，卜地於鼎湖蓮花洞，將葬，夢神人訶之曰：“蓮花洞是朱家地，非爾所有。”及師至端州廣利，晤居士陳清波，因與少川輩為世外交，少川聞師姓與夢符，遂欣然（十六）施此地。崇禎癸酉，師始刈棘縛茅，創立精舍。甲戌，禮棲壑大師於蒲澗，



薙染受具，服侍二年。以己事未明，乃請棲大師住鼎湖，孤笠芒鞋，度嶺而北，遍參諸方。時雪關禪師住杭之妙行，師往依之。侍立次，雪關曰：“先師有垂語三則，汝還委悉麼？”師曰：“請和尚舉示。”關曰：“不萌之草，為甚能藏香象？”師曰：“好者畜生，欲隱微露。”關曰：“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曰：“五眼覷不得。”關曰：“徹底無依，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鋤卻虛空帶活埋。”關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珍重。次謁平窑、徑山、天童、雲門諸尊宿，莫不入室當機，箭鋒相拄。回覲雪關，關問曰：“子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某甲不見一人。”關曰：“眼何太高。”師曰：“和尚莫污人好。”關曰：“還見老僧麼？”師曰：“若見和尚，何異諸方。”關曰：“老僧今日欺汝不得也。”師曰：“爭敢冤屈和尚。”關曰：“三十棒自領出去。”師曰：“和尚莫全靠學人好（十七）便休。”時余集生中丞邀師住靜於杭之橫山，雪關囑之以偈曰：“禪如獅乳貴真器，非器盛之成枉棄。若個男兒不丈夫，脊梁挺起須剛利。聖凡截斷心如墻，迸碎虛空連架墜。活路生機死得回，此回見山不是醉。宗乘教窟徹掀翻，自在縱橫何諱忌。佛祖逢之遭罵訶，男女誰家不魔魅。君臣賓主強安排，自笑真人真無位。者畔閒名書牯牛，那邊卻懶騎金翅。逆流洞水看波瀾，一任傍人添意氣。黑狗今朝爛銀蹄，石人昨夜懷胎出。”癸未秋，偕羅峯麗大師謁曹谿祖庭，遂居英德之西來山。念戒律為佛法綱領，末法多逐狂禪而輕戒律，是猶不步而趨也，乃研窮教義，以扶正法，首疏《四分戒本如釋》、《四分律名義標釋》，海內宗之。順治戊戌，棲大師遷化，四衆奉師繼席鼎湖。戒律精嚴，為諸方推重。棲霞竺庵成公與師書云：“展玩諸著述，窮微發隱，圓照無遺。自非爛熟教乘，冥通宗趣，未易及也。”白巖位中符公如書云：“接大教，如對春風化日，又如遊龍宮，奇珍異寶，燦然盈目。謂先瀛山不現住世間，則其人知欠頂門眼必也。”瀛山，雪關初開法地，故世以是稱之。雲岫巒公繼席瀛山，與書云：“先師法脈，有九鼎一絲之憂。巒實枯朽無似，不過守先人基

業而已。唯大法兄撐天孤骨，不偃時風，真先師克家子也。唯冀逆轉船頭，以先師法道自任。真風扇於嶺南，正所謂滔天白浪，先師靈骨猶存也。”其為一時耆宿推許如此。然自棲大師承雲棲、博山兩老人遺教，以三學箝束後昆，不專豎拂棒喝。師繼席，亦復因之。間有隨機指點，亦不以自見也。康熙甲辰，南海麻奢鄉有長者陳公孺施地三十餘畝，師建以為寶象林。採端州七星巖白石，造浮圖七級，以藏所得廬山金輪峯舍利。方石匠經始，一夜，石從巖頂隕下，取以為塔，瑩潔如玉。復取紅紋石以為臺基，石紋四合如一，無參差斷續之跡。人共神之。其地未建前，每有祥光燭天。及塔落成，清晨有紅蓮花現於檐前，大七八尺，光燄四射。因名之曰“瑞塔禪寺。”師往來兩山，所成就者甚衆。嶺海之間，以得鼎湖戒為重。師性至孝，每逢孟蘭日，必盛供三寶，以資父母冥福。又常虔修《大悲懺法》，感大士示現，手執青紅蓮花，頻放白光。四衆咸睹。師年七十餘，猶以夙願未酬，往金陵、寧波，禮長干、育王塔，飾以珍寶，都人聚觀讚歎。丙寅四月八日，師說戒畢，告衆曰：“者回相見後，相見不相逢。”衆未會。五月朔日，示微疾。二十二日，命敷具法堂，師端坐。大衆請曰：“願和尚久住世間。”師索筆書偈曰：“今年七十五，生死如昨夢。當處即解脫，錯會墮無窮。”衆曰：“未審還須通報諸方否？”復書偈曰：“生來不曾說，死去何消聞。我來由我去，不許報訃音。”衆擬更請，師已怡然示寂。溯其生萬曆辛亥，世壽七十五，坐夏五十三。塔全身於鼎湖慶雲禪寺之右。師生平以弘護正法為己任，孤高嚴重，衲子憚之。士大夫則重其直諒多聞，樂與之交。凡三坐道場，得度者不可勝計，傳法弟子慧弓為上首。所著《梵網經畧疏》、《心經添足》、《準提會釋》、《兜率龜鏡集》、《觀音慈林集》、《釋叉摩那戒本》、《歸戒要集》、《沙彌律儀要畧增註》、《沙彌儀軌頌》，并著《解惑編》、《六道集》、《瀉山警策句釋》、《木人剩稿》，并撰《須彌世界之圖》。前後著述凡百有餘卷，板藏浙江嘉興楞嚴寺行世。夫異量之才不世出，中人以下，未免資繩墨以匡

植之。師之擔荷宗門而尤以戒律自任，所以救世也。博山、瀛山之風，可仰而逾揚，欲蓋而彌彰者矣。銘曰：

宗風西來，粵疆是即。爰及《楞嚴》，廣州初譯。五嶺巍巍，斯為佛國。曹溪發源，演於遷、寂。萬派千江，皆其涓滴。偉哉吾師，孤高無敵。劍樹刀山，懸崖峭壁。示以梯航，任其自得。戒律精嚴，本根以植。如適萬里，先豐羽翼。飛而能至，固為爾力；飛而不至，永終沉溺。三紀提持，度生千億。著書如林，人天是式。鼎湖之峯，荷鋤手闢。洞水滔滔，際天無極。

第三代繼席弘化石門和尚年譜

師諱傳源，字湛慈。初隱居於石門山，因以為號焉。廣州龍津馮氏子。明天啟元年辛酉歲九月二十七日示生，甫七齡丁卯歲發志出家，禮龍津慈度庵仰素禪師薙染。年二十有三癸未歲臘月八日，禮本山雲頂老和尚圓具，親近十有三年，學律閱教，深得宗旨。年三十有六丙申歲發足參方，初抵武林報國寺，副講《楞嚴經》。次年丁酉參覺浪和尚，入室印可。年三十有八戊戌冬，罷參南還，復入鼎湖，輔弼二代法席，監慶雲院事六載。年四十有三癸卯歲解職，歸隱於西寧車涪山中。後開山於石門之梅磴。六十有六丙寅歲，草堂示寂，眾推住持。十一月十五日奉師據室，匡徒領眾，一遵雲頂之教，主法六年。清康熙辛未歲八月初二日示寂，僧臘四十有九，世壽七十有一。前後得度弟子百有餘人，得戒弟子三百餘人，別載《戒錄》，茲不具述。生平行履，載在本傳及本山《塔銘》。

湛慈和尚傳

師諱傳源，字湛慈。隱居於西寧之石門山，因以為號焉。俗本順邑龍津馮氏子。兒時嬉戲，常聚沙為塔，率眾羅拜趺坐，經行

一如僧禮。稍長，舉措安詳，仁慈愛物，不苟言笑。識者謂高僧再來，異日當續慧命也。年七歲，求出家。父母不可，終日哭泣斷食，懇求哀切。父母知不可奪，乃許之。送至本鄉慈度禪院，禮仰素禪師剃落。師在慈度年最少，志最堅。服勞執勤，每先大僧而出。授以梵業，過目成誦，自能解義，不假師說，蓋其夙習未忘，觸處洞然也。年二十三，禮雲頂老和尚受具。親近十三年，研窮經律，參究禪理。因閱《楞嚴》有省，乃發志參方，廣求印證。年三十六行腳，初遊武林報國寺聽教，混跡稠中，無有知者。一日，出衆與講主論義，反覆問難，窮極精微。講主屈服，推為副講。師每就座，發揮不落言詮，不違聖意，單提直指，言簡義該。四衆傾聽，聞所未聞，遠近相傳，贊嘆希有。講主語師曰：“子乃宗門龍象，講席中不宜久屈，可往參明眼人為子點睛去。”師遂辭行，謁天界浪和尚。一見知為法器，覲面落草，針芥相投。入室契機，密受印可。尋歸嶺南，復造雲頂，留住六年，監慶雲院事。後入西寧，匿影於車涪山中。數年復出，闢石門山建梅磬精舍。道望日隆，四方學者多從之遊。丙寅歲草堂和尚順世，慶雲虛席。衆推師據室，主持禪律。師謙讓再三，乃允所請。十一月十五入院，重興法社，振起宗風。禪、淨、律三教并行，一遵雲頂軌則，諸方爭拭目焉。年七十有一，偶示微疾，領衆如常。一日，遽辭大衆，囑以後事，端坐而逝。師住持六年，正身率物，不務苟安。二時粥飯，兩堂課誦，隨班出入。勞役普請，領衆必先。粗衣弊履，不務莊嚴。蔬食菜羹，未嘗偏衆。生平立教，不尚文字。入室問義，剖晰無遺。口吃寡言，簡於應對。當機轉語，迅疾不停。名雖未紹祖燈，位乃繼承法席。行履居然衲子，徽猷不讓法王。若非過量大人乘願再來，則為獨覺聲聞遊戲三昧者。□□□□法社垂秋，如師之流不可無一也。

第四代東湖契如老和尚塔銘

東官尹崧撰（吏部。號喬岳）

師諱元渠，號契如，番禺蘇氏子。生有異瑞，先夕母夢慶雲覆室，金龍繞身，翌日而生師。既生，清迥異常，見者嚚之。六歲，隨母齋居，即斷葷麪。十五，入寺禮佛，慨然有出世之志，請諸父母，不許。乃與里中同志結社念佛，衆推師為淨友長。遠近化之，莫不皈敬。年二十五，堅志辭親，詣訶林雙桂洞，禮宗符和尚出家。越二年冬，詣鼎湖山慶雲寺，禮棲壑和尚受具。在山結夏，窮究律部，修習毘尼。滿夏自恣，纖毫無犯，衆共欽之。乃請假還雙桂，事師服勞，朝夕匪懈，戒律精嚴，禪觀綿密，宗嚚重之，及住持華林，委以監院，四方雲水，聞風輻輳，創造煥新，規模弘遠，皆師之力。年三十五，發足參方。既度嶺，遍遊叢席。謁竺庵和尚、汝航尊宿之門，咸許入室。未幾隨宗南還，煙水百城，弗竟厥志。既歸嶺南，奉職於華林、雙桂、東湖諸刹，拮据靡寧，而參究不輟。先後入室酬唱，皆蒙印可。辛亥春，當路啟請宗主法雲門，師隨杖而往，受職都寺。是年冬，宗示疾，還華林。師晨昏左右，親侍藥食，從容請曰：“和尚萬一不諱，某甲奚歸？”宗曰：“汝為人誠重，可以傳戒。往往東湖，化導一方，繼吾鼎湖棲翁之風規足矣。”師泣受遺命。宗尋示寂。大事既畢，師還東湖，心喪三載，復受當道請，住持雙桂，四衆皈依，幾成叢席。師以昔年度嶺，撥草瞻風，未酬夙願，擬續前遊，與同門竺仙師腰包復往。庚申春，發足行腳。初入淞中，謁楊墳、南澗、天竺諸大老，皆有機緣，挽留受職。時師方有五臺之行，遂不果留。後聞臺山道阻，乃取道入天童，參山曉和尚。山一見，知為法器，委以監院。臘月傳戒，復請師為壇中教授。時天童五百龍象，莫不刮目。是冬結制，師在七堂得個入處。山再三徵詰，乃呈偈曰：“三十餘年枉用心，無端時逐外邊尋。蒙師一擊冰團碎，始識眉毛眼上橫。”山為

印可。次日，山上堂，垂問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隕，為何玲瓏巖寂然不動？”師云：“饒他出一頭地。”山云：

“卻被闍黎道著。”師禮拜。依止一年，辭歸。山授以衣拂手卷，有云“默默傳持只此心，他時後起茂如林”之句。師既受囑，歸東湖，掩關三載，名播諸方，東湖門庭，煥然一新。辛未秋，鼎湖虛席，端州當事暨四衆道俗、闔山耆宿具啟請師住持祖庭。師初謙讓不遑，因念宗翁末後授記之語，乃俛從衆請。師既入山據室，恬澹無為。鐘板堂規，一遵棲翁前軌。惟以慈心悲智，隨機接物，內祕外現，旁敲正擊。雖不說法，猶熾然常說也。住持九載，日食千餘指，屢經荒旱，未嘗缺少粥飯，皆由願力弘深，天人默護也。己卯秋，師以戒期歸東湖。至次年庚辰三月初澣，忽示微疾，絕粒不食七日，怡然順化。衆請留偈，師豎指書空，作一“無”字。示寂之日，縑素雲集，哭踊號咷，如喪考妣。良由道德感動，誠信交孚，為群情所歸慕也。師生於明天啟丙寅年五月初十日酉時，終於今康熙庚辰年三月十五日子時。世壽七十有五，僧臘四十有九。生平律身勤敏，持戒精嚴，待人慈恕。雖極勞勩，不廢禮誦。晚年多病，食不過中。徒衆過犯，不妄鞭撻。初心之士，樂遊其門。前後得度弟子光益等，及所出法屬數百餘人，得戒弟子千餘人。其聞風向化，受三皈五戒稱近事者，指不勝屈。初，東湖之建也，由先府君太常公，身歷宦途，心存淨業，常與宗老人為方外之遊。丁未秋，捨地於東湖之旁，建立梵宇，延宗翁為初代住持。日後流傳，永歸法社。因緣漸廣，日增修築，則師之力居多。師歸自鼎湖，適予暫致詮務，候補林下，與師盤桓，不忘兩世不好。方期師壽遐齡，待予成宦歸來，結吾生未了之緣，成先人未竟之志，豈意法幢遽傾，金臺遄駕耶。師既示寂，閱辛巳年四月初十日未時，門弟子光益等奉師遺命，全身建塔於窩嶺丑向之原，屬予志之。繫以銘，曰：

正法西來，覃敷像季。五葉一花，分芳苗裔。於維大師，乘願出世。眉山象賢，華林高弟。雲頂毘尼，天童骨髓。時至理彰，心空及第。望重雲門，功高雙桂。繼席東湖，宗風遐被。獨坐雄峯，

慶雲現瑞。山高水長，道隆德備。力挽狂流，激清垢穢。手建法幢，掃除氛祟。方冀遐齡，龍天弗惠。慧日西傾，禪河東逝。遽隱寂光，蘿龕緊閉。宰堵全身，金爛就位。萬古千秋，四楞著地。玉蘊珠藏，山輝澤媚。三會再來，真如永契。

第五代空石意和尚塔志銘

從陽張德桂撰（翰林院。號梅麓）

吾粵自盧祖傳法，而後分布門庭，闡揚宗旨。曹溪一脈，源遠流長，沿至於今，號稱極盛。然而垂秋象運，乳酪漸漓。豎拂拈椎，競憑曲盞，法門亦滋矣。惟鼎湖慶雲一席，提唱宗乘，弘宣教義，淨、律兼修，人天共仰。蓋自雲頂開闢於前，草堂建立於後，嗣是繩繩相守，擴而大之，神而明之，要皆善繼善述，推賢讓能，領衆匡徒，人心悅服。雖運用微有不同，無非為法門撐拄，譬如操舟而渡江湖，或揚颿，或捩柁，總之欲其舟之濟而已。瑞峯禪師主席慶雲，接梅磬東湖之後，實為五代。承先啟後，四衆皈誠。領院五年，法幢遽謝，顧其實行高風，不可沒也。會其徒具狀來請銘，爰泚筆以志之：師諱傳意，字空石，號瑞峯。產於增城之沙堤鄉，姓伍氏。先世諸父多以文學顯。父公望，母盧氏，生平諦信三寶，行諸善事。師為第四子，頭角嶄異，二人嘗極鍾愛。幼穎悟，授以章句，即能成誦。出而就傳，文義卓乎可觀，諸先達多器重之。稍長，喜作佛事，見圓頂方袍者，輒欣然樂就，請受供養。時即有出塵離俗之志，而父母未之許也。尋聞草堂在公闡化端州之鼎湖山，潛往禮足，一見投契，志遂決。年十九簪剃，二十圓具，得度後未嘗一日遠離巾瓶。未幾，隨杖入金陵，禮報恩寺阿育王諸塔，設供舍利，營諸勝膳，備極莊嚴，得大如意，師之力居多。既而歸嶺南，侍老人尤謹，事無鉅細，悉肩任之。時草堂《律部疏註》告成，師奉命送板入嘉興藏流通。前後跋涉，不辭勞瘁，不致隕越，老人深為嘉嘆。丙寅春，草堂順世於象林。師行未返，遺囑以象林

院事付託弟子四人，師居上首。師既南歸，執心喪如考妣，竭力營建老人全身之塔於鼎湖山棲師翁塔下，體先志也。甲戌之夏，西流汜濫，象林堂寮，俱經圯塌，衆鮮寧居，師毅然興復，不替月而完好如初。漸而百廢具舉，自大士香殿以及祖堂、草堂、檀越諸堂，鱗次修葺，視昔有加。丙子，師在象林，復置香燈田二十餘畝，創造客堂，重修廊廡，其塔殿前月臺，一皆砌築完固，燦然改觀。師之竭志盡力於祖庭有如此。師生平專心律學，不事言詮，慈悲接物，謹守先訓。自奉菲薄，而供衆則從豐潔，所入供養金錢，不以自私，解衣推食，人人悉愜其願以去。出遇物命，即贖放生。晚年建無量殿一所於象林之左，為退居計。無如鼎湖祖業，日就荒涼。衆援入山，監院三載。後受鄉紳耆宿、諸山眷屬請，主持法席。再三遜避，強而後可。時諸方慕師標範，爭欲延致闡化，師堅臥不赴。如東莞金繩寺三請師，皆力辭之。師住持日久，力倦於勤。自出淨財，創如幻堂於指月樓前，將以逸老。復睹雙樹舊堂將圯，留貯百金，為將來修葺之資。諸事就緒，乃少休息焉。師自癸未季春領衆以來，功德不可枚舉，此其概也。丁亥八月，師示疾，至初八日亭午，召集大衆受遺囑已，端坐而逝。三日後拈龕，顏色如生，識者謂定力所致云。師生於順治壬辰年四月二十日未時，示寂於康熙丁亥年八月初八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三。以丁亥年九月二十日奉師全身塔藏於鼎湖鳳山之原。銘曰：

象教聿啟，廣布沙門。巨燭昏衢，惟師獨尊。主席鼎湖，佛印真傳。花雨幡風，硯龍經猿。古剎復修，堂室莊嚴。甫及五載，隻履言旋。建塔鳳山，象伏獅蹲。有松有竹，有峯有巒。靈苾不昧，於萬斯年。

第六代住持圓捷機和尚塔志銘

岡州李朝鼎撰（翰林院。字彝侶）

師諱一機，字圓捷，別號逢場。番禺環滘鄉吾宗李氏子。先世

諸父多以儒顯。師生數載，穎悟絕倫。從祖太岳公口受章句，過目成誦，一覽無遺。性頗放逸，不拘繩檢，常恢諧遊戲於群兒徵逐之場，祖弗能制，苦之。強記，日授萬言，不旋踵如夙習焉。祖既喜其慧，又慮其放也，卜之星曆，推算之言曰：“必魁多士，非凡兒比也。”祖深信之，期以大器。族黨有先達者，許以後起。年十四，父母為納采於名族，師力阻之，曰：“吾不娶也。遲當出世，奚以家為？”父母聞而叱之。師作詩明志，有“昔是今非短復長，名名利利總茫茫。塵緣如此誓拋卻，一榻跏趺獨面牆”之語。從此矢口成文，支離放達，見者疑信參半。先是，九歲出就外傳，至十有八。中間因病彌年，未嘗一日釋卷。積稿盈笥，束之高閣而已。父客湘公憐其才，勉以應舉，因病中止，物論惜之。母陳氏，事二人至孝，長齋繡佛，奉三寶如事二人。常淨施奩資，買地建庵於其鄉，延僧居之。師與僧遊，出世之志決矣。年十八，太岳翁去世。師以衄血久疾，遭時鼎革，慨然嘆曰：“世事如此，不出家奚待？”遂斷葷酒，明年，家以佛事延僧梵唄，師從僧往還庵中，一期決志長往。父母泣留，親友勸挽，不從。潛治行裝，歸辭父母。舉家慟哭，師不為動，拂袖而出，將遠適矣。同住僧止之曰：“毋遽行，請為子遊說。”語其親曰：“汝子根器最利，再來人也。勢難（十八）強之入俗，盍聽之。異日超佛越祖，二老人承願生天，非人間世樂之比也。倘恩愛未斷，請留汝子於庵中，緩其行腳，俾成僧相，不違初念。冬夏晨昏，招呼即至，雖出世猶在家耳。倘不見許，必腰包出門，非鼎湖則西來矣。”父母聞而遽之，權聽僧請，處之近庵，給薪水焉。師雖暫住，終以師資為疑，決求良導。明年，偕僧還里，建立精舍，假館於鄰。非母命不歸，歸則面壁中庭，未嘗入室。衣服飲食，威儀細行，儼然僧也。父母久而化之，勉令出家。師即日結束，辭親而往，禮大德以霽長老於寶安之廣慧庵，得剃度焉，時年已二十矣。師晚年作《出家頌》，止於二十，蓋以此云。師既剃度，念具戒未圓，大事未辦，乃入鼎湖謁雲頂棲老和尚，求受具足戒。窮通三藏，發明大事。棲翁順世，輔

弼繼席在公，分化西來。宗公中興雲門，多所建立。本山前後創造，一切土木旁午，大用繁興，皆師盡心竭力，不求助不施勞所由成就也。繼在公主席者，三易住持。以德以功，師應正位，乃謙讓弗遑，遜而弗居。南方諸刹請師開法，皆堅臥不起。晚營一室於本寺西北隅，顏曰“芻廬”，將終老焉。傳至五代，祖道將興。衆心共戴，行籌勸請。不得已俯從輿望，勉居法席。門庭夙習，補救弗遑，法幢遽傾，桑榆日沒矣。師生平制行端方，持戒精嚴，雖極困（十九）病，未嘗過中啖食。監院、典庫及大小諸職，莫不鞠躬盡瘁，整肅清規。念末法出家，鮮存正信，權借文字，化導群蒙。所著有《塗鴉集》、《逢場辨惑》諸書，膾炙人口，諸方叢席，往往奉為龜鑑焉。師生於大明崇禎庚午年四月念八日午時，終於清康熙戊子年閏三月十七日午時。世壽七十有九，法臘五十六夏。住持本山慶雲寺，僅歷寒暑。示寂頃，沐浴端坐，集衆遺囑，諄諄以祖庭繼席為念。脫去逾日，顏色如生，蓋定力所致云。予與師同出伯陽之裔，早年同學于鄒魯之門。雖中道分岐，究竟造車合轍，靈山一會，至今儼然。師塔既成，屬為之志，不容辭也，據狀以次其行焉。為之銘曰：

蓮華之峯，鼎湖之谷。鳳舞鸞翔，龍降虎伏。鬱鬱黃花，青青翠竹。闕彼靈光，遐哉芳躅。律演南山，書藏石屋。萬古徽猷，五燈照燭。銘以貞瑕，封以金粟。千秋萬祀，當知有慶雲六代之住持，棲壑老人之高足。

鼎湖山志卷四

清規軌範第八

娑羅樹下，遺教叮嚀；百丈山中，清規炳著。諸佛列祖，曷嘗不以實法與人。後世兒孫，所當循塗守轍者也。雲頂規範，悉稟雲棲，言簡義該，信賞必罰。間有後賢繼起，無非因時制宜，其於前人立法之大旨，未嘗少加於毫末。奈何時移世易，日久弊滋，上智之士，忽以尋常中下之根，厭其拘束。遂致煌煌祖訓，等諸紙上陳言；凜凜僧規，徒資座間談柄。□□□□誰與挽之。爰述前聞，用繩後進。晏安，鴆毒也；忠言，藥石也。願各洗心，毋忘逆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清規軌範志》。

本院不置田約（初代和尚立）

夫舍家出家，期登覺岸。怖四生之苦趣，厭三界之無常。六親之至愛既辭，五欲之深耽何有？是以虛妄之俗已棄，真實之法應歸。去鄙悖懷，開廓遠志。幻身莫惜，正念宜存。休餐邪命之饑，甘作非佛之子。不見世尊舍金輪寶位，乞食檀門；脫珍御龍衣，蔽形割截。典型具在，榜樣儼然，若不依他，誠非釋種。爾乃好心離俗，發足超方，胡不為道孜孜，而乃憂貧切切？勤求方便，廣置田園。常恐苦我以饑寒，動輒措懷于粟帛。將謂家豐所貯，歲歉無虞。綢繆牖戶於未陰雨之天，免役形骸於彼然眉之地。曾不思當初一念，為著何來？大事未明，諸緣安繫？既身、命、財而輕視，奚衣、食、睡之足云。況先佛記決不吾欺，汝若修行，則如來白毫一分所照，受用不盡，終不勞汝枉作安排，妄生籌量。如其懈怠，濫廁僧倫，縱令富積千倉，止益兒孫業累。分房分稅，食酒食葷，造

地獄譬尤，惹人間唾罵。遠觀覆轍，良可酸心。故我鼎湖慶雲寺，自甲戌年開創以來，本無田產，所給皆藉十方，從無儲集，日用不虧，益信佛言有據。為此諄諄特行嚴約，誓遵佛制，不置田園。凡我後昆，深體斯意。一心念道，慎勿他圖。自感龍天歡喜，密祐維持。倘不是依，名為敗教，壞規滅法，自取沉淪，鳴鼓攻之，非吾徒也。仰祈三寶證明，天龍昭鑒。

祖訓

深居蘭若，專為修行，如或不然，來此何益。今與衆約：能相體悉，乃可同居，不肯遵行，毋勞共住。謹錄僧約十章：

第一，敦尚戒德約

破根本大戒者，出院；誦戒無故不隨衆者，出院；不孝父母者，出院；欺陵師長者，出院；故違朝廷公府禁令者，出院；習近女人者，出院；受戒經年不知戒相者，出院；親近邪師者，出院。

第二，安貧樂道約

飲食不甘淡薄者，出院；著艷麗衣服者，出院；泛攬經事者，出院；爭鬬錢者，出院；田蠶收養者，出院；聚集男女，效世法齋會者，出院。

第三，省緣務本約

無故數遊人間，數還俗舍者，出院；集學應赴詞章、笙管等雜藝者，出院；習學天文、地理、爐火等外事者，出院；習學閉氣坐功、五部六冊等邪道者，出院；好興無益工作者，出院。

第四，奉公守正約

非理募化者，出院；侵尅信施者，出院；擅用招提之物者，出

院；廢壞器用不賠償者，出院；偏衆食者，出院；不白衆，動用無主僧物者，出院；臨財背衆苟得，臨難背衆苟免者，出院。

第五，柔和忍辱約

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出院；威力欺人者，出院；侮慢耆宿者，出院。

第六，威儀整肅約

戲笑無度者，出院；褻瀆經像者，出院；衣帽故不隨衆者，出院；高聲爭論，三諫不止者，出院。

第七，勤修善業約

無故屢不禮誦者，出院；執事慢不行其事者，出院；惡人警策昏沉者，出院；試經久不通利者，出院；不信淨土法門者，出院。

第八，直心處衆約

挑唆彼此鬭爭者，出院；樹立朋黨者，出院；機詐不實者，出院；謗訕清規，誣毀清衆者，出院；情識私結不正之友者，出院。

第九，安分小心約

大膽生事者，出院；謬說經論者，出院；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無知著述誤人者，出院；招納非人者，出院；擅留童幼沙彌者，出院；己自不明，好為人師者，出院；哄誘他人弟子背其本師者，出院；無大故，擅入公門者，出院；妄議時政得失是非者，出院；輕心謗斥先聖先賢者，出院；以常住產業與人者，出院；侵占人產業者，出院；另為煙爨者，出院。

第十，隨順規制約

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出院；有過，罰而不服者，出院；住

寺名不入僧次者，出院；知事人更變成規者，出院；凡事不白師友，恣意妄為者，出院；故與有過擯出人交往者，出院。

已上僧約十章，叢林吉格典型。共住宜當遵守，堪成種智之因。

崇禎丙子佛成道日，住持棲壑道人立。

草堂和尚警策

警策緇素

世界空花，人身夢幻。一切諸法，悉屬無常，無可恃怙。若不修行，則隨其幻境，飄流長劫，無有返期。是故如來愍此，出現於世，以法教之。令其息煩惱火，竭愛欲流。處涅槃城，脫生死殼。然修行徑路非一，要而言之有三：曰參禪、念佛、修觀。禪本無門，非夙具靈根，多墮歧途。末劫庸流，誠難悟入。觀心微細，如無般若之慧，罕能階證。惟有念佛一門，最為捷徑。自古至今，愚智同修，男女共趣，萬無一失。如四料揀（二十）所明，祇要自辦，肯心勿疑，自之不得，但心心不忘六字洪名，目觀耳聽，歷歷分明。稍不分明，非昏沉即散亂，速宜發起精進，續前淨念。光陰不棄，自然淨念相繫。縱未相繫，而心心淨土，念念彌陀，即寸步不移。現處極樂，又何待身後神歸安養？有斯勝利，可不努力向前，將此數十年之幻質，換得常樂我淨之法身。寧不快哉！寧不快哉！頌曰：三界猶火宅，八德本清涼。欲離堪忍土，棲心安養鄉。六字如輪轉，淨念自相將。彌陀非別有，智人當自強。八萬四千相，不離我心王。何勞再按指，方為極樂邦。

警策近事

人生如夢幻，備足八種苦。當早求解脫，棲神安養好。若問彼中因，信為第一步。淨念是真行，願堅即徑路。直趨無有疑，出斯

堪忍土。

警策禪堂

生死呼吸，何無怖懼。汝經不明，汝律非著。心地未了，佛祖何似。說著心性，瞪眼相視。一言相觸，瞋火遍地。情訣相交，互為癡喜。寸絲粒食，不思來處。心識茫茫，夜眠小死。一聞曉鐘，翻觔落地。魂不依形，眼尚膠竊。隨堂演課，如波搖柱。食未到時，猶打瞌睡。食畢歸堂，聚三說四。三板敲來，捱香到未。不是狐思，便亂猜議。眼光落地，何能作主。天堂既非，地獄難避。牛胎馬腹，安能免之。縱得人身，愚癡無智。要如今日，誠難得矣。我此實言，決不相欺。其如不信，自看腳跟，穩未穩未。倘再閒談，不遵規矩，速出山門，必不與住。

警策淨業堂

欲修淨土，須清三業。三業既潔，淨土可成。三業不淳，淨土無因。故於二六時中，勤策身口意業。身勤則坐禪禮拜，口勤則諷誦默言，心勤則淨念相繫。如是晝夜六時做去，即淨土現前，三昧可辦矣。六時之外，不得言談接對，往來相看，以廢淨業工夫。如有違此規約者，堂主舉罰。三諫不從者，任汝出堂，東去西去。

警策老堂

不烹而飲，不炊而食。要溫則溫，要熱則熱。聽板過堂，碗鉢他洗。肩不挑兮，物不拈指。堂房精麗，床帳斯備。聖相巍巍，誠難值遇。任汝瞻禮，任汝想憶。何因而至，樂已云極。事事皆足，王公何異。晝夜思來，實應慚恥。年既風燭，寧無恐懼。一朝臥疾，百苦交逼。眼光掩卻，方悔晚矣。淨念不純，被業牽去。此生不了，曠劫難遇。欲脫輪迴，及時努勵。彌陀在望，時未忘伊。汝何不念，尅酬慈意。但得一心，迷悟休擬。忽然觸著，彌陀即汝。若了惟心，淨土在此。生即無生，去亦奚去。倘未契悟，且向蓮

池。同居彌陀，為汝指示。豁然解了，生佛者是。

警策衆職

夫為職事，本是輔翼叢林，供養佛法僧寶，成辦所修，自利利他之務，故須盡心竭力，猶恐心之不盡，力之未竭，何可厭煩，託事偷安，至有所失，彼此不備？然供他即是供己，各各成辦事業，所以搬柴運水，無非是道。作用唯在當人，豈可欣彼厭此，憚勞自逸。胡不見曹溪負舂，雪峯司飯，瀉山典食，徑山洗籌，百丈不作不食，壽昌終身力耕？俱有榜樣，悉成傳燈諸祖。由斯觀之，執勞服役，殊非分外事也。現前共住將二百衆，而常住各職事每每缺人，有力者即宜挺身向前，奚當退縮私安？除其不樂為佛為祖者，吾未奈之何也矣。

重申祖訓約

本山慶雲寺開創七十餘年，先後住持相傳六代，皆以戒律為本，禪淨為宗。矩矱精嚴，清規炳著。榜立僧堂，罔敢違犯。無奈世降法弛，風移俗易。當下所見，大不如前。山僧出世，承石洞先師遺命，不許為人混跡塵中，蹉跎歲月。自拚此身，不離學地。今因祖庭虛席，大眾見推，不量綿力，謬膺重荷，勉徇輿望，實負初心。入山以來，與衆浮沉，毫無裨補，先規玩愒（二十一），實所傷心。假或忍隱隨流，不免素餐，殊慚覆餗。茲擇祖訓中之切當時弊、可為龜鑑者，變而通之，約而舉之，臚為九則。公堂集衆，申明詳說。凡我同住大眾，倘以為可，則揭而出之，繫於祖訓之後。如曰不，便卷而藏之，俟之時節因緣，宜未晚也。

第一，不得私據房舍

本山形勢，局於恢弘，僧房有限，單次無多。從前住持，雖或捐資建立，初心為衆，原非為己。既屬十方常住，當與十方共之。

今後寺中所有寮舍，與衆同居，不許本人子孫認為己有。單次已滿則已，其或空閒，聽從常住處分。有事出門，鎖鑰交歸常住，不得堅閉本寮，有妨後至。

第二，不得私受徒衆

本山開山以來，先後出家，皆屬雲頂兒孫，分立雲棲、博山二派。縱有師資之分，不過親教之徒。今後凡有善男子入山求道者，先到客堂，引見謁祖，留住客次，著令隨衆服勞。堪為法器者，彙齊人數，卜吉分派衆中之有功德而無徒衆者，為親教之師。本人不得認為己徒，聽從大眾量能補職可也。

第三，不得私造飲食

本山戒律精嚴，過中不得啖食。粥飯之外，別造飲食，有違律制。虛消信施，大無慙愧。今後各寮所設大小爐竈，盡行拆毀。除老堂、病堂及淨業堂，須藥石盥浴外，餘皆廢之可也。

第四，不得私應法事

本山向屬真修，不比外邊。應赴一切世間吉凶法事，所得利養，俱要公點公差，不得私囑檀越，越次揀擇。如有受請，婉辭回互可也。間為父母師長下山作法事者，聽。但不得領常住職事人攙亂僧次。

第五，不得私作僧事

本山向來夏、冬二期，登壇受戒。僧、尼二部，依律通行。日久弊生，會中老宿，間有別衆下山羯磨與戒者，大不如法。禮聞來學，未聞往教。今後說戒，須得如法壇場，如法僧衆，不宜苟簡。會中法屬，身為法王，曾稱力生者，聽。但不得領常住職事人下山羯磨，有違僧制，自他不利，慎之可也。

第六，不得私化小緣

本山恪遵先訓，不設常住產業。二時粥飯，取給十方，盤米所入，未嘗匱乏。供養之需，聽其自至。除大興土木，歲時修建外，不許同住大眾私持緣冊募化衣單及一切小緣，增長貪饕，虛消信施。倘為常住化主，禪堂知浴，聽之可也。

第七，結夏後不得下山

本山持律，歷年以來，九（二十二）夏禁足，不違先制。自前安居至自恣日，不得別衆出堂。間有三寶事緣，必須羯磨，受日至期，還山銷假，仍從本寮安居。今後受籌之衆，和合共住，無生鬭諍。彼此教戒於佛法中，得增益安樂也。

第八，止靜後不得過寮

本山向稱律堂，仍開鐘、板。二時止靜，各須閉室習禪修觀。彼此過寮，閒談雜話，虛度時光，妨廢道業，大不可也。今後三板後，各宜遵守。糾察巡查，不得踈縱，違者舉罰。除常住職事人出入經理各務者，聽；病緣、難緣者，聽。餘則遮之可也。

第九，過午後不得覓食

本山持律精嚴，首嚴過中之戒。二時粥飯外，便須息念安禪，免增嗜欲，有玷清規。今後各寮大小爐竈，俱已拆毀。誠恐貪饕夙習，未能盡蠲，再加申飭。除老、病二堂藥石外，各宜慎之。毋以口腹之欲，妨害道業可也。

從上九條，姑舉其要。餘皆祖訓所有，無容再陳。願與同住勉之，互相糾舉，是所望也。

戊子年十一月初一日，鷲僧立。

五更誥祖訓

一更也，昏散交馳難脫灑。栗棘（二十三）囫圇錯口吞，翻然點雪紅爐冶。

二更也，萬事全拋一念空。塵世浮雲駒過隙，電光洞地徹天蒙。

三更也，纔出明星佛見前。擬議將心求的旨，閻浮早已八千年。

四更也，眉毛策起空雙眼。拈椎豎拂逞神通，折合還來輸我懶。

五更也，大夢人間誰覺者。日出茫茫虛度時，何曾虧借纖毫假。

僧鐸

東樵驚著

禪堂提唱

一刻又一刻，分寸光陰難再得。古往今來轉盼間，出息不回身是殼。人鬼關，蒙蒙黑。生死海，茫茫白。水盡山窮在眼前，殷勤報語參禪客。

一時又一時，無常殺鬼不相知。洗鉢歸來剛隔陰，撻椎聲裏送闍維。大火宅，小兒嬉。黑漆桶，野狐疑。有眼主人無眼客，反面無情知是誰。

一日又一日，玉兔金烏何迅疾。上床不見下床人，自家錯認他家物。少水魚，毋放逸。新羅鷄，休打失。鐘鳴板響幾多回，提起本參空鶻突。

一月又一月，光景無多圓復缺。仙萸落葉送青春，古鏡當臺羞

白髮。栗棘蓬，待吞咽。金剛圈，難透脫。黑白虛消息施多，遮莫戒壇催布薩。

一年又一年，分歲誰還粥飯錢。結夏自恣無學律，開爐解制不知禪。僧中臘，漸居先。本分事，竟茫然。空腹高心老耆舊，借問蒲團幾個穿。

一世又一世，歷劫多生無盡際。方袍圓頂享清高，戴角披毛酬夙累。中陰身，自牽制。泥犁獄，誰相替。即今休去便須休，莫待重來乞簪剃。

老堂提唱

不願百二如趙州，八十行腳心未休。不願千歲如寶掌，滄桑閱盡增惆悵。但須一念到萬年，何用三登還九上。憶昔當初脫白時，眼空三界無龍象。光陰強半易蹉跎，煙水百城空莽宕。自從身入老人場，壯志潛消氣凋喪。兩條寒涕鎮垂膺，一綑芒屨輸少壯。徒行一步當十步，嶺長百丈如千丈。青蔬赤飯栗棘蓬，藜羹茗飲桃花浪。只愁信施已難消，拚此身心作回向。百八菩提如意珠，六字洪名無盡藏。店遠村遙未抵家，水盡山窮須諦當。鐘初鳴，鷄再唱。殷懃借問老同參，百尺竿頭誰向上？

病僧提唱

竺土大醫王，來赴衆生請。也不須診（二十四）脈，也不須問癥。一服清涼劑，苦惱得禪定。內觀觀自心，反聞聞自性。自心無生滅，自性無垢淨。刮火燒不乾，業風吹不迸。衆生保幻軀，至人續慧命。幻軀等幻泡，聚散風中影。慧命如慧燈，朗耀當臺鏡。把鏡照幻形，形容有衰盛。把鏡照虛空，虛空無欠剩。無病亦無醫，無醫本無病。汝病不在頭，汝病不在腹。汝病不在耳，汝病不在目。汝病不在手，汝病不在足。識得本來空，四大無拘束。有身便有苦，無門亦無毒。定業不可逃，報緣隨往復。鐵輪頂上旋，魔軍四面伏。定慧自圓明，主人無退縮。戰勝錦衣回，飽食長命粥。符

至即便行，大笑辭華屋。驀直便還家，舊路無生熟。慈親正倚門，提攜重撫育。託體青蓮胎，翻身離五濁。報語息心人，安知禍與福。苦盡樂還來，得隴休望蜀。

驅烏提唱

小息慈，聽教誨。熟經律，知向背。一不殺，勿屠創。二不盜，勿偷害。三不淫，勿污穢。四不妄，莫欺昧。五不飲，勿醉憊。六塗香，七倡伎。八高床，十財賄。非時食，罪最大。長貪饕，破齋戒。如有犯，速懺悔。果無犯，善自愛。要精進，莫轉退。鐘初鳴，理衣衾。早上堂，先禮拜。隨大僧，習梵唄。二時食，勿懈怠。存五觀，戒雜話。食歸堂，毋出外。師有教，默領會。師責罰，甘伏罪。遭橫逆，勿芥蒂。清淨身，忍辱鎧。免欺凌，解冤對。日將晡，整衣帶。上晚堂，莫推捱。禮誦畢，歸單位。夜繼日，燈繼晷。勤讀書，詳解義。學問思，不偏廢。旋禮佛，及大士。求好相，垂加庇。除睡魔，生智慧。要成人，須忍耐。勿恃壯，老將至。日復日，歲復歲。再為僧，豈容易。戒之哉，勿兒戲。

五更提唱

一更了，晝夜須分曉。睡莫早，昏沉妄想成顛倒。二更也，塵世如奔馬。且放下，千金一刻難酬價。三更轉，今宵空過半。須打算，去日漸多來日短。四更初，底事莫蹉跎。夜無多，抖擻精神遣睡魔。五更收，好夢水東流。休休休，待等天明去牧牛。

同住警策

志帥有敕，誠爾卒徒。虛懷諦聽，罔或喧呼。世衰道喪，俗弊人殊。鮮廉寡恥，同流合汙。自暴自棄，可嗟可吁。吁嗟奈何，無容緘默。爰尋古訓，有懷先德。畧抒悃忱，敷陳警策。上智實難，不聞亦式。中人可移，毋忘藥石。譬之良馬，千里為期。一見鞭

影，電掣星飛。騫騰自若，警策奚施。惟彼駑駘，氣餒神疲。匪加鞭策，曷任驅馳。大地茫茫，浮生忽忽。地水火風，假合成質。胎卵濕化，含靈不一。六道三塗，人身難得。生際中華，長知有佛。割捨恩愛，棄俗為僧。君親弗事，墳墓不登。田園久廢，雲水無情。生死事大，名教為輕。功罪各半，成敗相仍。成如之何，超佛邁祖。為法忘軀（二十五），棄甘就苦。不尚攀緣，不耽華廬。誓度群生，同歸淨土。大哉丈夫，眼空今古。敗何底止，破戒隳名。撥無因果，違迂師承。妄談般若，謗方等經。惑亂流俗，盜竊虛聲。傷哉魔衆，汨沒死生。殆有清流，陷溺文字。半偈未參，三乘弗肄。正業荒蕪，無慚無愧。外學沉酣，如癡如醉。法服徒披，世儒何異。更有狐魅，肆志冥頑。穿州過郡，翫水登山。乞緣權貴，婢膝奴顏。廁名叢席，鬼怪神姦。業緣待盡，果報循環。復有下愚，無知罔識。濫廁僧倫，止圖衣食。好逸惡勞，舉枉錯直。飫酒啖葷，耽眠近色。信施徒消，光陰虛擲。若斯流弊，實難具陳。大養濟院，蓄此魔民。無間黑獄，虛左邀賓。一朝老病，展轉嗔呻。無常殺鬼，夕不待晨。穀穿雀飛，眼光墮地。劍樹刀山，苦難逃避。出此入彼，披毛帶喙。報盡還來，盲聾癡廢。歷劫輪迴，多生淹滯。苦為樂本，樂屬苦根。欲離惡趣，惟有一門。一門深入，窠臼掀翻。微塵世界，函蓋乾坤。何迷何悟，非聖非凡。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本體如如，真光燄燄。續慧命燈，秉活人劍。有照有用，無剩無欠。是曰上人，名真實驗。如其不及，且守初機。研窮律部，嚴淨毘尼。三千細行，八萬威儀。進止有度，語默知時。清規罔玷，淨行無虧。進而上之，註經弘論。具正知見，得佛心印。高座講筵，闡揚法蘊。依經解義，隨機答問。後會龍華，庶幾有分。其或不爾，梵行精勤。晨參晚課，耕雨犁雲。羶衣惡食，禁酒斷葷。不求利養，不驚名聞。蕭然物外，卓爾超群。或發大心，量能受職。輔弼叢林，奔奏法席。廣修供養，多所饒益。胼胝拮据，不遺餘力。耄倦退休，了無德色。或斷煙爨，分衛隨緣。鉢無殘宿，囊不留錢。塚中樹下，趺坐安眠。寒山拾得，文殊普賢。相逢

不識，把手入塵。從上高賢，僧中之傑。或隱或顯，誰優誰劣。如人飲水，自知冷熱。勗哉同人，追蹤往哲。彼此丈夫，更無差別。巍巍堂堂，頂圓袖方。祇林遺蔭，雙樹流芳。善信皈敬，檀越趨蹌。不耕而食，不織而裳。佛恩未報，夙夜徬徨。踐土食毛，堯天舜日。快睹昇平，安居蓬華。愛屋及烏，尊僧崇佛。力役無煩，追呼弗及。君恩未報，北望慙怵。三年懷抱，顧復劬勞。饑寒撫字，痛癢抑搔。昔焉彩服，今也方袍。瓶罄壘恥，匪莪伊蒿。親恩未報，中心鬱陶。何事參方，惟求見性。常存此心，首正尾正。見賢思齊，他非自省。參貴真參，證須實證。萬仞懸崖，放捨身命。欺君不得，絕後再甦。山窮水盡，樹倒藤枯。抖擻衣裊，自得明珠。窮兒暴富，大笑歸與。報恩事畢，本分無餘。是之謂如來真子，出世丈夫。

病中垂訓

寓言十九，卮言日出，蓋立說之無方；鳥死鳴哀，人死言善，信心聲之有本。是故祇樹傳心，止須覲面相呈，破顏一笑；娑羅示寂，不妨末後囑累，遺教千言。

穴壁得燈，縱光影分明，究屬鄰家之燭；奉公典鑰，雖黃白充牣，終非囊橐之金。是故有本之學，如澣衣濯冠，委蛇退食，不失晏嬰面目；驚外之徒，如披青拖紫，逢場作戲，無非優孟衣冠。

鑽燧逢煙，少懈則為不然之枯木；握珠取水，稍遠則為無影之彈丸。是故學道之士，如過窗櫺之牛，首尾畢露；見道之士，如握空王之印，毫髮無差。

因捏目見月，雖輪彩分明，終是捏體成就；從標指得月，須言詮解悟，始能指外承當。是故聰明卜度，如衆盲揣象，千真萬確，究非本來全體；倘遇作家指點，如聞人說路，四通八達，也須親到一回。

沐猴而冠，冠裂而猴見；轉石壓草，石去而草存。是故矯飾外貌者，如剪彩成花，枝枝呈露，究無生意；拍盲禪定者，如磨磚作

鏡，時時拂拭，未見光明。

久潛而蟄者，其發聲必弘；助長而苗者，其嘆乾可待。是故道貴深藏，牡麝因膾香而賈禍，以其露也；道戒欲速，蜉蝣方掘閱而促齡，以其驟也。

冰窖火坑，雖極寒熱之苦，不妨受用；黑山鬼窟，雖有沉寂之樂，了無出期。是故大人能向苦趣翻身，獄底證三禪之果；凡夫每從靜境耽著，井蛙無一隙之明。

玄酒味淡，能受五味之和；大音希聲，遂作衆聲之主。是故澹泊高懷，如醴泉甘露，不屑與青州從事頡頏聖賢；淵默真禪，如玉匣金徽，豈肯與洛市胡琴權衡聲價。

悟達踞座沉香，竟招宿命之報；龍山偶遺黃葉，遂貽禪客之譏。是故謙能受益，風便之帆莫滿，順潮之棹相將；儉可安貧，無底之鉢難盈，有漏之卮可塞。

食古不化，飽編帙而作蠹魚；煮字有靈，合佛仙而成脈望。是故口耳之學，誇多鬪富，如積梁肉於庖廚，漸成臭腐；性命之歸，握要通微，如養丹砂於鼎器，轉見神奇。

在虞洪鐘，不為蒿枝祕響，其中虛也；離弦金僕，不以焚輪迂塗，其體直也。是故虛則容，容則有功，五石之瓠空其腹，則有濟川之利；直則方，方而可任，十圍之木從之繩，遂成梁棟之材。

飾狗尾以續貂，貂且羞為非類；雜鉛鎗以範劍，劍乃因而不神。是故干名譽者，如撲燈之蛾，暫趨勢燄，不知其體之潛焦；求利養者，如啖廁之蟲，日求飫飽，自忘其身之處穢。

珀拾芥，磁引針，氣相召也；筍作篋，卯（二十六）求夜，時未至也。是故緣未湊而強合者，如夜璧投人，將來按劍之怒；交尚淺而言深者，雖暮金謝客，終貽竊鉄之嫌。

截文錦而補短褐，見者必以為偷；衣短褐以襲文錦，識者咸嘉其儉。是故去實取華者，如百家書肆，縑緇富矣，居然南面百城，究無關於己有；歛華就實者，如專經老宿，囊橐蕭然，止有韋編三絕，允不愧於師資。

濁水不澄，慮龍蛇之莫辨；清流孔灼，并鱗介而難容。是故真交貴擇，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泛交從恕，一體無疵，何必更事全瘕之索。

居奇貨而入秦，敢謂陽翟果智；資章甫以適越，未信宋賈誠愚。是故有佛處不得住，肩摩轂擊，莫添錦上之花；無佛處好稱尊，土曠人稀，且送雪中之炭。

威鳳覽輝而下，枳棘非阿閣之巢；獅子奮迅獨行，野干豈金毛之侶。是故鶩王擇乳，寧同野鴨爭食於潢汙；鶴性高軒，羞與群鷄並棲於埘桀。

慙念世緣，紫陌紅塵入夢；遊心淨土，金臺寶座當前。是故吳道子作地獄變相，自生恐怖；趙松雪繪西方勝境，頓悟無生。

造物小兒，有記性，無急性；奪命使者，有急性，無記性。是故萬德莊嚴，歷劫多生，未了餘殘宿債；無常迅速，再來七日，不識無心道人。

一滴獅子乳，迸酥酪成水漿；九尾野狐涎，變醍醐為雜毒。是故善記者善忘，阿難結集前聞，放下全無一字；善忘者善記，飲光掃除文字，獨能領畧全提。

佛磬問答

無心道人寓跡於人我山中，時夜將半，鐘寂鼓沉，擁衾趺坐。忽聞堂上咄咄有聲，潛起察之，乃佛與磬相為問答。磬問佛曰：“始予與子同生於山，同出於礦，同入於爐鞴，同聚處於僧伽藍。子乃兀然尊貴，端坐居中，為衆所禮。予則哀然侍側，朝夕敲擊，受挫弗休，豈造物者之有私耶？抑世態之炎涼也？”佛笑而語之曰：“子獨不聞忍辱之旨乎？予始之為金也，入大冶之門，聚大火以煅之，作模範以匡之。既成形矣，然後授之良工。缺者補之，贅者斲之，錐以鑿之，礪以攻之。予於是時親受鉗鎚，備嘗挫抑，有剝膚之災，無怨尤之色。自始至終，兀然端坐。人禮我而我不喜，人排我而我不搖。蟲蟲撲緣，不以為擾；青蠅著糞，不以為污；烈

日炙背，不以為熱；冰霰切肌，不以為寒；疾雷撼山，颶風折木，不以為恐怖。四大非有，五蘊皆空，故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能忍故也。今子反是，既受命於爐冶矣，虛子之中，而子不能容物；圜子之外，而子不可以通方。予以子之同類也，故引而置之左右，庸玉汝於成也。子乃不能忍隱，一微擊之，則硜硜然為不平之鳴。求其成佛，不亦難乎？”無心道人竊聞斯語，不覺失笑。佛磬寂然，追而述之。

鼎湖山志卷五

耆碩人物第九

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百里而一賢，猶接踵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九畹之地，不產伊蘭。況名山出世，慧日當中，其間耆英碩德，韜光養晦於祇林苾草之旁者，疇謂無之？匪藉表彰，曷昭潛隱？邇自慶雲開闢，迄於今茲，甲子一週，法輪四轉。大冶（二十七）門中，應無鈍鐵；孫陽廐下，不乏超群。後先人物，聲應氣求，皆山川之鍾靈，法門之翹楚也。姑舉其最，以列其餘，為《耆碩人物志》。

承嗣禪宗耆宿

茆溪國師，諱行森。雲頂戒，天目大覺國師法嗣。

宗符和尚，諱智華，號愚關。雲頂戒，天童弘覺國師法嗣。

中介和尚，諱傳聚。雲頂戒，弘覺國師法嗣。

仞千和尚，諱今壁，原名一慶，字幸越。雲頂戒，天然和尚法嗣。

浩則和尚，諱元亮，原名成亮。雲頂戒，天岸和尚法嗣。

道開和尚，諱一和，雲頂戒，大休和尚法嗣。

離幻和尚，諱元覺，原名成安。雲頂戒，宗符和尚法嗣。

鐵航和尚，諱元海，原名心如，字不似。雲頂戒，宗符和尚法嗣。

純覺和尚，諱元睿。宗符和尚戒，全庵和尚法嗣。

能度大師，諱開惠。雲頂戒，羅峯和尚法嗣。

範成大師，諱大韶，原名正詮。雲頂戒，覺浪和尚法嗣。

湛六大師，諱傳皈。雲頂戒，雪衣和尚法嗣。
 斷疑大師，諱成能。草堂戒，瞿夫和尚法嗣。
 際明大師，諱成復。雲頂戒，雪樵和尚法嗣。
 無懷大師，諱等琨，原字宗瑤。雲頂戒，雪樵和尚法嗣。
 當仁大師，諱一鑑，原字靈知。雲頂戒，無可和尚法嗣。
 拙庵大師，諱傳徽，原字善初。雲頂戒，菰堂和尚法嗣。
 慧弓大師，諱開詞。草堂戒，草堂和尚法嗣。
 離諍大師，諱傳法。雲頂戒，□□和尚法嗣。
 濟舟大師，諱傳果，原字三祇。雲頂戒，雲居和尚法嗣。
 瞿演大師，諱□□。雲頂戒，大休和尚法嗣。
 邁塵大師，諱成慈。雲頂戒，天岸和尚法嗣。
 識此大師，諱元甲。雲頂戒，宗符和尚法嗣。
 乘乘大師，諱成注。雲頂戒，雪樵和尚法嗣。
 石肯大師，諱傳法。雲頂戒，□□和尚法嗣。
 天藏大師，諱元旻。宗符和尚戒，宗符和尚法嗣。
 宗迴大師，諱等超。雲頂戒，□□和尚法嗣。
 貽樸大師，諱等謙。雲頂戒，□□和尚法嗣。
 空渠大師，諱一識。草堂戒，茆溪國師法嗣。
 竺仙大師，諱元奘。雲頂戒，山曉和尚法嗣。
 拙慵大師，諱元達，原名心達，更弘達，字了徹。雲頂戒，傳心和尚法嗣。
 文漪大師，諱愈樸。草堂戒，浩則和尚法嗣。
 霈心大師，諱□□。草堂戒，天嶽和尚法嗣。
 實音大師，諱成韶。雲頂戒，□□和尚法嗣。
 而卓大師，諱一榮。華林戒，鐵航和尚法嗣。
 紹曇大師，諱光瞿。華林戒，鐵航和尚法嗣。
 遠輝大師，諱光達。雲門戒，鐵航和尚法嗣。
 際岸大師，諱□□。草堂戒，剖雲和尚法嗣。
 定峯大師，諱一憫。五代和尚戒，剖雲和尚法嗣。

雪立大師，諱心安。草堂戒，剖雲和尚法嗣。
亦堂大師，諱等毅。雲門戒，剖雲和尚法嗣。
□瀾大師，諱光柱。華林戒，鐵航和尚法嗣。

專修淨業耆宿

半學長老，諱弘宣。
慧華長老，諱□□。
若愚長老，諱智照。
立宗長老，諱弘行，順德人。
淨六長老，諱傳泰，福建人。
圓修長老，諱弘祇，順德人。
曇燾老師，諱智果，順德人。
崇梵大德，諱弘戒，新會人。
行源老師，諱弘量，陽江人。
以中長老，諱傳理，順德人。
以霽長老，諱傳琨，增城人。
覺興長老，諱成隆，順德人。
解源長老，諱傳澄，番禺人。

通達禪教耆宿

月千老師，諱智亮，南海人。
願輪老師，諱智嚴，東莞人。
融觀老師，諱智照，徽州人。
觀壁老師，諱智嶠，順德人。
超曠老師，諱成昱，番禺人。
戒庵老師，諱成寧，南海人。
遺聞老師，諱弘音，博羅人。

圓捷老師，諱一機，番禺人。
朽木老師，諱成枯，順德人。
無盡老師，諱成印，福建人。
越度老師，諱傳檀，四會人。

嚴淨毘尼耆宿

圓修老師，諱弘祇，順德人。
崇梵大德，諱弘戒，新會人。
願輪老師，諱智嚴，東莞人。
雪毬長老，諱弘峯，新會人。
無盡老師，諱成印，汀州人。
調萬長老。
衍乘大德。
圓捷長老。

修造功行耆宿

中諦長老，諱傳敏，順德人。
圓頤長老，諱傳覺，順德人。
覺興長老，諱成隆，順德人。
圓捷長老，諱一機，番禺人。

募化為衆耆宿

崇梵大德，監寺。歷年募化諸緣。
常融老師，諱智周，東莞人。歷年募化諸緣。
雪壁大德，諱成安，順德人。歷年募化諸緣。
幻鑑長老，諱圓能，順德龍江左氏。監寺。仁術濟世，利養淨

財，歲入常住，供養三寶。

諸方闡化耆宿

茆溪國師，闡化於京師之萬善殿。有《語錄》。

宗符和尚，闡化於廣州華林寺。中興雲門，建立勇猛庵、雙桂禪院、東湖禪院。有《語錄》。

中介和尚，闡化於西寧雲窩禪院。有《語錄》。

浩則和尚，闡化於順德寶林寺。有《語錄》。

離幻和尚，闡化於廣州。繼席華林第二代。有《語錄》。

鐵航和尚，闡化於廣州。繼席華林第三代。有《語錄》。

道開和尚，闡化於西粵□□□□□。有《語錄》。

純覺和尚，闡化於南海佛山仁壽禪院。有《語錄》。

仞千和尚，闡化於番禺雷峯海雲寺。有《語錄》。

雪毬和尚，闡化於新會圭峯玉臺古寺。

乘乘大師，闡化於番禺沙灣菩提禪院。

無懷大師，闡化於新會圭峯雲峯禪院。

範成大師，闡化於廣州白雲山蒲澗寺。

識此大師，闡化於廣州青蓮禪院。

天藏和尚，闡化於廣州雙桂禪院，繼契如和尚主席東湖。有《語錄》。

文漪和尚，闡化於順德，嗣浩則和尚，繼席寶林第二代。

覺天大師，闡化於南海，繼席寶象林瑞塔寺。

諸方分化耆宿

慈嚴長老，分化於廣州慈壽庵。今廢。

曇胤長老，分化於佛山經堂。

若愚長老，分化於廣州淨業庵。

立宗長老，分化於高要竹庵。
慧華長老，分化於高州。
淨六長老，分化於高要永慶庵。
戒印長老，分化於東官小蘭若。
圓修長老，分化於高要寶積寺。
中舟長老，分化於增城華嚴庵。
圓壁長老，分化於東莞圓通庵。
行源長老，分化於番禺祇桓庵。
純如長老，分化於新寧西巖寺。
以中長老，分化於高要祇陀林。
月千長老，分化於廣州西竺新庵。
以霑長老，分化於高明彌陀林。
以霑長老，分化於東莞萬古庵，先同興金繩庵。
石帆長老，分化於東安大生庵。
濟中長老，分化於南海。
與慈長老，分化於高要彼岸庵。
以衡長老，分化於三水嶢福庵。
靈嶽長老，分化於高要龍泉庵。
圓蹟長老，分化於高要石人庵。
願輪長老，分化於東莞金繩庵。
聯光長老，分化於番禺寶光庵。
澄耀長老，分化於南海寶月庵。
際明長老，分化於高要六祖堂。
覺興長老，分化高要，重建化城庵。
四無長老，分化於廣州夢覺庵。
際堅長老，分化於西寧黃石堂。今廢。
尚雪長老，分化於新會雪峯寺。
法常長老，分化於大良慈光庵。
禪朗長老，分化於廣州清泰庵。

方圓長老，分化於增城小西湖。
雲凝長老，分化於順德卉木庵。
遠慈長老，分化於廣州延祝庵。
影如長老，分化於增城龍起庵。
顯音長老，分化於循州□□□。
超倫長老，前分化於廣州雙桂禪院。
雲相長老，分化於新興桐山寺。
信覺長老，分化於南海海潮庵。
遺聞長老，分化於博羅延慶寺。
無知長老，分化於順德金沙庵。
惑羸長老，分化於陽江甘泉庵。
用六長老，分化於循州準提閣。
昧達長老，分化於羅浮寶積寺。
遠素長老，分化於廣州草屨庵。
非霞長老，分化於高要萬善庵。
玄侶長老，分化於廣州觀音堂。
西詠長老，分化於順德華嚴庵。
善行長老，分化於南雄□□□。
智朗長老，分化於增城萬壽寺。
覺樹長老，分化於廣州圓覺庵。
宗著長老，分化於廣州環翠庵。
廓然長老，分化於廣州白雲庵。
顯宗長老，分化於順德布地庵。
法航長老，分化於端州興元寺。
任弘長老，分化於番禺水雲庵。
潤機長老，分化於韶州大羅庵。
義海長老，分化於高要永慶庵。
希外長老，分化於南海白毫庵。
無盡長老，分化於西寧龍華庵。

用培長老，分化於順德白毫庵。
 本源長老，分化於西寧翠林庵。
 湛平長老，分化於新會圖南庵。
 鐵影長老，分化於南海沙頭庵。
 顯榮長老，分化於端州靈山寺。
 具三長老，分化於南海山臺寺。
 弛贗長老，分化於南海本庵。
 霈雲長老，分化於橫州青龍庵。
 覲非長老，分化於番禺寶光庵。
 際端長老，分化於南海湖峯庵。
 亦耕長老，分化於廣西報恩寺。
 芳慈長老，分化於東安歸一庵。
 六如長老，分化於順德湖園庵。
 五葉長老，分化於粵西南山寺。
 采芹長老，分化於高要青雲寺。
 博峯長老，分化於西寧龍井庵。
 體瑩長老，分化於廣州西林寺。
 識空長老，分化於順德西竺庵。
 覺濟長老，分化於順德報恩寺。
 文遠長老，分化於順德鵞湖洞。
 自回長老，分化於高要青雲庵。
 未肯長老，分化於南海天湖別院。
 解了長老，分化於番禺雙照庵。
 笑溪長老，分化於雙照庵。重修。
 繪空長老，分化於南海茶庵。
 五樹長老，分化於廣州天竺庵。
 法戲長老，分化於肇府八賢精舍。
 超覺長老，分化於南寧觀音堂。
 蓮峯長老，分化於橫州報恩寺。

際彌長老，分化於高要善慧庵。
朗旨長老，分化於高要龍山古寺。
亦堂長老，分化於南海佛山借庵。
兩山長老，分化於南海佛山豹庵。
文麟長老，分化於湖峯庵。重修。
自諾長老，分化於南海象庵。
定崖長老，分化於香山懷園庵。
淨徹大德，分化於高明萬善庵。

歷代住持別山闡化附考

初代住持，先闡化於廣州府蒲潤寺雜花林東禪堂、優婆堂。

二代住持，開山後闡化於韶州府英德縣西來山白象林、高明縣金龍庵、番禺縣雙照庵，主法後闡化於南海縣寶象林瑞塔寺。

三代住持，先闡法於西寧縣石門山梅坪庵。

四代住持，先闡化於廣州府東官縣東湖禪院、廣州府城內雙桂庵。

五代住持，闡化於寶象林，監院。

六代住持，闡化於廣州府番禺縣寶光庵。

七代住持，初闡化於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石洞禪院，次闡化於瓊州府會同縣多異山靈泉寺、海潮巖，三闡化於廣州府南海懸馬山龍華禪院，四闡化於香山懸東林一庵，五闡化於番禺縣大通煙雨寶光古寺。

列傳

愚關和尚傳

法孫光鷲撰

師諱智華，字宗符，號愚關，閩之漳州林氏子。年十五，依本郡昭然禪師出家，二十行腳入粵，二十五謁雲頂老和尚圓具。研窮律部，梵行精嚴，後來進戒多半奉為軌範。常以大事未明為恥，別衆出方，遍參叢席，如朝宗忍、羅峯麗、天界盛、三宜孟、費隱容、玉林琇，莫不升堂入室，一見刮目，鍼芥相投。最後謁弘覺國師於天童，機緣契合，棒喝之下，盡得其大機大用，遂受密印焉。辭歸嶺南，覺送以偈，比之法昌遇、漳州權，期許如此。既歸粵，大建西來宗旨，常設三問，勘驗學者。道風遠播，聞者景從。越五年，復禮覲於金粟，乃當衆受囑付衣拂，命南歸，重興古雲門。英賢接踵，諸方刮目。尋以微疾還華林，預知時至，說偈，端坐示化。是夕大星隕於丈室，遠近共睹。僧臘三十有四，世壽五十有九。手建梵宇五處：華林、雙桂、勇猛、東湖，最後中興雲門。至今會下支派，皆從雲門分芳，或謂“偃祖再來”云。嗣法弟子四人：元覺、元海、元印、元旻。傳戒弟子一人：元儼。別出受法弟子元睿、成惠、元奘、住持慶雲四代契如和尚諱成渠。道俗受化，不可勝紀。師雖主持宗門，然而範躬綿密，從始至終，一以尸羅為則。慶雲會中，行解相應如愚關者，一人耳。生平言行載《雲門語錄》。

石洞幻和尚傳

百峯陶璜握山甫撰

師諱元覺，字離幻，順德簡氏子。早年慕道，值鼎革，陷於兵，僅以身免。夜走鼎湖，禮宗符華和尚得度。初名成安，字離患。給侍朝夕，不避勞勩。年三十，從鼎湖棲和尚受具。研窮律

部，終以大事未明為恥，由是晨昏寒暑，不輟參究。一日因檢散帙，塵垢堆案，極力掃除，隨拂隨有。正煩悶頃，猛然有省，作偈呈宗老人云：“有離即有患，無患亦無離。證得離離患，即幻證真離。”老人深肯之，許以入室，遂改今名，字離幻。庚子秋，發足參方，留偈題影云：“昔年塵債已經休，土面灰頭又十秋。艷裏煙花都落盡，巖松翠色為誰留。”遂腰包度嶺，遍謁諸山，承事名宿，多所推許。既而歸覲，時宗老人闡化華林，立職西堂。師甄別利鈍，誘掖初機，旁敲正擊，殆無剩義。庚戌夏，解職請假，往循州禁足。老人密授記荊，臨行送以偈，有“吾家真種草，還須師子兒”之句。師住循州一載，因遊羅浮，過石洞，賞其幽邃，將卜居焉。辛亥歲，宗老人受雲門請，以華林屬師，未幾示寂。師遂住廣州。遠近緇素，翕然嚮風。大建法幢，興創土木。殿廡堂室，樓閣園林，次第改觀。時值變亂，翛然有洞天之想。適吾友即山捨儒從佛，禮師出家。先暮薙染，詰旦遣入羅浮，俾營石洞為退居，將偕隱焉。未幾示疾，即山歸省，請留侍藥食，不許，信宿，促之使行，且命之曰：“子性大孤危，量褊不能容物，出則懼為世的。子行矣，予不久此。努力辦道，勿返顧也。異日出處，記憶予言。”即山行不數日，師果坐脫。是年辛酉十月朔日，師晨起沐浴，集衆處分竟，索筆硯自題前影偈云：“儻侗阿師，獨立天地間，橫身三界外。相非三十二，目有千通慧。大患不能侵，百苦何嘗累。生死與涅槃，不憎亦不愛。一片毒心腸，虛空曾擊碎。識得此老家風，方許隨群逐隊。”題畢，命侍者懸諸座間，顧大眾云：“諸兄弟道似是不似？是似即打殺老僧，不似收卻影子。”衆不答。師代語云：“似則似矣，是則未是。”奄然脫去。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九。塔於白雲之谷。弟子甚衆，予所知者惟即山一人，初從雲門，派名光鷲，字曰即山。後從平陽，派名成鷲，別字跡刪。師與予及即山為鍼芥師友，如鼎三足，并峙而立，缺一不可。師疾彌月，即山已東，予代之侍藥，旦夕不去左右。師雖微憊，不廢開導，惜予頑鈍，無所省發，負師深矣。師生平作詩，如行雲流水，

天籟自鳴，初無容心焉。詩成輒自焚草，或為識者持去，流播人間。師沒後得隻字如拱璧，什襲藏之，未易輒見。今所存者，唯吾家所有，百不存一，聊付剞劂，以俟將來繼出。且為傳以志之，俾後之觀者毋索全豹於一斑也可。

崇梵大德傳

師諱弘戒，字崇梵，岡州余氏子。先世孝廉。師生而愿慤，躬行孝友，嘗以伊雒自命。初，雲頂棲翁闡化岡州，人多就見。師於稠中一瞻禮頃，遂生敬信，矢志出家。尋入鼎湖乞薙染。眷屬強之使還，訶辱備至，百折不回，乃捨之。既脫白受具，勤修梵行，過中不食，從無妄言，細行必謹。避難而行，不履生草。六時行道，志生西方。猶喜贖放生命，常乞百金，竭澤發堰，縱鱗介而投諸江。放已復乞，人有難色，師無退心。半月布薩，不犯惡作者，惟師一人。寶華山見月和尚聞師名，望空頂禮，語學者云：“嶺南有真律師崇梵大德，實末法棟梁也。佛法久住，賴有斯人。”師由是知名。開山監院，募化諸緣，不可枚舉。

僧史曰：學道人須具信根，全憑定力。崇梵律師深信淨土，專向西方。或語之曰：“公精嚴梵行，當得生天。”師聞而惆悵不樂，曰：“吾志在安養，睹史非吾願也。”懇更前語，其人故難之至再，稽首乞請，得西方受記乃已。未後示寂，果聞異香天樂從空而下，師親見佛為摩頂，二大士金臺接引，蓋由平日信根堅固，定力成就也。後草堂會下，有潭逸大德，法名開螭，六時禮誦，求生睹史。或語之曰：“公白業清淨，定生西方。”師謝曰：“吾志上生內院承事慈氏耳，安養非所願也。”臨示寂時，獨閉一室，經旬不出。寺僧出坡次，忽見師自持杖笠，登二代塔前禮拜而去。僧擬往問，飄然不顧。隨行二僧，魁梧奇偉，荷擔以從。乃訊之云：

“潭公久病不出，今將焉往？”二僧答曰：“吾輩特來迎公往睹史耳。”須臾不見。僧歸寺，排闥入，公端坐化去矣。此事大與崇梵大德相類。崇公志生西方，潭公求生睹史，皆由平日因信生定，末

後果圓願滿也。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西方睹史，無非心識所成。癡人說夢，離卻自性天真佛，別尋彌陀慈氏，良可笑也。

覺興長老傳

師諱成隆，字覺興，順德龍江蔡氏子。年二十，矢志出家。父母強之受室，遽入鼎湖求雲頂老和尚剃度。父母憶念，終日悲泣，幾至失明，馳書召師，師不得已還家，俯從親志。未幾終養，師乃獲遂初心，再參雲頂得度。初受求寂，命掌衣鉢，隨杖入郡，赴藩王請。時供養絡繹，金帛充盈。師獨掌扃鑰，分毫不苟。和尚異之，曰：“子器宇非常，當究明本參，不宜久居斯職。雖云因果明白，過水能不濕腳耶？”師聞之竦然，力辭而出，與同志道伴，相約入山，深隱於羅定之大廣山。山去人煙百里，二人形影相依，磐石趺坐。煨芋充腹，忍饑參禪。編葉為衣，擁爐禦凍。苦行三年，未知落處。遂下山，復參雲頂受具足戒。教師罷參，督令釐務。前後創造，土木繁興，屬師董理。旋監院事，事無巨細，悉委任焉。師不揀勞逸，不避危險，奉命即行。鑄造浮圖，敦治匠石。應酬賓客，撐柱門庭。一身獨任，百務井然。二六時中，不廢密行，日間禮塔四進，夜分念佛萬聲，仍上蒲團，參究己事。一日，忽於輾轉境中，觸著本來面目，得大休歇，始知雲頂婆心為人親切處，述偈云云，諸方深肯之。晚年退築化城為休老計，適有法門外侮，盜慶雲一抔土，葬其罷道師僧者。衆皆袖手，師獨毅然挺身而出，控諸當路。邑令喬公，嘉其大義，聽而直之，竟遷盜壙。衆咸服師之勇，衛祖庭如捍頭目也。一日晨起端坐，集衆告別，諄諄以“輔弼叢林，苦行持戒”為囑。自言得日觀三昧，念佛脫去。

石箭大師傳

師諱開訥，字慧弓，號石箭，順邑龍江張氏子。年十七，矢志出家。適在翁和尚至里，師往謁見，問答相契，遽歸拜辭父母，往從師學。父母不許，深夜逃出，禮師於金龍精舍。在翁知為法器，

竟與剃落，由是參究不輟。常晨起入定，過午不起，率以為常。二十圓具，研究經律，多所發明。在翁令看“牛子過窗櫺”話，下語不契。正憤懣間，忽禮佛頭觸香案作聲，猛然有省，從此身心廓然。入室呈偈，在翁深肯之，遂授記莚，首衆秉拂，機鋒敏捷，諸方刮目。後赴粵西程方伯請，歸途至平樂府，示微疾，端坐而化，數日如生。臨示寂時，囑院僧勿遽闍維。僧不聽，積薪焚之。薪盡，衣履如故。僧拜祝曰：“大師遺身化物，孰如乘願再來。”言訖而燼。迎歸，建塔於本山。

斷疑大師傳

師諱成能，字斷疑，南雄保昌縣人。弱冠薙染，禮棲老和尚，稟受十戒。發足參方，得法南歸。重入鼎湖，志求圓具。甫度嶺，棲翁順世。哀慕不置，懇求在公影前代授。此權法也，諸方往往有之，然非律制。在公堅持不可，語之曰：“受戒羯磨，必須僧伽和合，人法現前，乃云得戒。若就過去和尚影前傳授，則釋迦老子是汝得戒本師，即老和尚何用乞為？欲作人天師範，必須依教奉行，毋致耽誤後昆，濫登戒品，終不得為比丘。以佛法作人情，山僧所不敢也。”三請不允，斷師乃俯就焉。諸方聞之，曰：“善哉！在公立教之正也，不少貶節以隨流；斷師奉教之專也，不昧心而忘本。兩者相得益彰。後之主法席者，當如在公之嚴；居學地者，當如斷師之孝。正法其久住乎！”

僧史曰：傷哉！末法之濫觴也。前人不允代授之戒，後世則懸影設位，標立虛名，竟稱如法成就矣。前人不納代度之徒，後世則互跪像前，倩人落髮，自比親承面受矣。殆有甚焉者，朝為俗漢，暮廁大僧。擇師資之厚藏者，甘為參拜之徒；依眷屬之衆多者，躡登上座之列。蠅屯逐臭，蟻聚貪腥。囊括糞金，視為奇貨。私開煙爨，不識羞慙。佛法有靈，難容若輩。地獄之設，正為此入。因在公之嚴於授受，與斷師之謹於師資也，不勝今昔之感焉。噫！安得起古人而一正之。

慧禪比丘傳

常入鼎湖深谷中，見磊石為基，方僅十笏。詢諸樵牧，云昔有慧禪長老，結茅於此，冬夏一衲，不畜長物。旁有大樹，絜之數圍，竅其中，僅貯衣鉢。下山分衛，門無扃鑰，四壁蕭然，不防暴客。一日，故友遠來，荷擔入山。暴客偵之，共生覬覦。至夕排闥直入，探囊肱篋而去。師挽之曰：“公等跋涉遠來，無乃勞乎？乞少留待申主敬。”乃烹茶治飯，欸洽殷勤。食畢送客出山，猶有惓惓不捨之意。暴客行未半里，疾呼以隨。暴客駐足問故，告之曰：

“佳客夜來，鉢中脫粟不供一飽，殊愧居亭，客去，心猶耿耿。忽憶向年赴齋得颺，無所用之，置樹穴中，幾忘之矣。持此贈君，得無褻耶？”暴客相視而笑曰：“有僧如此，而忍奪之，非夫也。”遂挈衣物盡還故處。師卻之曰：“物已捨心，今非己有。還而取之，是犯戒也。”堅不肯納。暴客乃還諸其友，且告之姓名里居，云：“我等從茲敬信，誓改惡業。師下山毋他乞，可詣予家，當給所需。”師竟以暴客為檀越，間有皈依稟戒者。後師年老，所居幽僻，來往為艱，衆共築室，延師居之，庵遂廢。予聞而嘆曰：“誠之能動也，一至此乎！誠之至者，雖豚魚而可孚，況同類乎？”師名成達，字慧禪，禮雲頂棲師翁圓具。生平言行無欺，或徵之曰：

“師果至誠無惡否？”答曰：“惡不敢為。念念可以告人，則未也。”至今傳為至言。苟非生平無欺者，未易出此。因憶曩者晤白雲老僧，為余言曰：“在昔白雲久廢，未及重興。時有高僧鑑公者，結茅深谷中。日惟一食，歲一下山。計日乞米，滿一年之數歸，分貯之，標識月日，依次而炊，無踰越者。客至，則量人加水，作粥分餐。後有行腳僧撥草瞻風，甫至谷口，霾雲遮逕，迷不得入，聞空中人語曰：‘鑑公貯粟，計日以食。汝至則粥，枵腹不能辦道。彼方在定，勿擾之也。’僧聞，請曰：‘審如是，予當入師事之。給其薪水，代之分衛，可乎？’神乃許之。雲開得路，遂謁鑑公，乞為弟子。服勞執勤，終其身焉。”此事頗與慧禪相類。

彼能動物，此能格天，後先一轍也。故并記之。

以靄長老傳

師諱傳琨，字以靄，增城羅氏子。年十五，禮雲頂棲翁老和尚薤染。派不“弘”而“傳”者，因其年輕，故低一二名之。時有同輩，或低一二字者，後皆各進而上之。師獨不然，守命名也。性聰敏，慈惠多聞，棲甚器焉。甫二十，即授具圓，委充副寺。日則支持庫務，夜則窮究經律。而猶專修淨業，宗通說通。後會東官緇白邀住石岡廣惠庵，是時學者聞風依歸，執侍恐後。順治庚寅歲，與願輪大師欲興廣州環滄寶光庵。見其地基狹隘，捨而去之，同開寶安之金繩院。時值歲饑，師每日躬自化米供衆，十方雲水，賴以安之。募理修造者，願師也；總理常住大衆食輪者，惟師力之。時未立主持，不過協力共成而已，而主法住持，悉稟棲翁。院既成，即迎棲往說戒。衆見師興修之役，負病督造，身心過勞，願師與衆勸息調養，不聽。和尚見而諭曰：“子今身體如此，不宜理常住事矣。急須休止，過恐傷之。”師如教，始暫放下，即日渡海就醫，不越月而病全愈。又值皈戒，善信延至太和鄉，建萬古庵。至時掩室，似倦津梁，遂有終焉不出之志。座下及門如圓捷和尚、觀非長老雪立和尚之師。一十餘人，皆法門象賢，與學徒行悅師諱一慶者即雷峯切千和尚，指不勝屈，皆久依之。竟於丙申年春中浣，畧示微恙，至十七日晚浴禮佛，索紙筆書偈云：“今日是十七，以靄化緣畢。撩起即便行，放下亦不失。無相體如如，乾坤藏不密。既藏不密，何須挖窟。”時行悅師與觀非師在焉，偕衆覽偈，懇請住世，悲泣不止。師叱之曰：“汝曹久侍於吾，還作如此世諦嗚咽耶？”至二鼓，仍與衆念佛，垂試諄諄，復云：“明晨不須熨粥，寅卯即行矣。”衆等是夜繞立不去，直至寅卯恐簡（二十八）聞空中鼓樂聲果起，跏趺合掌而逝。嗟乎！哲人往矣，不可睹矣。鼎湖門下分化尊宿，去來自由，預知時至，大不乏人。如師之解脫踐履，稱戴角虎者，不可多及。

行源禪師傳

東湖元旻撰

師諱弘量，號行源，東官林氏子。質直不苟言笑。年三十，適西粵從外道學，後知其非，薙髮為僧。崇禎己卯還廣州，禮鼎湖棲壑和尚受具。服勤十載，持律精嚴，後學奉為軌範。尋返廣州北郊石井鄉，建祇桓庵居焉。清師臨粵，駐兵郊外，師出被偵卒執殺之，刃不可拔，三易刃皆操其空，不能出也。卒乃驚悔，釋之。有酒徒飲於伽藍，還家發狂，見神人訶曰：“汝穢僧地，速生祇桓懺罪求救。”乞解於師，咒水灑之，復甦。有偷兒伺師出，盜常住物，守者跡之，偷兒昏迷舟中，舟不能去，訐之，遂獲。持賊報師，師不問也。由是遠近歸信，無敢犯者。師年垂耄，專修淨業，閉門簡出。一日忽出，別鄉父老云：“老僧從此不復出矣。”適近事至，師喜曰：“今日來卻有緣，明日來不復相見也。”留話至人定乃寢。凌晨，鄉父老咸集，問起居竟，師端坐念佛，怡然趨寂。時方盛暑，越三日入龕，顏色如生。是夕有夢入祇桓者，見白蓮花開，大如車輪，師跏趺其上，蓋往生安養云。

檀信外護第十

靈山顧命，首囑王臣；祇樹布金，先推長者。蓋以法門單弱，分衛艱難。匪藉有力者為之維持，信心者從而布施，雖曰居山，難為辦道也。慶雲闡化六十餘年，香廚仰食二千餘指。山外無卓錫之土，鉢中無殘宿之糧。然而二時粥飯，不令饑虛；八面魔風，多為排解。揣已受供，嘗恐虛消。報德銘功，無容草次。為《檀信外護志》

列傳

洪護法傳

洪公諱天擢，號西巖。明進士。廣東布政司參議，歷官至吏部尚書。篤信大乘，留心內典，禮棲老和尚受菩薩淨戒，法名成璠。嘗入山執巾瓶，行弟子禮，二時僧食，解去冠紱，易近事巾服，親奉羹飯，供給奔走，了無倦容。僕御竊笑之，公知而不怒，正色止曰：“汝等貧賤癡愚，良由多生不修福慧。昔既不爾，今猶弗悟，反笑汝主敬僧，增益罪業耶？”時有聞而皈依者。鼎革後黃冠歸里，杜門卻掃，日惟念佛閱教，內不問及家事，外不知有國事。行年大耋，無病而逝。入山題詠甚多，日久遺失。存有《慶雲寺開山記》，載在郡《志》，今入《藝文碑碣》。

李護法傳

李公諱綺，字友三。明進士。初任瓊州府瓊山縣令，乙酉賓興，奉命分考粵閩。放榜出簾，遨遊粵中山水。西入鼎湖，謁棲老和尚，一見如平生，留連數日，樂而忘返。國變後，避亂山中，宦囊盡寄庫司。時兵荒頻仍，陵谷遷變，公意再來前物化為烏有，及至山，如數還之，一無所失。公倍生敬信，謂僧律精嚴，一介不取，可託可寄如此。亂甫定，遷授司李，尋陞廣東督學使。巡方較士，道出高峽，復入鼎湖謁棲翁話別，盤桓信宿而後就道。臨別出俸錢數十緡，重修龍泉精舍，留記勒石。今精舍改為檀越堂，奉公名位，永遠香火。《記》入《藝文碑碣》。

梁山主傳

梁公法名弘性，字高儀，號少川，高要縣上迪鄉人。其先祖諱埠，明孝廉，官至州尹，卒葬於鼎湖山，稱“官人墳”，今所建道場處。既穿壙，夜夢神人止之曰：“天是佛天，地是佛地。葬地去

此不遠，詣彼當得佳城。”梁氏如夢所指，遂卜圍子岡扞焉。厥後少川信道日篤，依山結茅，與淨侶十餘人為蓮社之遊。適陽江朱子仁來客廣利，有出世之志，少川往要之，既入社，賓主相得甚歡。因憶往昔神語，遂券其地而歸之。未幾，子仁禮棲老和尚出家，名弘贊，字德旋，後字在慘，少川皈依門下。在公既出家受戒已，住至乙亥冬，將度嶺，敦請棲翁入山主法。土木繼興，宗風丕振，成大剎焉。至今檀越堂中奉公名位，永遠香火，亦猶祇園之有給孤長者也。

附錄《送帖》於後

立善盟會友梁高儀、陳覺餘、陳裔可、黎台勛、黎泗水等，儀向來卜得三寶庵堂勝地一所，原屬官山，并無稅米，土名官人嶺蓮花洞，鼎湖發脈古三十六庵之基，儀初印之山也。此夜即有吉夢“天是佛天，地是佛地”之兆，因議普會善友，擇僧修創住持，已經歷年。幸今緣來時至，佛法與地運聯興，人緣與善根齊長。遂得春元劉起相特薦長齋道友朱子仁前來長住，堅心創造萬年香火，名為鼎湖山慶雲庵，祈庇十方善士，士農商賈，祝延皇圖國祚。於是會中各友或自發心，或聯親愛，籤貲創造。其日後陸續開墾田土，根種松杉樹木，皆三寶常住之物也。山主初心敬佛，異日功成，族內子孫不致延認，支吾爭論。子仁朱友聽其擇師祝髮，長遠道心，又未易與俗人商量也。各體本心，尊重三寶，以植善根，以滋性地。善始善終，勿得中途惰怠。伏啟三寶證可，聯立善盟會約，萬載永照。崇禎六年十月二十日，立善盟會約。

梁如高 陳覺餘 黎敦 梁中然 陳裔可 馮參 蘇星朗 傅
羅 黎臺詔^{智微} 黎臺勛^{智朗} 黎卓 黎大行 林澄滄

陸佛主傳

陸公法名傳誠，字振五，高要縣沙步鄉人。生平樂善好施，合家敬信三寶。每遇佛事，無大小輒隨喜成就。鼎湖慶雲寺大殿告

成，主佛待塑。監院崇梵長老持冊出山，將遍募於十方。暮宿陸公家，公詰所以，崇以緣告。公問：“所費幾何？”曰：“殿上三佛，成就其一，計金二百有奇，似難獨任，量力隨緣足矣。”公笑曰：“此舉易耳，烏用多人？師且安之，明旦報命。”歸而商諸婦子，無難色者。罄家所有，僅三之一，公問二子：“不足，奈何？”答曰：“田舍，幻物耳，盍變幻為真乎？”詰旦出語崇曰：“吾事辦矣。師無他募。”促歸納疏，金隨後至，徐鬻產繼之。不朞月而三佛金容粲然成就。至今檀越，首列公名，奉為永遠香火。公同緣陳氏，法名傳順；長公，法名一瓊，字琚子，邑博士，後禮雷峯出家，法名今足，字一麟；次公，法名一（二十九）琳，字仙琛。暨諸孫曾，奕世信道。佛光所照，燕翼貽謀，未有艾也。

李檀越傳

李公諱五華，號芝木。原官詹事府主簿，敬信三寶，廣行善事。初，鼎湖開山，未下院，縑素往來，風雨晦明，無憩息之所。李氏向有莊地半區，捨入常住。其半則常住買受於他家。建立下院，顏曰“憩庵”。從此入山問津者，有信宿之安，無暴露之苦，誠不朽功德也。名列檀越堂，永遠香火。

李檀越傳

李公諱士浩，號慧庵。前明經，未仕。生平受持佛母準提神咒，事多感應。家居廣州，好客任俠，交遊遍天下，海內聲氣，莫不知名。晚年好道，皈依草堂和尚。心慕鼎湖之勝，捐金重修旃檀林，奉事七寶旃檀佛母準提瑞相。為入山退休之計，未竟厥志。後以壽終。

鼎湖山志卷六

登臨題詠第十一

“溪聲便是廣長舌”，此鼎湖真語句也；“山色豈非清淨身”，此鼎湖真面目也。識得覲面，始許登臨；會得轉語，方堪題詠。須知在在國土，有一所山川；人人腹中，有一部鼓吹。未曾動步，早已登峯到頂；不待開口，先已戛玉敲金。作者為鼎湖下註腳，鼎湖假作者以文章。觸處現成，道著便是。直至黃鶴題詩，青蓮閣筆，眼前有景道不得，畢竟何人是作家。為《登臨題詠志》。

雲頂和尚詩

寄博山首座雪大師

奪得吾師肘後符，宗門牢落賴匡扶。鑊鐏橫按非誇手，寶鏡高懸正是渠。聚散緣繇誰變異，往來何假雁傳書。玄沙白紙三緘密，千里同風井觀驢。

遊浴龍池

探幽窮澗底，盡處瀉寒流。梯磴尋奇絕，捫蘿上石樓。山花香易採，野果棘難求。雨過侵衣濕，還山日未休。

入關漫作

蒼蒼雲木萬山秋，一入禪關念總休。已信此身俱是幻，寧知何物更堪求。鳳鳴谷響心原寂，竹翠花黃境自幽。不二門開誰薦得，淨名爭肯按牛頭。

贈雁水堂李煙客、曾宅師諸公結社參究四首

般舟三昧舍安逸，吾佛翹勤七日立。猛然截斷小胡床，一個蒲團何待七。

白馬青牛隨去住，西竺先生何所遇。唯然一貫自銷融，萬象之中身獨露。

女大須婚男大娶，團欒誰解無生句。眼底眉毛始放開，腳頭早跨三台步。

手握木蛇曹氏女，道人本色無刀斧。嘉州大像喫黃蓮，陝府鐵牛滿口苦。

新創雲頂山房

不風流處也風流，占得湖山雲頂頭。若問雲山何境界，門前有水到端州。

雲頂上脊

脊梁豎起慶雲中，龍象同登最上峯。纔插一莖周梵刹，溪聲山色幾重重。

鼎湖築關房上脊

雲頂新秋築小房，脊梁豎起露堂堂。眉間別具摩醯眼，觸處逢渠絕覆藏。

蓮華洞

四望蓮峯涌插天，寰中洞古尚依然。龍吟虎嘯皆清籟，石徑苔生滿地錢。

慶雲頂

按下雲頭好看山，高低峯頂約躋攀。翻身拶出虛空骨，雲自閒

來水自潺。

獅子峯

踞地翻空露爪牙，驚群不動更吒沙。弄來幾出金毛上，眼底迷麻看轉差。

伏虎岡

伏虎巖前早已降，獻花猿鳥不相妨。錫飛響應空山谷，月映寒潭徹底光。

袈裟田

袈裟曾效此田衣，日用犁耕自不饑。清淨乞求能活命，脂膏消落法身肥。

浴龍池

金軀曾借龍池浴，洗出塵中特達人。奪得驪珠頭角露，神通些小莫能陳。

飛鷺嶺

飛鷺嶺上翠微深，極目煙波萬木陰。趕起一群飛不散，依依還在綠森森。

嘯天龍

俱胝一指笑天龍，童子循塗沒路通。拈過司南針一轉，穿山透地巧施工。

鳳來山

雙鳳來儀擁翠微，好音和雅樂雍無。太平無象真清泰，山靜猶然上古時。

象迴嶺

馴象回塗不著鉤，得優遊處且優遊。逢人懶說三三話，白醪從教上柴頭。

草堂和尚詩

山居

佛祖真宗絕掩藏，溪聲不斷為宣揚。叢蘭抽蕊點山徑，疊嶂排雲護草堂。鄰老病虛頻夜醒，行童癡重慣時忘。人來欲借無縫塔，為道好皮莫剝瘡。

素雲晴鎖萬峯秋，丹嶂危居一比丘。活得百年猶是氣，悟無少法不如漚。鸚鵡休互嗤高下，椿菌何須論短修。教意宗乘莫我識，砂鍋蔬熟笑無油。

鳥韻花香春自鬧，窗閒林寂道如宜。一條柳梗逢溪度，半卷《楞嚴》倚樹披。高下隨平田有在，玄黃忽畧馬何為。菩提妙法非空色，緣念未忘被物羈。

數擬出山訪故人，松門觀鶴每逡巡。自閒白社荷衣老，不是黃農木食民。秋夜小亭懷蜺子，西風磐石夢驢脣。真成獨往空千古，一抹溪光姓字淪。

太虛終本無明晦，萬象都來一鏡空。松塢晝清人倚樹，巖臺秋好月和風。總休計彼居迷悟，不必從予較達窮。聽徹溪聲千疊響，只今道與太峯崇。

傍崖築屋遠嶠城，滿甕蓮花物外情。漁父莫知幽澗趣，樵童安辨隱人名。輕霜草樹芳桐老，暴雨松坡紫菌生。一笑古今成夢事，幾回禪起獨經行。

事得無心理自圓，松聲草色現成禪。石頭何意硬成佛，鰲足空聞直拄天。月被雲遮光不下，水因槎礙澀難前。一時塵刹俱空去，

誰辨中間與二邊。

天地未應同我濶，何妨山裏石巖巖。懶隨雲水出人世，樂愛煙蘿住草庵。撼木風生饑虎怒，釀花酒熟老猴酣。閒閒較歷娑婆國，無似枯禪百不諳。

世上人誰識渾金，聊攜瓶錫入荒岑。拓來瘦地三餘畝，苦得虛齋兩半尋。壅有疑情勞面壁，苦無閒步訪山陰。悟迷由汝無多事，獨自盤桓朗夕吟。

寂寂寥寥似可依，坦然尚覺去時非。碧光匝嶺客塵斷，翠色盈軒道意微。風怒晚林摧敝葉，月憐秋冷為長暉。坐來竹露成珠顆，猶自聽泉未掩扉。

毀譽不干欣厭盡，塵緣終省到茅齋。嚼苗辨藥神應暢，臨水觀經意自佳。暖谷護花雲裊裊，疎林飫果鳥喈喈。滄桑任變寰中事，一榻高眠萬慮埋。

半兼禪律半耕樵，自昔攜筇不限橋。活句每從苦究得，光陰多為懶磨消。白翻遠岫銜花去，黑起深潭怒雨飄。故我住山忘寵辱，一龕高臥傲神堯。

祇許閒雲伴拂衣，逍遙物外與誰歸。落花滿澗思樵藥，寒日半山歌採薇。入戶青猿依磬定，出林黃鳥破煙飛。人間世事多如幻，六代繁華今已非。

憨祖詩

望鼎湖（五古）

遙望鼎湖山，縹緲白雲中。懸巖瀑布飛，玉龍掛寒空。昔有神人居，想像顏如童。朝起遊蒼梧，暮宿歸崆峒。長驅白鹿車，往來乘天風。餐霞飲朝露，服氣吞長虹。我欲從之遊，歷覽周八紘。長揖謝塵世，至樂無終窮。

鼎湖白雲寺（七律二首）

蒼梧西望鼎湖東，黃帝飛昇湖已空。環珮自歸金闕後，仙靈常在白雲中。青山地擁蓮華藏，紺殿天開釋梵宮。倚杖獨依空界立，側身恍惚御冷風。

寒雨連霄黯不開，四天雲擁涅槃臺。風雷似欲乘龍去，簫管如聞跨鶴來。海國千秋留勝跡，乾坤終古落塵埃。登臨莫問飛仙事，一嘯高空萬壑哀。

題蓮花洞（七絕）

黃帝乘龍去不還，白雲依舊自年年。隨風帶月和天籟，時伴幽人枕石眠。

鬧籃誰肯急抽身，自古青山隔市塵。莫謂此中無路入，落花流水是知津。

歷盡風波總是非，此心久已習忘機。翻身直入千峯裏，坐看閒雲白晝飛。

端州慶雲院懷制府大司馬陳公二首

花宮高倚七星旁，門對江流萬里長。桂樹婆娑寒自影，珠璣錯落夜生光。山圍城郭森如戟，月照庭除白似霜。回首蓬萊天際遠，不堪道路滿甘棠。

天南此地聚星辰，八座堂開氣象新。百二河山供帶礪，三千禮樂起經綸。慶雲猶若垂天翼，甘雨還餘大澤春。麟閣勳名誰第一，蠻夷心勒老儒臣。

寄雲棲大師

長眉鶴髮久棲雲，塵尾時揮繞鹿群。遙寄旃檀香一瓣，想師拈對法王焚。

化城院二首

山色有朝昏，榕陰閒古道。多少往來人，紅塵空浩浩。
鑿井自高原，土深水難得。施工極盡時，湍泉流不息。

名人詩

客岡州送棲壑和尚還鼎湖

伍瑞隆（鐵山，翰林）

昔日從師斷二愚，別來原只在須臾。肉身喜見生菩薩，法座前
稱老腐儒。滿月一簾天在水，香風萬里露成珠。憑師試展琉璃臂，
入我岡城立雪圖。

祝棲老和尚七十有一

我歲乙酉夏，師年丙戌春。所爭九個月，同作七旬人。老宦曾
何補，名僧自有真。鼎湖山月白，為照刮灰塵。

祝棲壑老和尚七十初度

王應華（明進士，官學憲）

鼎湖深處即西方，壽佛由來不可量。度盡世間方滿願，吾師一
念與天長。

頂湖樵唱

王瑩（明肇慶府）

青山欲盡頭，潏蒼煙水稠。時聞採樵者，自唱還自酬。遺響飄
空際，山深巖壑秋。清風時灑灑，白雲晚悠悠。芻蕘未可棄，梁棟
應此求。

天湖飛水潭

南海冼國幹（三山，官至湖州府守）

十里潺湲溪決決，一泓洗盡南中熱。沿源攀陟四無人，壽藤怪石相頑頡。巒岈聳立插天寒，迸激奔騰信奇絕。何人開鑿歛神功，剖破太華剛一缺。蜿蜒跳躍白虹垂，萬馬驕嘶未銜鐵。泉客波心淚泣珠，蛾眉天半晴飛雪。俯臨窈窕碧無垠，怒濤逼注蛟龍穴。墜石崩雲聞見亂，嵐根巖骨擬摧裂。入樹悲風六月號，猛叫一聲山鬼咽。草露松膏晝不乾，玉礫金沙瑩可別。冰雹噴薄撲衣巾，目駭心搖不可說。手掬清泠澆殘燼，枯渴沁潤肝脾徹。一瓢浥注鼎中茶，綠波湧沸恣飽歎。劃然長歎不知暑，仙漿瑞露遜甘冽。想見山空夜悄時，淙淙冷浸天湖月。

遊鼎湖慶雲禪寺

梁登胤（邑明經）

靜與湖山面日期，蒲團堅坐看來癡。泉傾斷岸奔流急，雲過幽溪得路遲。何處曉鐘迴谷口，一痕秋月掛松枝。主僧可有雲山意，為解昌黎夜半衣。

鼎湖山上作

隆冬誰與到蓬萊，日午禪扉鎖未開。山上苦寒禁不得，開門時有白雲來。

遊鼎湖山寺寄懷跡刪和尚

長洲宋廣業（濟東道，號澄溪）（三十）

粵江淼淼一千里，庾嶺南來帆如駛。舟泊端溪羅隱橋，青峯突兀遙相峙。峯有雲封頂有湖，曾傳趙宋建浮屠。朝來為訪龍頭石，鳥道盤紆入畫圖。誰結林亭面硯瓦，山半清泉漱山骨。綠樹層層翠作堆，老衲相逢憩小歇。（山半有亭，額曰“小歇”。）扶筇更上歷層巔，

寶殿珠宮繞瑞煙。爭說佛光已久息，還憑棲老續前緣。（山上有白雲寺，頽廢已久，本朝棲壑禪師重建。）棲公有孫年八十，踞坐高峯獅吼立。腳根着地鼻撩天，萬法如江一口吸。我來樞謁不見君，誦君新句實超群。暮鐘送我下山去，回首峯頭盡白雲。

癸巳小春舟泊鼎湖山下，偕同行遊慶雲寺
訪跡刪和尚不遇，賦此奉懷

宋觀察

翠圍忍殿數峯幽，定放天人出一頭。葱嶺宗風高百丈，曹溪正法豎千秋。桂殘未得參無住，茶熟何時識趙州。他日懷香來問道，要聞開口喚裴休。

秋日過鼎湖山寺訪跡刪和尚即事四首

長洲宋志益（端州太守，號端齋）（三十一）

為訪高僧一叩關，藍輿侵曉便登山。行來碧嶂丹崖裏，坐向蒼籐翠竹間。頓覺塵心消物外，偶從簿領得餘閒。琳宮百尺瞻雲頂，曲徑縈迴取次攀。

層層殿宇湧虛空，金碧光浮積翠中。香度諸天飄桂子，聲傳萬壑響松風。煙霞杳靄僊靈宅，龍象莊嚴兜率宮。開闢當年非偶爾，令人千載仰棲公。

南宗衣鉢鼎湖傳，派衍孫枝七葉鮮。詩句清真超象罔，鬚眉皓白老臞禪。方池月朗留心印，古洞雲深護法筵。八十師翁殊矍鑠，逍遙即是地行仙。

相逢一笑話從容，雨雪空山憶舊蹤。香積飯分雲子細，清泠泉試茗花濃。龍潭駐策看飛瀑，鳳嶺迴車聽晚鐘。從此心期托方外，往來常過碧芙蓉。

飛水潭觀瀑

宋太守（三十二）

層崖複澗斷行跡，鼓勇探奇忘路仄。遙看瀑布掛秋空，直下龍潭幾千尺。神龍潛藏渺何許，即今苦旱方待汝。何不竟挾此泉飛，遍灑人間作霖雨。

同吳冰涯、謝復申、董翰翥、吳復昭諸子遊鼎湖作

鄭玟（虛舟，三水令）

重重翠岫擁禪宮，上有清溪一路通。歷盡松杉纔見寺，遙聞鐘磬卻因風。瀑飛峭壁千巖冷，月印方池萬象空。何用白雲封洞口，紅塵不到鼎湖中。

遊鼎湖贈跡山和尚

丁易（分巡道）

逶迤取路入深山，襟帶飄然得偶閒。松徑盤迴風謖謖，林亭掩映水潺潺。檐帷暫去觀雲出，杖錫移時共鶴還。更到上方憑閣望，此身已在翠微間。

踏遍山光已落暉，招提寂寂坐忘機。林間白石孤雲起，天外朱霞一鳥歸。薄宦止嘗矜峽水，閒情時扣遠公扉。清宵暫假維摩榻，深省晨鐘起著衣。

前題次韻

賈棠（兩廣鹽道）

天南名勝鼎湖山，一棹來遊竟日間。灌木緣崖陰密密，懸泉噴石韻潺潺。墨名儒行為常住，宦境禪心是大還。不向蘇門聽長嘯，詩成明月掛松間。

詩才那似謝玄暉，袖染香風已息機。勝友聯吟渾不倦，高僧傳偈竟忘歸。樹頭雲過留空閣，池上花開護短扉。倘得公餘期再到，

金飈初動拂秋衣。

宿鼎湖山寺

石城潘之驩（天選）

勝遊春欲暮，半日到禪堂。深樹啼幽鳥，飛泉掛夕陽。坐聽仙梵起，眠近竹窗涼。不盡攀躋意，松風吹夢長。

過訪跡刪和尚作

黃山吳懷（永圖）

維舟入空谷，寺古一僧閒。榻上青松覆，窗前碧水環。詩篇渾似謝，書法宛如顏。何日尋煙雨，從師住此山。

坐久炊香飯，園蔬旋剪新。探奇得古井，說法失今人。髮白心猶赤，門空性本真。相逢非意外，一笑悟前因。

前題

高涼守吳柯（丹山）

輕舟煙渚泊，雲幻落霞蒸。徑曲依新竹，松蒼絡古藤。論詩無俗客，揮麈有高僧。為說鼎湖勝，扶筇共一登。

舟泊羅隱溪寄跡公

中州李來章（禮山。主事）

鼎湖巨江約十里，路從羅隱溪頭起。停帆不暇客去急，一札為寄剡溪紙。空山寂寞猿鶴哀，深壑蕭條魑魅喜。山門龍象伏阿誰，法壇瓶鉢留彼美。予居伊洛雖殊途，文采風流今有此。深憂勝地滿荊榛，欲為名山樹杞梓。跳梁侮弄伎終窮，瞑目跼蹐群謗止。中流一柱砥狂瀾，大業千秋垂暮齒。

遊鼎湖躍龍潭

梁登

何年龍在碧潭居，龍去潭留示不殊。神物已從雲氣隱，澄瀾空照月明孤。浮殘花片疑遺甲，浸冷星丸擬戲珠。活水自應重變化，錦鱗頭角養成無。

三昧潭

梁志宏（邑庠）

澄徹深清斷俗緣，精微何有不通禪。到來塵垢都消盡，靜坐真如已了然。何事苦撈潭底月，斷教參破性中天。分明一鉢明心水，始信三乘不是玄。

遊白雲寺

梵宮高寄鼎湖巔，隔岸紅塵路杳然。勝地每多僧作佛，山深常有樹參天。白雲入戶尋幽舍，明月當庭伴老禪。聞道昔年龍聽法，躍龍潭在此山前。

鼎湖樵唱

黎近（知縣）

荷擔行歌萬水秋，一聲輕遏白雲流。腔翻明月棋初罷，調入清風曲未休。枝上喚醒巢鶴夢，花邊驚破野猿愁。山中何處無梁棟，試問吳剛曾識否。

鼎湖濯雲

梁應材

拔地千尋聳碧岑，白雲繚繞鎖重林。迎風影散諸峯淨，照日光搖萬壑深。寂寂仙壇凝晚翠，蕭蕭天籟起秋陰。靈湫激灩神龍躍，幾向寰中霈雨霖。

客鼎湖呈方丈和尚

何絳（不偕）

不夢亦不覺，山空月復清。誰能此山上，垂手月中行。萬象恍然露，一心安所生。何期方丈外，容我聽鐘聲。

題鼎湖十景

鄭際泰（號珠江。翰林院）

巍峩大好山，坐斷人我境。還卻草屨錢，直到孤峯頂。湖山鼎峙要覓羚羊蹤，須識羚羊氣。洞水接滹沱，流出西來意。峽水朝宗日入山路遙，息肩問樵豎。指點綠陰中，閒雲自來去。憩庵環翠山呈清淨身，溪掉廣長舌。空谷來足音，見聞暫休歇。小歇群峯古鏡住空界，波光搖淺隄。不勞旁指注，得免已忘（三十三）蹄。方池月印

頗怪住山翁，鑿破青峯壁。拏雲補太虛，遂與紅塵隔。曲逕雲封潛龍睡未醒，狂龍驚欲起。猛然風雨聲，瀉下天河水。龍潭飛瀑華鯨吼蒲牢，古佛倩傳語。可是鳳鳴岡，聲聲諧律呂。鳳嶺疎鐘菩提本無樹，選佛且逢場。誰能花雨外，領畧木樨香。菩提花雨塔影空金界，香風繞法筵。聞塵歸寂寞，鼻孔得撩天。塔院香風

登鼎湖寺

西寧羅大鯤（松亭。茂才）

直從天際路，層折入鐘聲。危瀑當窗散，虛雲引石平。林喧歸鶴亂，草淺落花輕。不到祇園地，安知隔世情。

初春夜訪跡刪和尚於鼎湖山寺同賦

宜賓樊澤達（崑來。學院）

遠公臥處白雲深，有客籃輿度碧岑。細草叢篁春徑裏，淡煙斜日古榕陰。半山小憩林中趣，絕頂高吟世外音。慣向餘閒覓幽賞，

薜蘿原不礙纓簪。

紆迴曲澗虎溪清，晚飯禪房更有情。磬歇上方僧止靜，燈明複道客經行。木樨暗送簷前馥，水鶴空傳谷口聲。八十老翁能健步，笑談攜手到三更。

寺門屐齒滑蒼苔，鐘鼓頻喧客又回。把袂重尋閒歲月，來遊再上好樓臺。松邊倚杖崖千尺，水涘留人石幾堆。山徑清深蛇虎絕，古堤乘月夜歸來。

前題

玉山余錫純（兼五。明經）

萬松飛瀑水聲深，谷口傳呼應遠岑。古寺僧歸行鳥道，文昌星迴散春陰。閒雲渡海原無力，石竅含風自有音。不是終南迴俗駕，羞將荷服對華簪。

纔入寒山萬慮清，朝簪暫脫稱閒情。上方日落看雲變，幽澗月明聞水行。長洩乾坤唯草色，久留林木是風聲。高僧不作蓮花漏，春鳥山來會報更。

初舒柳葉綠如苔，誰遣南宗長老回。鐘磬每驚出谷鳥，天花長覆講經臺。片雲漏月開青嶺，寒瀑爭流起白堆。後騎休催歸去早，春光留待使星來。

前題

錫山華與昌（子封）

雨花點點著輕煙，支遁山前賦百篇。出定文章傳彩筆，談經鼓吹叶獅絃。瀑流萬壑禪機靜，翠滴千峯剎影圓。莫道等閒名勝地，高僧今在鼎湖邊。

前題

清漳方偉男（少奇）

勝遊偏值濛濛雨，萬壑松杉結淡煙。別殿鐘聲猶帶濕，春堦花

氣正爭妍。得瞻律教空三乘，載捧文章了萬緣。賴有生公能說法，祖庭家學待誰傳。

前題

廣陵吳廷儀（瞻御）

不倦登臨興，同遊謁遠公。山深入自古，交淡意偏濃。草色浮煙碧，花光蘸雨紅。傳燈方讀罷，始覺世緣空。

前題

番禺方曰廣（定塵）

同遊縱步躡丹梯，古木叢篁鳥盡啼。四面浮塵歸淨界，半峯清梵有禪棲。瀑飛斷澗寒成色，雲度虛巖白漸齊。歌罷採薇山送晚，芙蓉池畔夕陽西。

寄呈跡刪和尚一律

丹陽虞文璇（政行）

去年曾上白雲間，不見高僧杖錫還。知有遠公開白社，卻慚靈運未登山。泉奔複道風猶冷，日落層巖鳥自閒。欲證千江明月句，先書貝葉寄禪關。

奉酬跡刪和尚見贈原韻

敝廬遙在練湖濱，自到炎州幾度春。粵嶺千重雲黯淡，端江一派月瀟淪。但須勝友如蒼叟，那許閒心似野賓。昨日竺仙傳偈至，詩緣可結豈無因。

生成情性愛山林，底事漂零淚滿襟。未遇空教悲獻玉，論交誰不重分金。浮萍海上原無定，明月松間自有陰。願向瞿曇求慧劍，破除煩惱作禪心。

遊鼎湖

江上艤扁舟，來尋古寺幽。日高山徑暖，泉近客衣秋。問道應忘世，聞香已破愁。未吟新句穩，檻外暮雲浮。

遊白雲寺不果

欲窮遊覽興，詎負白雲遊。只為徑多仄，還因雨未收。蒼茫巖岫杳，想像室廬幽。且返江邊棹，心期空逗留。

鼎湖十景

萬丈孤峯秀插天，乘龍仙去事茫然。山頭朵朵慈雲現，靈鷲分明在眼前。湖山鼎峙

誰遣天丁鑿石開，洪濤十里吼奔雷。羚羊化作千堆石，願聽生公上講臺。峽水朝宗

江邊竹樹結芳叢，院宇寥寥一徑通。杯渡已教登彼岸，香風吹客到花宮。憩庵環翠

亂山蒼翠路透迤，且上孤亭坐片時。俯聽泉聲流不盡，個中清味少人知。小歇群峯

莫笑方池水不深，清漣正可滌煩襟。天邊波底一輪月，印澈禪心空古今。方池月印

石徑盤迴上碧峯，雲生幽谷自重重。此身漸覺來天路，腳蹋青青百尺松。曲徑雲封

懸泉一道掛銀河，激石層層捲白波。清冷自來無暑氣，老僧相對坐山阿。龍潭飛瀑

殿宇巍峩遠幻塵，山前山後植松筠。鯨音初動雲光暮，便覺翛然物外身。鳳嶺疎鐘

香煙繚繞護蓮臺，雲靜空庭鳥自來。仙梵忽從巖岫出，繽紛花雨點蒼苔。菩提花雨

自心佛法本無他，證得西來意若何。千古白雲封一塔，松風習

習晚來多。塔院香風

遊鼎湖山二首

西寧金光綬（鹿亭。明經）

久有寒湖約，今來是幻緣。繞林迂石磴，迴徑入霞天。萬象齊雲表，諸峯亞檻前。蕭然塵世外，清興欲逃禪。

沉沉鐘磬裏，深院絕煩喧。澗水隨荒逕，山花到洞門。地窮人跡少，僧老道名尊。相與談玄錄，浮生未可言。

小歇亭

一谿深盡衆峯迴，上有孤亭結小臺。坐石漸知塵市遠，逢僧先喜洞門開。巖邊落木隨風去，樹裏寒鐘隔水來。漫擬祇園最幽處，此間應已是天台。

飛水潭

奔雷走浪自天傾，空谷淘淘似未平。出壑斷雲寒欲結，到山棲鳥絕無聲。人登絕壁心如水，月照澄潭色倍明。此處不煩鐘磬響，坐來塵慮已全清。

遊雲頂寺

西寧冼綱（華峯。茂才）

遙尋雲頂寺，天半但聞鐘。一水紅塵隔，千山綠樹封。湖傳龍已躍，地昔虎留蹤。誰信蓮花國，浮生不易逢。

寄鼎湖棲老和尚（《拾遺》附。）

香山何吾騶（象岡。明大學士）

永夜看經靜似冰，未須善識為挑燈。漏殘未奈穿窗雨，拈韻題詩寄老僧。

禪餘詩

憨山清祖送棲翁參方偈

汝持一滴曹谿水，遍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能說法，如今不直半文錢。

憨祖題蓮華洞詩

蓮花瓣瓣湧滄溟，寶殿高寒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吠，夜深說法有龍聽。

博山祖送棲翁偈

棲禪嶺表稱耆舊，鎮海明珠誰不有。栲栳相傳古及今，誰是拏雲攫浪手。肉髻深藏知幾秋，光明普照四神洲。旋聞返見辨端的，喫飯穿衣得自由。果若沾嘗些子味，蹭蹬如癡亦如醉。逢人懶話目前機，正好隨群與逐隊。何緣跋涉博山來，淞水潮聲莫浪猜。腳跟踏著家山路，白汗通身帶活埋。

禮雲頂先老和尚塔

雲窩傳聚（字中介。嗣弘覺）

巍巍傑出鼎湖巔，塔影全收落正偏。金鎖骨連芳草碧，鉢盂香滿雨花鮮。山眉有慶雲封密，月面常光寂照圓。終古深恩難報答，瓣香聊供我師前。

歸鼎湖作

石洞元覺（字離幻。嗣雲門）

吾道原無住，斯行亦偶然。片帆懸渡口，孤棹入湖天。山色留前古，谿聲送暮年。江心應有月，松際幾時圓。

世事多留難，山心誰與期。行當衰老日，況值亂離時。定水呈

空色，閒雲寄所思。故交應有念，前路莫遲遲。

祝草堂和尚示生

高豎瀛山幟一枝，百千龍象擁龐眉。法流葱嶺今宗匠，道重花山老律師。定水有天通皓月，真空無地著須彌。等閒笑向稠中問，七步周行是阿誰。

哭棲老和尚（戊戌六月示寂）

華林元海（字薩雲。嗣雲門）

七十三年示現身，今朝消息遣誰親。寒光一道貫牛斗，夜雨千山泣鬼神。掇土為香寧愧我，傳燈續燄屬何人。吾師末後提持處，六月亢陽雪正新。

龍泉

重巖古樹下，玉井吐靈泉。風節有無韻，星輝上下天。清香分石火，恬澹伴僧禪。終是東流去，從龍歸大川。

飛龍潭

吼日呈金練，懸空飛雪花。菖蒲滋古壁，水鳥浴寒沙。滌慮忘蒸暑，窮源穿落霞。去天如咫尺，誰與接星槎。

旃檀林

瑞像從年古，瑤臺散夕陰。水流雙樹淺，紗暗一燈深。群壑低窗牖，諸天接梵音。時來攜素友，坐石靜披襟。

金剛壇

靈臺方丈後，石逕避松開。鳥自依林囀，雲從何處來。山色暝猶幻，猿聲靜愈哀。皈心密跡士，百怪莫能回。

過白雲寺禮憨祖像

新秋解制後，每叩白雲扉。愛此前朝樹，涼生拂祖衣。酌泉薦澗芷，侍榻辨鬚眉。何處明真實，曹谿定所歸。

遊鼎湖作

東湖元旻（字天藏。嗣雲門）

萬里尋源到虎谿，鐘聲遙隔數峯西。旋登曲徑諸天近，回視塵寰下界低。經閣半間依石構，浮屠七級與雲齊。山靈何用栽田食，時有銜花舊鳥啼。

湖山鼎峙

鼎成龍去尚遺蹤，萬古煙霞翠色封。好似桃源隔人世，誰知深谷有禪叢。

峽水朝宗

牂牁萬里自西來，右繞湖山百折迴。峽頂雲連湖上月，鴻濛一片未曾開。

方池月印

月臺下湛方池水，水色瑩明月一函。禪客到來閒睹影，豁然一悟罷南參。

曲徑雲封

羊腸九折路如斯，谷口雲封薄暮時。上界不聞塵世事，銜花靈鳥豈容知。

龍潭飛瀑

飛瀑泠泠下碧湫，誰將正練掛崖頭。分明示作廣長舌，晝夜宣揚卒未休。

鳳嶺疎鐘

虎谿未到乍聞鐘，猶隔雲林知幾重。靜裏一聲開性地，無勞招手已相逢。

菩提花雨

菩提無樹鏡非臺，何處天花自散來。莫怪空生空默默，木人無舌語如雷。

塔院香風

浮圖七級湧危峯，舍利流光瑞靄濃。一陣異香風送至，儼然靈鷲會邊逢。

遊飛水潭

釋開訶（字慧弓）

石巘侵雲磴道礪，相將登眺思依依。林深異鳥一群逸，潭靜神龍三自歸。風故冷吹秋景薄，水當斜掛晚煙微。巖臺寂歷禪心見，得句何疑不妙機。

指月樓頌

釋開訶

吾師初無此山志，偶爾誅茅聊靜寄。豈知山岳本有靈，閔全福地歸朱氏。吾師之師棲大師，和師一興成楚寺。殿閣參差華洞間，軒窗盡日明蒼翠。晨鼓暮鐘演妙音，石貌雲龍紛道意。見聞何獨自忘機，禪誦成群皆法器。更加山鳥啼無時，黃鳥鷓鴣撩禪思。冽泉淙淙處處流，鮮卉名花清四季。青松況植已成叢，圍匝精藍轉深邃。長年無事不知閒，經行宴坐恣情肆。城郭悠悠千萬人，幾人曾見此幽致。吾生有涯豈不然，及時無負此天賜。人間乞得瓦木貲，急架虛樓在空地。樓成頂禮稟吾師，題名“指月”標殊義。以此樓

隨山面東，月出遍樓無迴避。遍樓是月始應知，片情依著翻鈍置。是故今承師大慈，特地煩師重指示。指月樓名名此樓，此樓指月月皆自。此月無私照此樓，此樓此月指相委。請君坐攝耳根聽，吾為細言樓邊事。樓前樓左六七株，長松撐天倚空際。松濤風鼓透宵鳴，咸池廣樂真何啻。樓中分月滿松梢，松梢得月樓添瑞。于時不許白雲橫，獨前一峯欹如醉。磁鑪沉水裊煙絲，酌上鷺鷥欲生翅。吾於樓樂復何如，昨宵樓步掉雙臂。

三昧潭（與諸子同遊作）

釋開訥

崖削谿迴空太險，不因吾汝豈稱奇。道心臨水淡然妙，臺石承趺真所宜。幽鳥窺人棲樹靜，靈蛇聞法起潭漪。日斜殊欲無歸去，千載空令憶智師。

癸酉初夏過鼎湖

釋元理（字式庵）

衆壑松陰盡，翠巖紺殿開。千峯雨新霽，一笠我方來。雲護仙壇石，聲喧布水臺。天湖丹鼎在，時有妙香回。

詠舍利殿新菊

釋圓能（字幻鑑）

菊綻蓮峯寶塔前，分明別出獻金仙。根棲淨土非凡種，骨傲秋霜絕世妍。踈影玲瓏宜晚節，閒情舒卷自天然。東籬長作煙霞伴，肯讓陶公三徑先。

遊天湖作

寶蓋垂金地，高深物外家。削成遲日月，囊括剩煙霞。石乳分渠正，松風落磴斜。胞胎休作觀，樓閣在蓮花。

徑轉天俱側，谿迴地復長。到門方識寺，選石忽聞香。清楚三

更徹，浮煙幾點蒼。且留飛水步，一滴見甘涼。（時欲觀飛水并遊白雲寺，不果。）

步樊長文孝廉遊鼎湖（三首）

釋一機（字圓捷。六代住持）

浮生閒未得，隨步陟湖峯。徑曲疑無地，山深何許松。花開明遠嶠，谿響閒疎鐘。正好逢僧話，高春逼暮容。

何處堪乘興，湖山暮有年。猿猱（三十四）登嶺頂，髣髴到天邊。日高僧夢覺，林靜磬聲全。孰不欣斯隱，其如世念堅。

萬緣難放下，放下即僧身。綠水為良伴，青山是故人。但教知自重，何處不稱尊。此即桃源洞，由來堪避秦。

山居

釋一機

經年不出戶，一榻日高眠。有相非關我，無心莫問禪。山花開復落，窗月缺還圓。新構茆齋起，雲來占半邊。

世情諳已熟，長揖入山林。道遠無人問，詩成祇自吟。三生圓澤石，一調伯牙琴。盡付東流去，況埋直至今。

我愛山居好，柴門慣不開。一庵藏衆壑，三徑矗多梅。跡晦名何有，心空境亦灰。庸知今日事，仁主重高才。

愧難群衆壑，孤德嘆無鄰。閨寂潛幽島，疎慵稱懶人。睡高三丈日，坐老一間身。莫問滄桑變，桃花亦笑秦。

無才堪世重，癖性好山居。臥久不知道，禪餘亦讀書。我嘗高斗室，誰又大門閭。自掃門前雪，他霜莫管渠。

衆如不入數，奚用更求容。隻影潛深壑，孤瓢掛別峯。不聞兒女哭，但見虎狼蹤。亦似華林覺，相依大小空。

吾道從來隻，胸襟苦莫雙。曲非關寡和，自是不同腔。臥有雲為席，門無客吠獐。夜深詩茗罷，孤影對殘缸。

鄰山昨有信，遲我上高峯。古道由今日，單丁策短筇。行人不

到處，得地曼潛龍。迴顧來時路，雲封已幾重。

謾道吾生拙，吾生拙最宜。住山不記歲，飽食熟眠時。靜到全無事，閒來亦賦詩。笑渠忘入路，徒自罣多岐。

此身多苦懶，久不到人間。祇見山居樂，都忘鬢已班。工夫閒裏得，人我靜中刪。若個癡猷子，家園日往還。

特立非關傲，孤情亦自憐。每慙居衆外，爭敢越人前。拙以性情稟，廉從祖父傳。空山經久住，大似小神仙。

何處尋文豹，漫天霧未開。步隨山犬入，雲傍杖頭來。谿徑茆多塞，松門雪滿堆。晴光應有待，期與汝登臺。

禮先老和尚影

釋一機

昔日全身藏不住，一朝獨露被人知。而今祇著由人拜，拜到天崩地爛時。

天湖十四景

釋傳檀（字越度）

折路騰空

終日騰空不識空，恰如折路可相通。一回踏破空消息，笑殺當年列御風。

曲泉尋海

環流激石欲如何，迢遞朝宗借道過。把斷要津堪一笑，笑君歸路尚蹉跎。

虎谿煙鎖

此谿誰以虎為名，漠漠籠煙萬樹平。迷盡幾多飛鳥路，道人來

往不曾驚。

鳳嶺雲過

參差疊嶂稱飛鳳，寧倩閒雲作羽儀。世界洞然如許闊，浮雲何礙去來時。

石塔凌霄

造就無縫曾塌地，展開有相便凌霄。祖翁基址堅牢甚，雨驟風狂不動搖。

袈裟布地

伽黎誰印幻規模，散作平田撩亂鋪。空費耕犁多少力，可能動著一絲無。

碧潭龍舞

潭澄龍躍誰曾見，潭隱龍潛又若何。偶向空潭呈伎倆，莫疑頭角慣興波。

瀑澗猿啼

啼猿飛瀑各成聲，若個無情若有情。縱是知音徒側耳，自然唱和許誰評。

鷺山暮雨

道是飛鷺卻懶飛，堆堆終日祇忘機。黃昏一任猖狂雨，豈為漂流亂羽衣。

壁嶂晡雲

層崖絕谷客蹤稀，斜日晴雲織翠微。壁立已無棲泊處，憑虛點綴信天機。

石徑行僧

本地風光得自由，逍遙杖笠下丹丘。腳跟穩踏凌虛徑，路滑何須怕石頭。

松陰踞客

徙几迎賓嫌檢束，松陰箕踞見天真。尋常薪水煨鑪去，恬澹何曾擾主人。

肯臺澹月

一個蒲團深夜坐，輕風淡月正相應。直饒淡到無痕處，頑石知他肯未曾？

龍井疎星

歷歷源頭不偶然，時人徒向井觀天。豈知清淺隨流處，印出明珠顆顆圓。

初住鼎湖述懷呈諸方同學

東樵鷺（七代住持）

先師密囑曾書紳，祇許住山不為人。默存牢記三十臘，裹足不思求轉身。祖庭旦過頻來客，自甘長作伽藍民。芻廬去後音響寂，寶華王座生埃塵（三十五）。天龍八部增惆悵，衆中不辨主與賓。我住鵞潭睡方足，快哉四體由屈伸。三竿紅日出東海，門前剝啄聲何頻。披衣倒屣出見客，客來申請殊殷勤。乃云山中二千指，衆指行籌輿論均。無繩自縛縛將去，捨卻蜜果甘酸辛。腳打行纏腰匾擔，二時鐘板隨僧倫。毘尼細行謹繩檢，恢諧不復依天真。從前文字皆綺語，本來面目新日新。無口匏瓜無法語，有緣針芥有來因。朝住山，晚為人，師訓半違還半遵。倒行逆施已如此，日暮塗窮勿復云。莫讚嘆，莫嘲瞋，大家扶起破沙盆，代與如來轉法輪。

己丑初春十二夜樊學院悔庵舟過鼎湖見訪，
以公事促程不容下榻，乘月出山，留題而別，賦
和四韻，用志方外之遊

東樵驚

住山不覺此山深，鳴鳥時聞惠好音。袖裏八行懸密約，江干雙
節快幽尋。風兼花氣迎歸院，月并蓮燈送出林。從此祇園有甘樹，
春光何處不清陰。

脫畧形骸忘主賓，逍遙鵬鷁自相親。三年兩試巡方使，萬壑千
巖訪道人。恰好山高先得月，懸知雪後早生春。題詩留在三生石，
不待籠紗字字新。

天上卿雲任往還，夕陽斜月去留間。春宵不費千金買，竹院容
偷半日閒。小歇亭皋供緩步，促程驛吏候重關。清風攝入奚囊裏，
化作松濤出萬山。

百丈嶺頭啼鷓鴣，攀藤乘月下天湖。雪山鷲嶺應如此，劍閣蠶
叢得似無。一徑松杉排鹵簿，數聲猿鶴代傳呼。何由借得僧繇筆，
寫作谿橋送客圖。

飛水潭觀瀑

東樵驚

白鳳啄冰翔碧落，玉龍帶雪下瑤臺。天花不斷四時雨，地軸長
奔萬壑雷。茗椀試將新石乳，山衣濕透古莓苔。重來記得曾遊處，
顧影澄潭日幾回。

尋黃帝鑄鼎故處

東樵驚

咫尺卿雲近鼎湖，尋思往事入虛無。七星光接三台座，九轉煙
銷八卦爐。夢到華胥羞白髮，歸從赤水想玄珠。頑金躍冶知多少，
終古無人作範模。

遊飛水潭與諸子同賦限韻

東樵驚

病軀未支心先去，筋力無加卻有加。七尺烏藤伴形影，一條白練入煙霞。靈湫鎮日傾盆雨，頑石當陽散寶花。莫道銀河隔人世，迷津何處不通槎。

山色谿聲無遠近，林光潭影互交加。密雲觸石成疎雨，孤鷺迎風散落霞。坐久三衣疑浣雪，憑高雙眼易生花。青猿也羨臨淵樂，隔水呼兒上斷槎。

山中書懷

東樵驚

役盡聰明博得癡，蹉跎筋力陡然衰。晚圍革帶朝移孔，左策藤枝右傍籬。鳩食鶉衣甘我拙，鯨吞虹飲任人為。扁舟擬逐華亭後，歸向鵝潭理釣絲。

火宅何堪再補茅，濁河不用更投醪。吟《詩》我欲通群怨，讀《易》誰能玩象爻。深夜風簷鳴蛤蚧，虛堂月牖掛蠨蛸。靜觀物理須休歇，莫漫逢人強解嘲。

靜坐不知西日斜，竹風和影互交加。唾餘乍見蒸成菌，齒落都忘飯有沙。蟲語喚醒愁布袋，鐘聲催起破袈裟。悄然悟得無生旨，緊閉松寮禮法華。

銷磨白髮半酸辛，潦倒紅塵愧隱淪。老似鷄巢空偃蹇，病來獅子只嘔呻。夢中不辨誰為主，醒後那堪舉似人。一盞殘燈伴孤榻，酸風吹冷破頭巾。

松影依窗東復西，何堪鐘鼓促晨鷄。問天不語頻搔首，面壁無言暗噬臍。勁草偃風柔繞指，高花和雪踏成泥。閒將歸計問童子，笑我詩囊不住攜。

拚取深山換淺山，水邊林下屋三間。蒲團有腳行藏便，鐘板無聲夢寐閒。靜對亭陰迴暮景，飽餐麤糲駐衰顏。緘書先報鄰翁道，淨掃茅堂待我還。

偕諸子集小歇亭啖荔

東樵驚

千尺懸崖七尺藤，自來自去自躋登。禪心對景枯難得，歸計逢人說不能。水鏡豈堪呈白髮，荔香寧免致蒼蠅。憑高四望增惆悵，大地茫茫一個僧。

慶雲十詠

湖山鼎峙

東樵驚

湖光百里路千重，鼎足東南見此峯。函蓋乾坤歸大冶，莫愁金石不銷鎔。

峽水朝宗

山前流水接牂牁，峽口無風也自波。閒上慶雲高處望，江河日下更如何。（三十六）

憩庵環翠

暫息勞生樹下身，光陰送盡往來人。行雲流水無蹤跡，翠竹黃花自主賓。

小歇群峯

碧嶂丹崖儼畫屏，煙霞深處見孤亭。好從小歇尋真歇，莫戀寒巖異草青。

方池月印

高懸古鏡慶雲邊，印破山中水底天。月落池空人定後，不知何處別方圓。

曲徑雲封

山前山後更藏山，石路雲深戶不關。卻恐雲隨風雨去，獨留曲徑待僧還。

龍潭飛瀑

雲淨谿喧雨歇時，閒來觀瀑策雙眉。一條白練從何去，龍臥澄潭祇自知。

鳳嶺疎鐘

鳳嶠鐘聲出白雲，更無一字可呈君。洪音敲落西山日，借問下方聞未聞。

菩提花雨

菩提有路好登臨，三笑何如一笑深。不用靈山求直指，蒲團長在雜花林。

塔院香風

風旛動處百花香，寶塔重重見瑞光。鼻觀全空無入處，木樨花下笑人忙。

鼎湖山志卷七

藝文碑碣第十二

蒼松古栢，文之質也；黃花翠竹，文之華也；響泉幽磬，文之韻也；雲蒸霧蔚，文之態也；淵亭岳峙，文之正也；奔雷訇瀑，文之奇也。天地有自然之文章，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遇之而成理，神遇之而成形。名山非作者無以寫其真，作者非名山無以成其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鼎湖在萬山中，開闢六十餘年，海內作者未盡知名，邑《志》所傳，尚多闕畧。中間法王垂語，名宿格言，當路讚揚，文人著述，亦復不少。姑從碑碣記載、墨瀋留題者，表而出之，以俟後來之繼響，庶名山不寂莫云。為《藝文碑碣志》。

雲頂和尚文藝

復惠王書

道丘以魯鈍濫服田衣，投老荒山，慙為師範。敢曰晦跡韜光，無乃灰頭土面。年來多病，進退惟艱。伏惟我王現身大士，屏翰法門，纔下鑾車，便當走覲，況辱忘勢垂念，錫召殷勤者哉！第再三揣度，祇是步履難前，鈞命坐違，萬罪奚贖。念我王既破格相遇，必乞慈宥曲施，隆賜拜登，感恩浩蕩，雖山門增潤，其如丘之愧悚何！祝王福盈寰宇，壽埒須彌，永為靈山重賴。太妃菩薩母宿承願力，示降王宮，不勞受戒而戒本具，寧俟山僧耳語為也。無任主臣，恭復。

惠王請書（附）

弟子惠王由梁頓首和南鼎湖棲壑和尚大禪師座下：惟梁忝預天潢，向依佛化，至於知識，尤所尊崇。頃自楚中入粵，便聞鼎湖一席，實冠諸方，禪師梵行，迥出尋常。此心固私淑久矣，第未獲登山問道為悵。梁母太妃持齋有日，欲屈禪師左顧寓府，授以菩薩淨戒，俾梁得佇聞高論。萬毋峻卻，用慰夙心。特具佛衣、信香、菲儀，遣馬天麟恭迎就道。禪師其鑒之。

復熊開府啟

恭惟某官靈山受蒞，澤國分符，具有佛慈，奉行天討。振興法社，噓凍谷以回陽；掃蕩魔軍，鼓颺風而振槁。誠菩薩之應化，以宰官而現身者也。僧道丘山中麋鹿，甕底醢雞。思終老於一丘，敢希榮於三顧，側聞水月告成，斗天示現。一莖瑞草，化為丈六金身；方寸福田，包括三千世界。假非大人機用，曷由萬德圓彰。相將扶杖往觀，適值採薪中阻。遽承寵召，恭拜隆施；明德難忘，拙疾成癖。欲逐雙鶯出谷，無如二豎隨身。方命之愆，難逃鈇鉞。容光之照，乞鑒蓬蒿。臨啟無量悚息之至。

請棲和尚住持水月宮啟（附）

熊文燦（字心開。兩廣總督）

恭惟棲翁和尚蓮宗得髓，花旨傳心，戒、定、慧同歸一貫，禪、淨、律接利三根，洵（三十七）昏衢之炳炬，濁海之澄珠也。某受命九重，分符兩粵。軍務盤錯，禪理荒疎，渴聽雷音，遙瞻雲岫，入林有願，迫事無閒。茲啟：向者視師南海，進勦香蠻，奏凱東陲，實憑斗聖。圖惟報稱，建立道場。卜勝地於星巖，仍舊基為水月。莊嚴佛土，範鑄支天。兩載經營，一期成就。金容烜赫，寶殿巍巍。人境懸殊，禪房闐寂。欲圓妙果，端藉高僧。屈指居亭，匪公不可。攢眉入社，豈予所知。敬泐素魚，拜將銀鹿，天湖瀝

浦，相去幾何。雲頂星峯，能來伊邇。公肯振錫以臨，予當掃逕而俟。謹啟。

復平南王書

山衲道丘稽首復平藩殿下：竊惟佛垂入涅槃，法付王臣，以護持此道，必藉有力大人故也。今我王宿乘願力，不負所囑，屢建殊勝道場。山衲滿口讚羨，每恨老病弱質，弗獲躬趨隨喜為慊。茲蒙鈞召，敢不恭赴，獨慮草野頽齡，進退不便，恐辱王命為畏。坐此違慢，萬罪奚逃。伏乞原情，曲施慈宥。厚賜拜受，深感王恩。容將辦供，上獻三尊。命僧隨啟經懺法筵，用祝我王萬福。肅此復上，不勝竦息。

平南王請書（附）

平南王尚致書於鼎湖山慶雲寺堂頭棲壑老和尚蓮座：本藩薄德匪躬，仰荷佛光，謬膺天眷，底定粵東，分茅胙土。念茲寵渥，似屬前因。爰慕大乘，留心內典。夙欽禪範，親炙未能。緣向年提師入粵，屠戮稍多。雖云火燄崑岡，難分玉石；然而血流漂杵，恐干天和。內返諸心，夙夜自愧。茲蠲吉日，啟建道場，報恩資有，植福消冤。緬維老和尚望高震旦，道貫幽明。恭迓俯臨，證明功德。仰祈振錫，來降法筵，俾人天歡喜，功德圓隆。本藩藉茲問道，饒益有緣，幸甚！幸甚！專遣旗官某親傳來意，艤舟奉迓，夙候啟程。職守藩封，未遑越境。到日郊迎，幸無見外。

答實行禪師書

藩主賜召，本當恭赴，況又辱老禪座諄諄致囑耶。但忖老朽耳目，久失聰明，而足疾近為尤甚。應對送迎，坐此不便。有方尊命，罪何可言。萬望慈悲，轉達藩主恩宥，則感德高深，實所銘刻。隨將所賜辦供，命僧啟建經懺道場，用祝藩主萬福也。忽忽復上，不盡不恭。

後又答實行禪師書

珠林已就，全憑優育之功；法苑弘開，貴在匡扶之力。仔肩正化，舍禪座而誰耶？是以披誓鎧於夢宅之中，振法幢於劫波之際。聖教資興，道風整肅，私衷極為慶慰，僧伽莫不倒屣而歸矣。第愧山野，年耄力綿，苦於迎送。每擬巖泉隱逸，豈期杖履風生。憩跡荒郊，弗覺數月於茲。承來諭諄諄，自覺其中耿耿。仰惟禪座雖處塵寰，而乃維持正法，某即衰邁，亦何憚跋涉，勉赴勝期。謹著仲冬望後，準當策杖而就矣。肅此布復，不宣。

《雲頂剩語》序（附）

珠江鄭際泰撰（翰林院）

《雲頂剩語》者，鼎湖山棲老和尚遺書，芻廬苾芻編輯行世也。客有持其書問序於珠江之內史，曰：“本來虛空，緣妄想執著，剩有山河大地。浮漚也，疇禪之？疇繼之？洞天福地，剩有鼎湖之慶雲。高山也，疇作之？疇荒之？洞水逆流，曹山倒卓，剩有雲頂老人，踞大雄峯，受人天供。父子也，疇主之？疇賓之？雲頂兒孫，各師其師，自我其我，剩一芻廬苾芻，謹守門庭，不忘囑累，摺撫舊聞，述而不作。結集也，疇知之？疇罪之？”內史受書執簡言曰：“鼎湖在閩浮提，一稊米耳。開闢以來，獐虎守之，近事居之。一旦紺宇珠林，別開生面，伊誰之力？雲頂老人當為慶雲鼻祖。慶雲會下，通宗註律，修習淨因，大不乏人。然或越陌度阡，袖香私淑；或復分門別戶，建立法幢。中間砥柱中流，嶠乎其不可拔者，誰乎？芻廬苾芻當為雲頂象賢。佛教西來，不立文字。此書大意，隨建隨掃，即實即權。悟之者，握矢成金；昧之者，握金成矢。一部《剩語》，當為虛空註腳。噫！合喙爭鳴，晨雞失曉。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太史公乃強為之解。《剩語》剩乎？序《剩語》者，烏知其非剩語乎？剩與不剩，直待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時，許與雲頂相見。”

碑記

開山建寺記（初代和尚立石，載入郡《志》）

洪天擢（新安人，明吏部尚書）

端谿之水，來自桂林、象郡，滙諸流委蛇入海。山之蜿蜒磅礴，亦因之。扶輿靈淑，王氣發祥，轉輪利生，不忘靈山付囑，當必有高人禪匠，應運誕興，作法門之津梁者出焉。距郡治一由旬許，有鼎湖山。按郡《志》，名天湖山。最高峯頂有大龍湫，與雁宕爭奇。邐迤而下，有涅槃石，六祖高弟智常禪師入定處，鐫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八大字，筆理遒古漫滅，殆唐人為之也。循涅槃石而東數百武，三臺鼎立，環旋擁出蓮峯，中平若掌，則棲壑大師之慶雲禪院在焉。昔智藥三藏經曹谿，謂水與西天無異，而山似西天之寶林山。余皈依大師，受菩薩戒，周行殿廊楹廡，竊嘆慶雲刹土，殊似我蓮池祖師雲棲道場也。惟我蓮祖師之範衆也，嚴淨尸羅，首崇梵綱。大師遵之，爰是防範戒體，如護明珠。惟我蓮祖師之攝機也，標指樂邦，盛弘淨土。大師遵之，爰是策勳清泰，如望家鄉。至若五時衍教，一雨普霑，則我蓮祖師不以淨而廢教也。大師遵之，爰是廣購華梵藏本，而性相兼研，闡揚諦理，融液醍醐。又若一心絕待，發明單傳，則我蓮祖師不以淨而抑禪也。大師遵之，爰是兼提“是誰”公案，而禪淨雙修，圓悟無生，崢嶸角虎。嗟乎！象季陵彝，狂解聖證。嶺南邊國，歸信者希。處世不知有因果之徵，在道不知有毘尼之制。況能厭生死，求生淨土耶？又何況能信自心直下承當者。故余額之曰“領表雲棲”，真苦海津梁，長夜明炬。法門領袖，舍師而誰？師髫年鬚染，煙水百城。餐法乳於憨山老人，圓具戒於寄菴師翁，領宗旨於博山和尚。向上大事，固亦披露囊藏，終不肯得少為足。弟子斤斤繩墨，一唯安養是歸者，則親授念佛三昧及毘尼衣鉢於我蓮祖師，得其髓也。先是，鼎湖一山，灌莽極目，大師高徒在慘禪師於崇禎癸酉秋，杖笠經

此，見其山水幽勝，由是構庵居焉。丙子夏，與山主少川梁君及諸檀越請大師住持，一時緇白歸向，杞梓丹青，頓成名藍。門以內正殿，供佛三尊，崇所本也。前為護法殿，右為法堂，左為洪誓殿。又折而又旋，躡層級而登，為祖堂、禪堂、庫房。復從而上之，為龍泉精舍，為檀越堂，為關房，為旃檀林，為金剛壇，為日觀軒，為雙樹堂，為大師之方丈，為西廳。中為舍利塔殿，為淨業堂，供阿彌陀佛，志所歸也，為影堂。左折而下為華藏閣，供毘盧遮那如來及三大士像，由極樂入華藏也，為準提閣，為七佛樓，為大悲樓，為息心堂，為禪喜堂，為印經堂，為慶喜堂，為客堂，為齋堂，為鐘鼓樓，號令晨昏也。其餘房室，靡不布置周詳，重重攝入，若帝網之連珠。他若香積有寮，沐浴有所。諸職寮舍，各各全完。安常住不置田，虞其長貪妨道。白毫所照，卒無缺供，斯亦奇矣。剎背倚鳳山諸峯，迴互映帶，曰嘯天龍，曰獅子峯，曰飛鷺嶺，曰伏虎岡，曰象迴嶺，曰袈裟田，曰浴龍池。漩復飛流，筧引涓涓，以供僧衆，潔冽甘芳。大師禪觀之餘，溢為翰墨，于諸景咸有題詠，茲不遑載。大師諱道丘，字離際，棲壑其號也。俗姓柯，廣州之順德人。其操履行腳，及得戒弟子，詳載別傳。

鼎湖山慶雲寺記（二代住持立石，原本）

肇慶府知府李彥瑁撰（字輯五。進士）

鼎湖山慶雲寺者，嶺南名剎也。地在端州下游羚羊峽之陰，去府治三十餘里。層巒疊嶂，萬山環峙。中有龍潭，其水深碧。世傳黃帝鑄鼎乘龍於此，因以為名。偽耶？真耶？姑存而勿論。或曰：是山也，絕頂有湖，故《通志》載為“頂湖”；天將雨，湖先出雲，故云“雲頂”。寺曰“慶雲”，蓋取諸此。開是山者，始於唐智常禪師。師得法於曹谿，歸隱白雲。從之遊者，人各一丘，招提凡三十有六，至今三昧潭、羅漢橋、涅槃臺遺跡尚存。遵白雲而東數里許，為慶雲舊址。巖壑盤紆，林藪蓊蔚。常有獐虎守之，俗名虎窩。明萬曆間，有憨山大師者應化嶺南，弟子金山迎住白雲。過

此，見諸峯羅列，狀若蓮花，遂更名為蓮花峯，曰：“後當有大福慧人闡化於此。”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蒼冥”及“夜深說法有龍聽”之句。其地則上迪村居士梁少川故業。少川崇信佛法頗篤，於崇禎癸酉結茅山中，號蓮花庵，與友人陳清波諸子為蓮社之遊。未幾，陽江朱子仁來客廣利，久有出家之志，少川拉與共住。後聞棲壑和尚得法於博山，歸住蒲澗，子仁往謁得度，更名弘贊，字在慘。是歲甲戌，在慘留蒲澗過夏。少川募資除土疊石，改建堂宇，一棟三楹，傍作茅廚，悉從草創。至冬，在慘還山。明年乙亥秋，棲壑赴新州，道經廣利，在慘偕少川諸人迎入，共慶名山有主，欲留久住。棲壑辭以蒲澗緣未了，仍返廣州。臨行出錢數十緡，屬陳清波令先備埏埴，以待將來。丙子夏，在慘諸人再造蒲澗，懇請棲壑於五月到山。是歲臘八開壇授具，弘闡毘尼，緇徒始集，更庵為慶雲寺。乃分執事，立規條，兼行雲棲、博山之道。凡諸創建，皆隨願順緣，行所無事。首建佛殿山門，次建宗堂，其上建毘盧華藏閣，左翼以準提閣，閣下為禪堂，懸鐘板；右翼以七佛樓，樓下設庫司，以蓄十方信施。庫右為禪喜堂，堂之上為大悲閣。時問道日衆，乃建法堂於大雄殿之左，其前為普供堂。建客堂於護法堂之右，其後為洪誓殿。殿右為印經寮，為養老堂，為慶喜堂。次於山門左右建鐘、鼓二樓。其最上一層，鑄鐵浮圖，建殿以覆其上，供如來舍利。右為方丈影堂，左為淨業堂。影堂右為雙樹堂，堂後有金剛壇。壇右為旃檀林，為日觀軒。自浮圖香剎下至山門，地分七級，堂列五層，左右輔以夾道。夾道外，左為香積，為茶寮，為碓廠，為行寮；其右為檀越堂，為息心堂，為雲來堂，為浴室，為東司。至順治戊戌，殿堂制度，次第落成。主持者棲壑，贊勸者則在慘也。是歲之夏，棲壑示寂。計住山二十有三載，前後皈依受戒弟子數千人。大眾共推在慘繼主法席，慘乃構木人居於淨業堂之右，秉教奉行，一軌於師法，宗風由是益昌。在慘歿，序及法屬湛慈，即今住持也。其奉法復與在慘無異，凡二師未畢之願，未竣之工，莫不歷歷修舉，胥底於完美焉。故鼎湖雖幽奇特出，甲

於嶺南，若不有慶雲寺之莊嚴壯麗，掩映焜耀於其間，必且終為樵人牧豎之場矣，亦孰從而見其為名勝哉！然使頂湖、慶雲得并成其為名勝者，詎非棲壑師弟三人創承濟美之力也與？余自佐郡以迄為守，凡八年於茲，數遊勝地，每至，皆流連徘徊而不忍去。興念三人苦心結構，既有功於佛法，更有功於此山也。因拾舊聞，為之疏其顛末，命勒貞珉，庶俾三人與鼎湖、慶雲並垂不朽云。

開山建寺記（五代住持立石。改本） 前銜

鼎湖山慶雲寺者，嶺南名刹也。地在端州下游羚羊峽之陰，去府治三十餘里。層巒疊嶂，萬山環峙。中有龍潭，其水深碧。世傳黃帝鑄鼎乘龍於此，因以為名。偽耶？真耶？姑存而勿論。或曰：是山也，絕頂有湖，故《通志》載為“頂湖”；天將雨，湖先出雲，故云“雲頂”。寺曰“慶雲”，蓋取諸此。開是山者，始於唐智常禪師。師得法於曹谿，歸隱白雲。從之遊者，人各一丘，招提凡三十有六，至今三昧潭、羅漢橋、涅槃臺遺跡尚存。遵白雲而東數里許，為慶雲舊址（三十八）。巖壑盤紆，林藪蓊蔚。常有獐虎守之，俗名虎窩。明萬曆間，有憨山大師應化嶺南，弟子金山請住白雲。一日過此，見諸峯羅列，狀若蓮花，遂更名為蓮花峯，曰：“後當有大福慧人闡化於此。”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蒼冥”及“夜深說法有龍聽”之句。其地則上迪村鄉人梁少川故業。少川卜其地葬親，擇吉日將窆，夢神人訶之曰：“此是朱家地，非爾所有。”崇禎癸酉，在慘禪師未脫白，時訪道端州及廣利，與長者陳清波善，因交少川輩為蓮社之遊。少川聞師姓與夢符，欣然捨地。師始開山縛柴為庵，誅茅種松，漸有可觀。次年精舍成，聞棲壑和尚得法於博山，歸住蒲澗，遂往謁得度。乙亥秋，和尚赴新州請，道經廣利。師偕少川諸子，迎和尚入主鼎湖。旋以事緣，暫返蒲澗。丙子夏，師與諸子再造蒲澗懇請，乃於五月到山。是歲臘月八日開壇說法，弘闡毘尼，緇徒始集，更庵為慶雲寺。乃分執事，立規條，兼行雲棲、博山之道。凡諸創建，皆隨願順緣，行所無

事。首建佛殿山門，次建宗堂，其上建毘盧華藏閣，左翼以準提閣，下為禪堂，懸鐘板；右翼以七佛樓，樓下設庫司，以蓄十方信施。庫右為禪喜堂，上為大悲閣。時問道日衆，乃建法堂於護法殿之左，其前為普供堂。建客堂於護法之右，其後為洪誓殿，右為印經寮，為養老堂，為慶喜堂。次於山門左右建鐘、鼓二樓。其最上層鑄鐵浮圖，建殿以覆其上，供如來舍利。右為方丈影堂，左為淨業堂，為獅子幢，為木人居，為指月樓。右為雙樹堂，堂後有金剛壇。壇右為旃檀林，為日觀軒。自浮圖香剎下至山門，地分為七級，堂列五層，左右輔以夾道。夾道外，左為香積，為茶寮（三十九），為碓廠，為行寮。其右為檀越堂，為息心堂，為雲來堂，為浴室，為東司。至順治戊戌，殿堂制度，次第落成。主持者棲和尚，而前後贊勸，經營樁柱，則在師之功德尤不可沒也。是歲之夏，棲和尚示寂。計住山二十有三載，前後皈依剃度受戒弟子數千人。衆推在師繼主法席，秉法闡教，一軌前人，宗風由是益昌。丙寅，師歸寂，序及法屬即今住持湛慈公。其奉法復與師無異，凡前此未畢之願，未竣之工，莫不底厥成焉。故鼎湖雖幽奇特出，甲於嶺南，若不有慶雲寺之莊嚴，掩映焜耀於其間，必且終為樵夫牧豎之場矣。然則是山也，謂與曹谿、雲門并壽天壤可也。前人為其勞，後人享其逸，居是山者，其可忘先後創承濟美之力哉！余自佐郡以迄為守，凡八年於茲，數遊勝地，皆流連徘徊而不忍去。興念前人苦心結搆，既有功於佛法，更有功於此山也。因拾舊聞，為之疏其顛末，命勒貞珉，庶俾前人功德與慶雲并垂不朽云。

重修慶雲寺山門護殿記

清劉秉權（廣東巡撫）

智畧神武，所以救民於亂；政令教化，所以牖民於善。二者異用而相資，其於治天下，一也。世祖章皇帝手闢中原，立綱陳紀之暇，間召高僧與談佛乘，於是天下翕然嚮風，知佛之為教，亦牖民於善之一道也。我平南王之鎮粵也，二十年來所創立修建，若曹



谿、大佛諸寺，不下數十所。而世子少保公、都統公，復推王意而廣之，凡名山邃谷，古刹梵宇，遊轍所經，悉令丕振，鼓鐘綺繡相望。端州鼎湖山慶雲寺，先朝崇禎間棲壑禪師之所建也。其地高秀平塏，群峯環衛，清谿泠泠出篁竹間，最為幽絕。師大弟子在慘，首結茅其上，及師駐錫，福緣所輳，不勞而集。殿宇堂寮，巨麗弘敞，蔚為叢席。無尺寸之田，而常住僧數百。戒德嚴峻，冠於諸方。都統公以機務餘閒，總轡登臨，顧而樂之。猶惜山門促狹，爰捐俸金千兩有奇，命監寺僧覺興自護法殿左右齋堂、客館，咸去故維新。翼以鐘、鼓二樓，更築月臺為外護，備極壯觀。始於庚戌仲冬，閱壬子夏而告竣。以予謬撫綏是邦，命為之記。予深思之，而益嘆王父子之明達治體，得古大臣之用心也。昔太公以兵法事周武王，號鷹揚之師。及受封於齊也，三月而報政。其治之之道，不過曰“因其俗”而已。夫世風升降靡常，居今反古，事迂而願遠。因民之所趨而利導之，若決泉原而放諸江，其歸易也。今天下莫不知有尊信佛法，往者東粵適當干戈載戢之初，民勞懼而思為善，王順其所欲，身為之倡，於政令教化之外，別為權衡，以默培其忠厚之心，而潛銷殺伐之運。此固太公、丁公所以治齊者，而王父子實踐行之，豈獨佐命之勳、戡亂之畧媲美前人而已哉！予故表而出之。鼎湖心宗，受印博山，而淨土則紹雲棲，行業精勤，其徒至今守其師範而不變，遠近悅而歸之。化民成俗，所必取者。都統公之所喜，不偶然也。於是乎記。

慶雲寺準提菩薩像記

粵東有大長者李慧庵氏，於準提菩薩具大法緣，供養聖容，持誦真言，純至不懈。嘗一造菩薩像於端州之天湖，再造於廣州海幢，復造於韶州丹霞，皆七寶嚴飾，為光明瑋特之觀，使一切人生敬生信，蓋震旦末法中希有事也。毘盧遮那如來為薄福惡業衆生入準提三摩地，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此即法身佛說不同報化。準者，無等覺義；提者，無取捨義。有等覺即相似覺，無等覺

即大圓覺。有取有捨即有等覺，無取無捨亦無無等覺。行者諦信，純一直心，以無差別智，入不思議境界，如鏡照鏡、空合空，即全身成準提佛母之身，能疾得無上菩提，豈猶有非人而伺其便。然則準提佛母者，毘盧遮那法身之所流出，亦復流出一切諸佛。若人至心成就，此像亦從自性毘盧遮那中流出，全身成準提佛母之身，即全身證毘盧遮那之量，使一切人生敬生信，滅無量罪，集無量福智，成無量正等正覺，皆從此三道場準提佛母之身流出。慧庵之福德，寧可以算數譬喻盡耶？慧庵以醇儒好行善，當世變，更涉險阻。嘗為準提菩薩之所加被，每遇知交，勤行勸導。今奉準提像，持準提齋，誦準提咒，流通準提密教。即從此一門深入，直至成佛，豈特東坡彌陀一軸，為西方公據而已哉。

鼎湖山慶雲寺鐵浮圖碑記

湛慈譔撰

釋迦如來，乃吾娑婆世界賢劫千佛中之第四佛。其示生於西域中天竺迦毘羅國淨飯皇宮也，當此震旦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七歲出家，三十成道，說法四十九年。所應度者俱已度訖，就娑羅雙樹間示大涅槃，又當此土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也。載以金棺，至荼毘際，神通力上湧虛空，三昧火自焚身骨，變為舍利，如雨而下，計八斛四斗，留為衆生福田。小者如麻，大者如豆，其堅雖鐵鎚擊之不壞。光明色澤，變化無方，隨人業力，視之各別。時五天竺官民人等，爭奪供養。以威力繽紛，爰有梵志善為八國分之，爭隨息焉。本山鐵浮圖所藏四顆，由昔耶舍尊者入定西域，見神州瑞氣貫天，知有勝地。尋跡江右匡廬，得金輪峯，遂還請三瓶至此，葬而塔之。後塔圯重修，掘破一瓶，人因奪焉，以有展轉而珍藏者不一，於是憨山大師得數顆焉。予先師棲和尚又得四顆於憨之門人。師欲功德公於群情也，順治丁酉，奉舍利而瘞鼎湖，損衣鉢資建之，殿上崇塔，以鐵塔鑄禪山。塔歸之日，師早聞天樂鳴空，移時方歇，靈感又如此。其至康熙癸亥，比丘覺興、圓捷顧塔殿湫隘，

且不甚嚴麗，白草堂和尚募重新之。高且深闊，前後布置，麤有可觀。斯役也，棲老和尚開創，盡美於始；諸檀施繼志，盡善於終。又得興、捷二公身心効勞，於以莊嚴叢席，接引後賢，遑矣。先是，丁酉，塔下所瘞者，無乃四顆。迄癸亥，則附禪朗比丘得於棲賢者數百顆同瘞，另貯玻璃瓶、小銅塔，鐫石識之。丙寅夏，草堂和尚示寂。冬，予從衆請，紹住持。述此緣起，以示後昆。敬勒貞珉，用垂永久。

本山第三代住持湛慈和尚塔銘（補遺）

翰林院鄭際泰撰（號珠江）

粵自曹谿演派以來，嶺南一燈，宗門、律門，代有傳人，然未有如我師湛老和尚之卓卓者。師法諱傳源，字湛慈，順德龍津馮氏陞問公之子。夙具慧性，為兒童時相與嬉戲，便聚沙為佛事，識者早已知其為再來人。年七歲，即請出家。父母不許。既而請益堅，父母不能奪，乃薙髮於龍津慈度庵，為仰素禪師弟子。留心內典，每終日靜坐，期於明心見性而後已。素大異之。是時棲壑老和尚開山天湖，縑素雲集。師聞嚮慕，往從稟戒。自癸未以至乙未，住天湖者十有三年，盡得棲老和尚宗旨。又聞覺浪和上為一代禪宗，駐錫於浙省之松光寺，師欲所得者就正焉。丙申春，度嶺北遊，遍參諸山耆宿，抵武林報國寺。延師講《楞嚴經》，咸以為聞所未聞，懇留住持，師不允，一心參覺和尚為念。及至，與覺語，兩相契合。諸凡精義微言，靡不開發。覺深器之。其勇於求道，不憚跋涉勞瘁有如此者。戊戌冬南還，復住天湖。時棲老和尚已示寂，在慘和尚嗣法席，延師為監寺。歷數載，往西寧，結茅車潞山下，一瓶一鉢，隱居潛修。善士麥滋莊等請住梅屏，遂移錫焉。丙寅夏，在和尚示寂，衆請師繼法席，師固辭。紳士輩又相繼以請，師乃允，仍自謙，益麤衣蔬食，與諸行人無以異也。四方來學日益衆，無不知有湛和尚者，猶景星慶雲，爭先睹之為快。師為人質樸渾厚，與人無競，精於禪理，不事修飾，蓋其天性然也。及至設教持律，則

辭嚴義正，凜然不可犯。有宗門之穎悟，而不為大言以自銜；有律門之矩矱，而不為口耳之所拘。上繼祖燈，下引後學，非我師其誰與歸？一日，偶示微疾，詰朝更衣趺坐，囑付大眾，言訖而逝，數日顏色如生。諸弟子拚龕造塔，奉全身葬於本山慶雲寺之左。師誕於天啟辛酉年九月二十七日丑時，示寂於康熙辛未年八月初二日未時。世壽七十有一，戒臘四十有九。諸弟子彙師行實，徵余言為塔銘，誼不獲辭，謹按狀而為之記并銘之。銘曰：

天人之理，一誠而已。成佛作祖，誠為終始。初訪天湖，機緣在是。踏遍名山，仍來者裏。建幟登壇，盡人指示。隨緣而來，緣盡而止。皓月長空，落花流水。者個塔中，是佛種子。

龍泉精舍碑記

華亭李綺撰（字友三。廣東學使）

去端州四十餘里，有山名鼎湖，屹立下游，高出雲表。遙望羅浮，東西角立於省會之左右。考《名山志》，詳彼畧此，常竊疑之。豈天作地藏，與佛法相為表裏，必待其人而後著乎？鼎湖之東委蛇二十餘里，山名蓮花洞，萬峯環抱，衆水交流。谷中一區，平夷寬曠，洵佛地也。崇禎丙子歲，棲壑禪師得法於博山，衣鉢南還，卜隱其中。先時茅屋數椽，僅蔽風雨。漸次因緣輻輳，金碧輝煌，佛法大興，龍象蹴蹋，榜其山曰“慶雲”。豈非道待人行，時至事起耶。予初筮仕，作尉瓊山，棲遲海外，未常知有鼎湖之勝、棲師之高也。乙酉賓興，奉命分考粵闈。場事告竣，西遊端水。舟過高峽，遙望鼎湖，佳氣鬱葱，倚天半壁，意深谷中必有異人居焉，思一登眺，舟人遑征，未遑也。次年丙戌，粵東亂作，予避地山中，深入鼎湖，獲與棲師相遇，一見如平生。遂留數月，寄跡於龍泉精舍。舍為慶雲別業，旁有怪石，狀若點頭，石下有泉，涓涓湧出，春冬不竭，用供茗飲，清冽香美，比羅浮卓錫泉或過之。泉之四圍，松竹交蔭，坐臥其間，盛夏不知有暑。予初入山，不免有

風塵之色，久則安之，思終老焉。未幾亂定，別師下山，臨岐眷眷，猶有再來之約。戊子歲，龍興端水，予幸獲觀光，奉命督學粵東，巡方較士。道出高峽，峽口維舟，重尋舊隱。既登陸，卻去車蓋，徒步跣足行水石間，不欲頓改昔時面目，以靴舄俗吏混瀆山靈也。入山時適棲師出定，聞客至，不自安，曰：“何處俗漢，頻來擾我禪定？”及見予面，乃大喜，相視而笑，無復蒲團土偶之態。握手共入龍泉精舍，中間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如故物，無有異同。惟精舍堂屋日久不修，上漏下濕，不復向時爽塏耳。踟躕久之，朗詠唐人“不到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之句。盤桓數日，左右促行，鞅鞅而別。臨別，出俸錢五十餘緡授寺中知事僧，即日鳩工，撤精舍而重新之。予性喜幽居，不慣束縛，等宦途於逆旅，視林泉如家舍。棲師知我，當促寺僧計日落成，以俟客至。有徒行跣足而來者，非復今時俗吏矣。

重修鼎湖山慶雲下院憩庵碑記

分巡肇高廉羅道丁易撰（號學田，進士出身）。

《法華經》稱，佛氏現化城，指引而歸於寶所，亦猶梵剎之有下院也。粵東端州之北有鼎湖山，夙號名剎。歲丁亥，余荷簡命，分巡肇、高、廉、羅等處，奉母劉太淑人偕往。母茹素六十餘載，敬禮三寶，故余亦留意訪謁名勝梵宇。聞鼎湖為選佛場，寺名慶雲，居山之腰，梵剎莊嚴，制度悉與浙省雲棲寺相等，蓋在慘和尚之師棲老和尚從雲棲受學而來者也。余因巡山一游覽而信宿其間，見其結構精嚴，山川靈秀之氣所鍾，蔚然盤結。然山峻路遙，山之下十里有一下院，凡往來茲山者，率於下院駐足焉。先是，善信李芝木，在公歸戒弟子也，捨地一畝分釐為下院基。慶雲常住募置一畝分釐營建堂宇。日久傾頽，今又重而新之，余為稍助合尖。基址仍其舊，殿堂增其崇。庀材鳩工，兩棟秩然。每棟各構七間，使遊山之客，一切車騎、杖笠停頓憩息於此，殊甚便也。由是觀之，佛剎雖遙，有化城接引，可以行歸寶所，而無跋涉之艱。從此登峯造

極，宛然鼎湖在目前矣。於是為記。

化城禪院碑記

陸襄撰（字南聖。高要縣令）

粵象教之傳於大夏也，出彼千齡，震動六種。其為華嚴墨海，無非作法破除諸惡趣。故訪洛之詩，以佛為弼，知佛之原於教也。般若由弘濟而成，現迦維道場，攝受含識，歷劫不灰，功貴行詮。三世剎那，貫乎今古。猶水凍成冰，見現曰消；金鎔為汁，因臙斯結。是則所以為化也。夫以教淑世，等諸鏞饗；以郭衛人，比於鎧甲。大將嬰圉，以固其民，法王化城，以致其道，一也。庚寅歲，有願輪法師者，禪門之祭酒也，以住世之津梁，為迷途之寶筏。道樹參天，矗耆閣之楨幹；禪池盈澮，涵阿耨之波濤。慈雲蘊結乎四依，法雨湧現於十地。貌古心純，規身作則。行苦神秀，利物為心。所以檀施翼從，道俗景附。咸捨珍財，共勸勝果。卜揆爽塏之地，弘建招提之宮。利見諸佛，默契一心。棲息兆於有成，燃燈示於靡盡。為之蠟充流之屐，而振瞿曇之錫，在昔然矣。豈期願師圓寂，雁堂闋（四十）然。退轉者，為芭蕉之中無有堅；敗根者，若蓮花之生失其地。葳蕤翠鎖，蛛網沾香象之塵；苔蘚綠沈，鼯袖剪螺髻之蠹。遂使梵王戶無車馬，翟公羅設空門。法孕衆等，念頽唐之有甕，感龕火之無輝。懇志粉榆，重興蓮社。夫以不善緣善，善蔑由進；以善緣善，不善蔑由進。今志以定慧為法船，以戒忍為教鐸。蘊珊瑚之光輝，等旃檀之圍繞。本行既修，所孚者遠；法喜禪悅，饒益者多。蓋啟行者因，因緣則福廣；勝因者願，願立則慧深。矧肇基夙闢，覆簣可成。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已熱，得火可階。有際明禪師者，秉達磨單傳之旨，分曹谿印心之席。銖衣領袖，內典山淵。衆等拜風函丈，如設皋比。聿懷一志，行阿蘭那行。頓超諸緣，盡澄性海。諸檀破隨身之金穴，用撒金於寶山。將半文羽載，口吐蓮花；百疾毫無，身成藥樹。登斯城也，如須彌之納芥；被斯化者，若掌擲之陶輪。僉起復前績，就大因緣，比持針

舉棗葉，而無所矯。非夫慧日長明，道心綿遠，則曷由重光重潤，福不唐捐者乎？予宦粵二十霜，今蒞茲土，感斯院之中衰，念法津之堅苦。惜未能留蘇公玉帶，且同來碎鄧氏銅山。爰勒貞珉，用志不朽。

重修化城院記（稿未刻）

東樵擬

有大導師，現大神力，行大方便，建大寶山，接引大眾，同歸寶所。念彼行人，中途飄泊，善施權巧，幻作化城。令大心菩薩，出主居亭。一切菩薩，為之左右：有土木旁午，躬親版築者；有芻糧委積，先備有無者；有掃逕下榻，接待往來者；有重門擊柝，謹防暴客者。中間相見，賓主歷然。過去當來，聖凡不一：有不涉程途，一超直入者；有信宿遽廬，宵衣夙駕者；有暫念苟安，去留莫決者；有未半途而退舍，甫祖道而還車者；有欲南行而北轍，捨周道而面牆者。際此山窮水盡、家遙店遠時，涕泣窮途，徬徨岐路，大不乏人。導師顧之，倍生慈愍。再勅菩薩，委曲周旋。此化城之所由設也。吾粵之有鼎湖，實佛國之寶山也。開闢以來，雲水駢臻，龍象蹴踏。山前有路，上接端州。接導無人，將虞露宿。疇昔之歲，有願輪、際明二芘芻者，嶺表真僧，雲頂高第也。後先繼志，終始同心，卜地於山麓之黃岡，創為別院，顏曰“化城”。永與十方行腳，暫結一宿之緣，不缺二時之供。二公之為衆也至矣。無何而三衣隻屨，示化孤峯。流水行雲，同歸傳舍。客堂闐寂，僧室蕭條；白板蛛封，畫梁蠹蝕；青山綠樹，漸見荒涼；翠竹黃花，倍增惆悵。有大比丘覺興長老，戒嚴臘長，行苦願堅。曾建大刹於湖山，片瓦尺椽，多由心力。監院事於雲頂，十方常住，盡屬支持。一日來自上方，經過下院，憫化城之不振，募布地於有緣。道俗景從，人天助喜。不日則月，革故鼎新。拚此風燭之軀，誓為粥飯之主。從茲百城煙水，撥草瞻風。經過此地，當知向上有路，慎毋久掛鉢囊也。須破釜沉舟，直到懸崖撒手，然後振衣千仞，大笑

一聲，多謝居亭，飯錢酬畢。若不如是，請還化城喫痛棒去。

補山亭記

高涼太守吳柯（字丹山）

範金為器，不能使其即器也，補其缺而器完矣；斲木為輪，不能使其即輪也，補其缺而輪合矣。南閩浮提為缺陷世界，中間都邑宮觀之壯，衣冠文物之美，始焉草昧，漸次增治，而後可觀。大之千山千水，小之一丘一壑之勝，亦復如是。鼎湖山慶雲寺，嶺南名刹也。天作地藏，待其人之繼起。昔也龍湫虎穴，今為紺宇珠林。補造化之缺者，棲壑老人開創之力也。六傳繼體，草堂、石門、二湖、如幻、芻廬，至今東樵跡公，次第補缺。宗律之規模，門庭之高峻，僧藍之鞏固，供具之莊嚴，美矣備矣，篋以加矣。惟是山之前後左右，更須廣建亭榭，為往來休息，憑高望遠之所不可缺者，補之有待其人。予初至山，為東樵來也。維舟峽口，沿溪而入，行水石間數里，乃抵山麓，足蹇力匱矣。有建亭溪滸，甃石為臺，可坐可臥者，前廣州別駕佟公之善補其缺也。隔溪有基，方築室焉。設茗飲以待倦客，則嶺東觀察胡公將補其缺也。坐既定，復振衣鼓勇，褰裳涉澗，遵九曲徑捫蘿先登。十步一息，聞鐘鼓聲隱隱雲際，遙見東樵植杖古松之下，相視而笑，攜手并坐松陰石磴間，盤桓久之。尋為風日所迫，坐未定而三移其席，語東樵曰：“此而不亭，無以蔽風雨，禦寒暑，亦名山之缺也。請補之。”東樵從臾言曰：“斯山之界，後屏鼎湖，前臨象石，瀑布水簾，映帶左右，皆勝覽也。方議建亭而有待。此亭之建，為入山初地，勝覽中樞。頻首揖小歇之賓，仰面觀慶雲之雲，凝睇四顧，山色溪聲，接於耳目。十方無壁，四面無門，雖有缺陷，補之無弗補矣。”予聞而喜之，傾橐出俸，授知事僧，刻日鳩工。亭既成，顏曰“補山”，表曰“宗律名山”。蓋以宇內名山之有佛者，宗律兩岐，鮮能兼而一之，誠缺事也。鼎湖不惟一之，且兼淨業焉。是補缺之大者，吾之名斯亭也，豈曰小補之哉？

法事文

棲老和尚真前上供拈香法語

華林元海（字薩雲）

一句彌陀信不徹，草鞋蹋破千江月。渺渺雲山路正窮，韶陽錯步石橋折。歸去來兮識師真，水鳥樹林常宣說。常宣說，炎炎紅爐飛片雪。

掃塔：“黃金充國，無縫無罅。白浪滔天，難尋難覓。始見星月繞簷楹，轉覺煙霞生背面，不知換卻天下多少人眼睛。有欲扶起者，宛如鹿趁陽燄；有欲推倒者，大似豬揩金山。殊不知取不得，捨不得，無孔鐵鎚當面擲。此是吾師悲願宏慈，提持末世衆生，令其死偷心、忘我見之大光明幢也。不肖廿載冷峭，捨父逃逝。浪子初歸，慙慙交併。聊申追慕之懃，敢言掃塔之舉。生芻肅列，蒲饌方陳。正當恁麼時，報德酬恩一句，作麼生道。”提起香云：“西來一脈傳千古，馨香曾不落今時。”

掃鼎湖棲和尚塔法語

雲峯元淳（字無懷）

“突出難辨，豈容擬議。正眼豁開，去來無際。恭惟得戒本師棲老和尚，乘本願輪，出堪忍世，禪、淨、律以接三根，福、智、行以成大剎。打開法王武庫，運出長者家珍。使冷峭蕩子，莫不知歸；過量大人，咸皆宗仰。爭出火宅之門，共趣菩提之路。誠哉法海之慈航，人天之寶鑑。不肖今日歸來，無可為獻。只將金牛飯、趙州茶，少申供養。設有人問：‘為甚將別人事物，作自己用？’向伊道：‘昔為情封分彼此，今知四海總為家。’”遂燒香上供。

掃雲頂先太老和尚塔法語

七代住持成鷲

“祖翁一片閒田地，空手把鋤易也易。雲頂孤峯大好山，步行騎牛難也難。易不易，前面爛泥防有刺。難不難，當陽一簇透三關。重重樓閣無門入，只在當人彈指間。”乃彈指云：“棲師翁宛然在也，風光不改舊時顏。山花開爛熳，春鳥喚綿蠻。清明時節家家雨，一道神光萬古閒。”炷香云：“休草次，且盤桓。淨掃塔邊蕪穢盡，戒香芳澤遍人寰。”

先和尚誕日供塔疏

傳檀撰（字越度）

伏以春滿花枝，祖父本無生滅相；月沉江影，兒孫咸切去來思。個個關心，年年此日。恭惟先和尚中流砥柱，苦海舟航。普運智悲，恍和風之融洽；雙全福慧，若帝網之交光。讚德化而靡窮，虛空結舌；沐慈波而蒙潤，萬象點頭。某等忝執侍乎巾瓶，罔明一指；徒叨餐於法乳，孤負雙眉。值茲華誕之屆期，益動孝思而不匱。望制底以致敬，誰云咫尺隔師顏；潔蘋藻以翹勤，始信別峯能展禮。上供十方諸佛，次奉石塔全身。不捨慈悲，希垂納受。伏願寂光真境，即寶地以現前；不動靈源，儼金臺而來饗。掛垢衣以應化三車，指窮子之迷途；裝珍御而圓明歷劫，等如來之壽量。餘祈恩澤，遍及叢林，海衆安和，含生利樂。

僧事文

大悲懺募修供養文

鄭際泰撰（號珠江。翰林院）

珠江漁父垂釣於桂林之浦，客有過而問曰：“浮屠氏之為大悲

懺法也，可得聞乎？”漁父投竿而起，曰：“此旨甚深，請以淺喻。吾以吾之漁，而知之矣。如斯懺法，始自天台，倡於四明。先於壇場，圓於入觀。當懺事聿興，預擇淨地。去舊土尺，易以衆香之土，乃築壇焉。其或前壇未改，亦和香水洗滌，神咒加持，必芬必潔而後已。次選高僧十衆，戒律精嚴、觀法嫺熟者主之。新其衣，潔其體，齊其心志，然後入壇。禮請精誠，作觀專一，梵音清雅，令人樂聞。次修供養，窮極山海之珍，世間所有花果，必羅致之。不憚勞，不惜費。日費十金，而後供養成就。最後專修十觀，先發大悲心，乃至成菩提。等十心如一心，己心如聖心，故能於大地衆生，翻迷合覺，滌罪消愆，禳災致福，猶吾教之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吾之於漁，何以異是？當其臨淵而羨魚也，先修其竿焉，必長且殺。其懺法之壇場乎？次緝之綸焉，必紉且柔。其僧伽之和合乎？其投餌也，必羶且薌。其供養之備美乎？要之得魚必貴無心於魚，而專其心於釣。假令數搖其竿，引其綸，視其餌，驗其魚之有無，終日不獲一矣。此作觀合道之謂也。諸方向有此舉，徒事具文。鼎湖門庭，禪、淨、律三教并行，常修懺法，得異瑞焉。比歲跡刪老人入主法席，講習天台。止觀一時，四衆翕然信從，欲踵而行之。吾知其必有異於昔者。傾竭之誠，何能以已。請與諸公投少餌而致多福，可乎？日需十金，至三七日而圓滿，費二百餘金耳。或專任焉，或分任焉，各量力而出之。連五十牻以為餌，當有大魚報任公子矣。”

化築放生池

圓捷機撰

菩薩好生，故尸羅首重戒殺；仁人愛物，此君子所以遠庖。夫我也物也，身命雖有重輕，佛性原無大小。殺之生之，獲罪獲功，先聖賢言之諄諄，無容贅矣。雖然，以天下之大，生命之多，而食生命者之人之衆，欲人人戒殺，個個放生，必不可得也明甚。但吾人好生至意，念念常存，隨力隨緣，黽勉為之，不得姑還他本業云

爾。鼎湖山築放生池未竣，因化檀門，幸推子產之心，用蹈永明妙躅。多寡題助，共植良因。豈不聞今日釋迦天人師，正是當年流水長者子？

化建先覺巖

圓捷機撰

去慶雲寺左數百武許，為青龍山。山之半有巨石巉巖，絕長補短，闊可百尺，移高就低，亦甚坦夷。面擁群峯，旁環古木，仰而衆星端拱，俯而萬派朝宗，清谿遶其前，峭壁屏其後。倦則鋪雲作席，夜則擎月為燈，結跏趺可須菩提，疏《華嚴》由李長者。透遲曲徑，桃源難況洞中春；迴隔塵凡，蓬島莫方巖上景。鳥歌旦夕，花發四時。進一步為龍潭，常有龍潛；退一步為虎山，恒聞虎嘯。庵之以住緇徒，不啻胡僧之居太白。煙鎖柴門，高臥不知秦失鹿；天荒地老，安禪寧計海栽桑。饑療紫芝，渴吞沆瀣。不是懶融流亞，亦乃羲皇上人。洵嶠小普陀，擬印度副靈鷲。巖之勝焉若此，然向無知音，人跡罕至。今秋某甲比丘乃墾闢焉，屬吾額其巖名，題疏以募檀越。吾因有取於斯巖也，為慶雲之保障，如北門之鎖鑰，雲水入山，斯巖先覺，故顏曰“先覺巖”。又，住是修行而成覺道以覺後昆，誰曰不宜。持此以質檀那，必有是吾言，不勝其喜舍者矣。

化焚身大冶

圓捷機撰

僧寂茶毘，古今定例。世尊尚爾，何況其餘。間有葬以全身，要之十無一二。大抵法貴精嚴，學臻格物，則化者人心，兩俱皎矣。本山開創四十餘年，茶毘幾許，然皆不得如法，為嫌其過於板龕易露，蹤跡莫藏。滂沱驟降，則火大被水大欺凌，滴凍殘紅，屍在者裏，人歸何去。饒他證到不生不滅，至此燒得半滅半生，睨而視之，其顙有泚。乃謀為善軌，俾無憾焉。如佛所說，於茶毘處墾

土為壇，聚石作臺，周疊平基，便於坐立。大眾津送，三啟無常。所應作者俱已作訖，然後隨意歸寺。雖然如是，必建紅爐。有龕無龕，悉安入內。一用柴少，二收功多。任一棒東海鯉魚，何怕盤傾之雨；縱幾陣南山煙鎖，無愁朵起之雲。是凡是聖，總與麼煅煉出來；誰悟誰迷，概個裏皮膚落盡。絕無滲漏，密不通風。有設利不被塗汙，無馱都亦得骨淨。噫哉此舉，誰曰不宜。只今另擇地盤，密移一步，擬向別峯相見。然路頭大有誦訛，要到放身命場，尚須一回汗出。山徑蹊間，何止茅塞。當途巨石，必假鑿鎚。諸有礙膺之物，盡地蕩除，始許穩著腳跟，往來自若。是未治爐，先須治路，爐與路脣齒相關。脫令無路，奚取於爐？路與爐功德正埒。似此則甌灰各料，米飯工錢，需二十餘金，始襄厥事。大家出手，共結良緣。喜之舍之，勝施棺槨衣衾之美也云爾。

化建半山亭

圓捷機撰

鼎湖山高千百尺，其東南一峯，巍巍峩峩。寺隱翠微，望之光映林木者，慶雲也。脈分靈鷲，派接曹源。名雖未列福地洞天，勝則實冠嶺南諸刹。縑素有識，尠不來遊，遊則未有不嘆其來之晚也。獨是從麓而入，磴道逶遲。將至未至，地步彌高。崩劣峻嶒，周旋曲折，峯回路轉，有地堪亭。其地掌平，參天樹古。石罅鏗鏘，潺潺而瀉出者，泉聲也；關關嚶嚶，枝頭轉弄者，鳥鳴也；遠近芬芳，紅白間錯，香氣襲人者，山花開也；其聲高而低，其韻麤而細，前者唱後者和，音逐風來者，牧樵歌也；五色繚繞，若有若無，聚則成團，散而縹緲者，雲出岫也；若夫瓶鉢飄然，杖藜高卓，行雲無心，流水無跡者，分衛僧歸也；頃而遠響，聲若蒲牢，醒午夢而淨塵根者，寺鐘鳴也。地之勝焉若此。去地而登玉殿瓊樓，尚須一回汗出。宜此暫安身命，而後再整行程。脫不亭焉，惡乎休歇？故有體無用，孤負山靈；體用全彰，輿情始叶。聊書短疏，用告檀那。肯出手以相成，請發心而樂助。緣集多寡無計，費

須百兩有奇。功成果滿，敬勒貞珉。識福高人，應毋吝焉。

雜文

慶雲十景徵詩引

東樵驚撰

慶雲梵刹，佛土莊嚴。開闢至今，登臨接踵。筆花墨瀋，豈乏品題。粉壁籠紗，未留文字。顧茲名勝，端藉表揚。不有詠歌，將虞湮沒。由是遇緣取景，就地安名。徵為《十詠》，合作一編。得免忘蹄，直須出格。畫蛇添足，聊復效顰。

湖山鼎峙

天作高山，地隆艮止。群峯東俛，一脈西來。爰有湖山，實稱寶所。龍湫百尺，未雨而雲。鳳嶠千尋，藏山於壑。星巖石室，藐等一卷。瀑布水簾，森羅萬象。古皇鑄鼎，遠莫知之。哲匠開爐，良以此也。

峽水朝宗

百川東注，滙作泮河。砥柱中流，束為羊峽。西江吸盡，藏海同歸。北面朝宗，湖山作主。如襟如帶，相去由旬。為屏為藩，不離左右。登峯到頂，杯水坳堂。挹彼注茲，千江一月。

憩庵環翠

瞻風雲頂，遠隔塵寰。假道化城，上通寶所。一庵臨水，凝碧搖藍。萬木參天，連柯接葉。雲來旦過，恰好盤桓。日夕山遙，於焉信宿。超方衲子，當下知歸。居亭主人，也須具眼。

小歇群峯

亭名半山，全山伊邇。顏曰“小歇”，大歇其誰？四面環峯，勢如拱壁。一谿流水，聲類鳴珂。谷響遙聞，虛無天籟。松風可買，抖擻客塵。驄馬傳呼，寧同垤澤。泥牛消息，問取龍山。

方池月印

山前隙地，甃作方池。雨後谿流，蓄以平堰。釜中鱗介，收放靡遺。沼上芙蕖，卷舒自在。砌環芳卉，秋實春花。圃植嘉蔬，霜根雨甲。山高月小，明鏡當臺。水靜魚閒，方諸吐沫。蒲團共坐，不羨臨淵。竹杖徐行，何須顧影。

曲徑雲封

羊腸九折，鳥道千盤。世路多艱，化城須到。初從委曲，漸入平夷。嶺上白雲，不堪持贈。天邊蒼狗，曾無去來。遙待知音，排雲直入。毋煩地主，掃徑相迎。

龍潭飛瀑

龍臥澄潭，瀑飛花雨。涅槃臺畔，先覺巖邊。異地同名，爭奇較勝。西山流水，散若珠簾。北嶺奔泉，勢如疋練。上為鳥道，下有龍湫。兩處谿山，更無差別。今茲所指，乃屬慶雲。詞客留題，不妨具眼。

鳳嶺疏鐘

寺後一山，屏開三面。舊名“來鳳”，或曰“飛鷺”。合作芙蓉，更稱蓮洞。左為獅嶺，右號象峯。虎踞龍盤，地靈人傑。崇樓複閣，碧瓦朱甍。上界鳴鐘，下方側耳。聲均晝夜，響徹幽明。夢宅獲聞，塵心頓息。

菩提花雨

菩提無樹，花雨非香。華藏樓西，浮圖剎外。一條直路，萬古通行。碧甃雕欄，香雲掩映。奇葩異卉，空色繽紛。嫩綠雨肥，落紅風掃。聞樺悟入，自不乏人。看竹到來，何須問主。

塔院香風

如來滅度，設利分身。流入支那，功推耶舍。金輪負鐵，遺跡猶存。雲頂開山，化儀斯著。靈珠四顆，來自金峯。寶塔七層，範成鐵壁。六時供養，絡繹名花。四衆翹勤，莊嚴妙觀。博山沈水，煙裊雲幢。雞舌龍涎，芬芳貝葉。風生殿角，香滌塵襟。法界聞薰，人天歡喜。

鼎湖山志卷八

山事雜誌（四十一）（附）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幽明果報，法爾如然。東坡翁好強人說鬼，曰“姑妄言之”。吳道子作地獄變相，忽自生恐怖。妄言非妄，惡知妄者之非真？恐怖自生，要審生心所由起。會麼會麼，火湯爐鑊，當下化為大地清涼；不會麼不會麼，識海情山，瞥爾轉作燒天熱惱。異事見聞，附於卷末。

莫其傳傳（出《太上感應篇》）

莫其傳，字維洲，番禺庠生。康熙五年六月六日，莫作一文，謂“神教虛誕，徒惑人意”，詣城隍廟焚之。其不信之旨，謂人死形消氣滅，一切刀山劍樹，何從施設？次日，旋覺昏迷，是夜夢至一所，宮闕森嚴，殿閣小開。聞拷訊聲，呼號悲慘，遂入大門，見一官手持卷冊。莫揖求觀展，見友人名下註云：“某年鄉試中式，壽八十。不合於順治十八年八月某日以亂倫重罪削去。”再展，見己名下註云：“丁酉科中式十三名。以犯六大罪削去。其六事：一謗佛，二違父命，三食牛肉，四不葬父母，五踐踏字紙，六殺蟻命七萬八千有奇。”其下尚有小字數行。莫欲再看，其官取還。因指之曰：“西廊有示，可往觀也。”莫往，見壁上遍粘紙條，風搖颺不能細讀。見一條云：“月下行姪者，斬。”遂出大門，遇一僧。莫嘆而告之曰：“我當中一榜，今已削去。奈何？猶有衆罪，安能得釋？”僧語之曰：“汝回陽，往鼎湖山慶雲寺，力行苦行，或尚可為。”遂引莫歸，甦時已五鼓矣。莫至七月十五登鼎湖，以前事白和尚。和尚命以作堂供職，僅十一日，不能終，潛出山門。次年

為盜所殲。

李元吉傳

吉，香山小欖李氏子，小字公旋。先世好善，伯兄早逝。年二十，閉門力學。一夕讀書倦，將寢，聞門外剝啄聲。急起啟戶，視之，鬼使也。鬼持燈入室，吉甚恐，問故，曰：“第五殿主有請。”吉大恐曰：“吉耶？兇耶？”鬼云：“兇則縛汝矣，曰請必吉也。殿主立候，行矣，勿緩命。”吉倥傯失措，初不欲往，鬼促之至三，乃急呼侍兒，起，索衣冠，曰：“吾往赴閻王請。”侍兒謂其寢語也，徐起出燈，吉已衣冠伏枕死。走告家人，救之不及，揣其胸中微有煖氣，環哭待之。吉隨鬼使行至殿門，遇其伯兄招之曰：“識我乎？”曰：“吾兄也。至此何為？”兄曰：“我現為湖州府城隍，解鬼犯來。聞殿主有命，諒非難緣，故俟於此，引汝入見耳。”遂領之入，鬼卒隨之至殿。殿上端拱垂裳如王者，左右侍衛，獐猛可怖。兄下拜，吉亦拜。王慰之曰：“無恐，汝陽數未盡也。召汝至非他，汝現生有三大難，念汝三世為善，汝無大過。故先告汝善趨避之耳。一月內當詣鼎湖受持齋戒，服勞五載，庶可免耳。亟往勿緩也。”吉唯唯，拜而出。兄與俱出，送之途，再三囑曰：“冥府無戲言，歸當俶裝，慎勿因循，覬覦幸免也。”吉乃還，復甦時，日已禺中矣，起告家人，疑信各半。越三日，鬼使復來促行曰：“方命，非汝福也。”乃信之。遣人先入鼎湖述其事，取進止。時主席者，湛慈老人也，示以在家學道之要，止其入山，山中清苦，恐難久居。其人歸以告，疑而未決。卜之神，神不許淹。乃易衣服具威儀直抵鼎湖，齋僧表餽，求受五戒，住山中作務百餘日，終以蔬食難之辭而去，湛公之言果驗。未滿五年，期免三難，識者危之。噫！大地衆生，沈溺不返者多矣，豈第元吉乎哉！幽冥中惟吉是念，其待吉也切矣。吉之所以自待者則沓沓焉，良可嘆也。

吳公伏虎傳

明弘治間，迪村吳吉，字世定，號前源。先是，葬其母於蓮花洞虎山之東，晝夜哭於墓旁，風雨不去。族人憐其孝，為結草舍，僅容苦由。吉遂廬墓三年不下山。山中多虎，日與虎俱，虎為之役。歲寒食日，族父老往祀其墓。衆既集，虎嘯林間，風沙飛颺，木葉振落。衆大恐，吉曰：“無怖，此吾家老奴作祟也。”叱之乃已，須臾，虎出山坡，馴伏墓下，衆乃定。吉撫摩再三，曰：“汝能為我役乎？”虎點首，遂騎而歸。自是，出入藉虎代步。廬墓薪水，虎為之役，未嘗少離左右。一日，西江暴漲，基隄將崩，吉入水湮塞漏穴，溺於湍流。虎佇立良久，候吉不起，躍入水中，負其屍以出，布於地，號哭如人。歸報其家，且哭且躍。家人問之：

“汝出必主與俱，今汝獨歸，且哭而踴，得無汝主有難乎？”虎點首。家人乃隨往，見主已死，乃令虎負而適墓，葬於廬墓之側。既封，語虎曰：“汝主已死，家人無用於汝。汝當留此守塚。”虎遂不去，結窩於其地。世俗相傳謂“伏虎岡”云。或云吳吉本巫，有伏虎術，後傷於虎。未知孰是。吉既死，尋顯靈於其鄉。鄉人肖像事之廟貌，至今尚存。天順間，肇慶府治虎多傷人。有司募搏虎壯士，無一應者。陳田里老獻策於上，移吉廟於府城外塔寺之旁，虎患永息。疏上，封為鎮端將軍。至今靈應如昨，歲時尸祝，香火不絕。後有過客，日暮宿於其家廟之下，憩所乘牛於門外。明發啟行，牛不為動，鞭撲牽拽，計無所施，遷延再宿，請命於神，神示夢曰：“欲與牛去，當載我像與俱，至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水口建廟，吾當釋汝牛，且福汝。”客如神教，遂竊負以行。至今浮梁水口果有是神，其像猶存。至明萬曆間，禁殿失火，煙燄中，恍惚神人身衣錦繡，騎虎疾行，麾督神兵撲滅回錄，帝見問曰：“汝為誰神？”伏而對曰：“臣饒州府浮梁縣神也。”勅下訪採，果有神廟，像如火中所見，遂封為錦繡大王云。一日，浮梁窑器中忽出琉璃寶瓦十片，非窑中所有而有，謂之“窑變”。有司方議進上，為修火殿之用。役夫運瓦過廟，輾轉不能去。乃請於上，留瓦修廟。

至今十瓦猶存，五色陸離，夜光奪目，為世間希有之寶。盜有欲竊去為奇貨者，遙見神兵守之。浮梁之人能言其詳。

僧史曰：吳吉，鄉人耳。手不釋耕耨之器，目不睹墳典之書，耳不聞聖賢之言。初以一念孝思，感天地，格鬼神，馴伏猛虎。虎甘為役，章縫之士莫之或先焉，何也？不役於物者，故能役物。彼役於物者，烏能役物哉？噫！誰非人子，盍亦反其本矣。

餓鬼託生傳

頃年，普供堂舉槌椎聲，有白衣男子隨衆入，索食於堂下。衆厭其頻數，或不與食。男子絕無慍色，亦無赧容，施施自得，朗誦壁間文字，秩然有序。義有未當，字或訛舛，輒為彈駁，疑非操觚（四十二）者流。或予之食，一坐間能兼十人食，猶自以為未飽。或復試之，予數斗粥及巨瓢之羹，則啖啜無遺。已而四體堅直，出臥草間，揣其腹，猶枵然也。衆意其多食致斃，詬與食者，男子語人曰：“大衆無恐。吾四體皆腸胃，食足則滿，故強而直，惟不下咽耳。咽入則消，腹充則起矣。”衆疑其為非人，默念開咽變食伽陀，聞聲遽起，謝衆下山。去後訊諸山下之老人，云：“昔有大德僧獨住荒庵，日夕施食，有鬼從外入，受食而去。如是習熟，與食如常人，忘乎其鬼也。一夕，念其來之數也，生憐憫心，語之曰：‘定業難逃，苦海無邊。欲離苦趣，當皈依三寶，得復人身。某鄉某老年無子，懇求嗣續，汝當往生其家，承佛慈力，脫離鍼嚙苦報可爾。’鬼聞言，乃稽首受三歸而去，自是不復再來。僧潛往訊之其家，果生一子，即今聞槌椎聲堂下索食者也。少頗黠慧，教之書，能洞晰文義。壯而有室，生二子。不安其居，輒易服而乞，乞必於山中庵院，不於墻間。食必齋素，不受葷酒。蓋由高僧願力成就者，尚有餘殘夙報。多與之食，充滿四體，而針嚙不下，必須咒力加持乃克納受。佛法之不可思議也如此。”世儒偏執，不信有六道三塗之說，觀此男子，猶堪置喙哉！男子現今尚存，年僅三十許。二時粥飯，長作普供堂佛子。

跋

鼎湖之在空劫，猶芥子也。俄而現為寶坊，紺宇珠林，宏堂敞閣，靡弗完也；俄而建為法社，金貌白象，寶樹青蓮，靡弗有也；俄而混為聖凡，精金鈍鐵，獅吼干鳴，靡弗遇也；俄而別為賓主，籃輿丹轂，白足黃冠，靡弗來也；俄而煥為文章，經軸詩囊，筆花墨瀋，靡弗演揚而唱和也。顧空劫以前，本無是山，無是水，無是道場，無是人物，無是語句。亦猶芥子初生，勾未萌、甲未坼時，便欲握苗助長，提筐挈筥，掇之拾之，何以異於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哉！時節至矣，落實取材，車載斗量，無非芥子。斯時也，生意狼藉，貴在斂藏，假無善器以貯之，勢必至於散失無收。一朝冰泮春融，乃求芥子於不萌枝上，造物者鮮不笑其計之晚也。鼎湖在昔，草昧未開，混沌未鑿，一個囗圖，包含萬有。今既開之鑿之，久之復還空劫，譬諸勾萌甲坼，漸有華實之可收，即當收之。無如時節未至，器未具也。予主鼎湖之明年，客有來自管城者，自稱毛公，脫穎而出，揖予言曰：“時節至矣，請收芥子以待將來。”予可其請，命作僧史。既脫稿，出遇護法大人，見作隨喜，就此成書，總裁鑒定，付梓人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猶貯芥子於善器中，為後來成佛種子，接去續去，令不斷絕去。

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東樵跡刪鶯撰

《志》後緒言

《志》事垂成，嘵嘵者索癥求疵於齒決，謂草堂開闢以前，未有誅茅之緣。神人示夢之言“乃是朱家之地”，《志》中所載，指為杜撰。噫！小兒強作解事，不識大體，一至是耶？夫山之興廢，視乎佛法之盛衰，不係於茅蓬之有無。堂堂大刹，豈以半間茅屋，遂能減少開山聲價哉？前人傳述，已有成文，不敢俯從改易矣。至若“佛天佛地”之文，則據善盟送帖原文載入。未見送帖之先，猶可從衆，今既見之，自當改復。原文前後不無互異，狐夜呼“陳涉王”，事屬子虛。律莫嚴於妄語，天來、龍來、鬼神來供養我，而可出自波羅提木叉之口耶？是又不敢曲徇流俗也。論者當識大體，知我罪我，惟命是聽。僧史述。

校 記

- (一) “瞭”，原作“燎”。
- (二) “隕”，原作“幘”，形近而誤。
- (三) “坳”，原作“拗”。
- (四) “圍”，原作“團”，形近而誤。
- (五) 原文漏“成就”二字，據文義補。
- (六) “迤”，原作“迄”，以形近而誤。
- (七) “函”，原作“瑀”，字書所無，當是“函”之誤。
- (八) 疑“單”字後漏一“寮”字。
- (九) “攫”，原作“應”，“應”乃“鷹”之誤，“鷹”同“攫”。
- (十) “毳”，《正字通·毛部》：“毳，毛轉也。”同“滾”。
- (十一) “璃”，原作“琉”。
- (十二) “領”，原作“鎖”，以形近誤。
- (十三) “洞”，《在慘禪師塔志銘》作“澗”。
- (十四) “畔”，原作“眸”。據《在慘禪師塔志銘》改。
- (十五) “瀾”，原作“澗”，據《在慘禪師塔志銘》改。
- (十六) “然”，原作“猶”，參考本書《第二代在慘和尚傳》中“聞師姓與夢符，欣然捨地”改。
- (十七) “好”，原文作“關”，據本書《第二代在慘和尚傳》改。
- (十八) “難”，原作“雖”，形近而誤。
- (十九) “困”，原作“因”，形近而誤。
- (二十) “四料揀”，原作“四揀料”，錯序。四料揀（或簡），佛門術語。
- (二十一) “惕”，原作“惕”，形近而誤。

(二十二) “九”字疑是“凡”字之誤。

(二十三) “棘”，原作“棘”。

(二十四) “診”，原作“胗”，形近而誤。

(二十五) “軀”，原作“驅”，形近而誤。

(二十六) “卯”，原作“卯”，形近而誤。

(二十七) “冶”，原作“治”，形近而誤。

(二十八) “恐簡”二字，未詳其義。或有訛脫。

(二十九) “一”字原缺，據前後文義補。

(三十) 此詩重出，後出詩題為“遊鼎湖山寺題寄東樵上人”，題下作者及小註為“長洲宋廣業（觀察。字澄溪）”。已刪。

(三十一) 此詩重出，後出詩題為“秋日遊鼎湖山訪東樵上人即事四首”，題下作者及小註為“吳門宋志益（郡太守，字端齊）”。已刪。

(三十二) 此詩重出，後出詩題為“飛水潭看瀑贈東樵上人”，作者署為“前人”。已刪。

(三十三) “忘”，原作“忌”，形近而誤。

(三十四) “猱猢”，未詳其義。“猢”，不見字書。

(三十五) “埃塵”原作“塵埃”，以叶韻故，當調序。

(三十六) 原文缺“江河日下更如何”一句，茲據成鷲《咸陟堂詩集》卷十六原詩補。

(三十七) “洵”，原作“詢”，形近而誤。

(三十八) 原缺“舊址”二字，欠通，據本書《鼎湖山慶雲寺記》原本補。

(三十九) 本句首原有“右”字，觀照文義為衍字，刪去。

(四十) “闐”，原作“闐”，形近而誤。

(四十一) “山事雜誌”，原題為“山中異事”，據本書目錄改。

(四十二) “觚”，原作“瓢”，形近而誤。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5NjY5MT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966918.zip",
    "filesize": 39765235,
    "md5": "7fd59db829ddefa781e19fabfbd42266",
    "header_md5": "bcad68df02a18c0e95616d4096c09f1b",
    "sha1": "cde37e5d882acd05fdb4a5506123d8437334c361",
    "sha256": "541588870ecc44201602bd6e2a6e7abaef91d0a8948d69270490f38688194038",
    "crc32": 187883704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9722429,
    "pdg_dir_name": "\u2534\u03b4\u2500\u2567\u2563\u253c\u2566\u252c\u2553\u255b\u2524\u2558\u2510\u00bb\u2562\u00aa\u2551\u25a0\u2554\u255c\u2553\u255b_13966918",
    "pdg_main_pages_found": 158,
    "pdg_main_pages_max": 158,
    "total_pages": 212,
    "total_pixels": 33371520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5NjY5MT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966918.zip",
    "filesize": 31858114,
    "md5": "ee579cfaf1422ae281fdac9c667cf3dc",
    "header_md5": "306c0b7f8083e2a05a20263021159cab",
    "sha1": "06c37f8142948e5acab61f30c9fc4ed7e7319489",
    "sha256": "3b570019497e3aa927946ccc13d8fd2d612a5fb78182654871b8bbbed6b6b2df0",
    "crc32": 104840530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970209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58,
    "pdg_main_pages_max": 158,
    "total_pages": 212,
    "total_pixels": 130386048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